

学校的理想装备

电子图书·学校专集

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

木炭



## 第一部：木炭一块交换同体积的黄金

报纸上刊出了一段怪广告：“兹有木炭一块出让，价格照前议，有意洽购者，请电二匹一二一五二七二四一八。”

我并没有看到这段广告。广告登在报纸上，看到的人自然很多，其中有一个，是我的朋友，这位朋友是幻想小说迷。自己也写点故事，以有头脑的人自居。他在广告登出的第一天就看到了，当天下午。他打了一个电话给我。

当我拿起听筒来时，我听到了一个明显是假装出来的，听来沙哑而神秘的声音：“卫斯理，猜猜我是谁？”

我又好气又好笑：“去你的。除了是你这个王八蛋，还会是谁？！”

电话中的声音回复了正常：“哈哈，你猜不到了吧！我是陈长青！”

我立时道：“真对不起，我刚才所指的王八蛋，就是说你。”

陈长青大声抗议：“你这种把戏瞒不过我！你可以说每一个人都是王八蛋，事实上，你绝对未曾猜到是我。第一、我很少打电话给你。第二、以前在电话中，我从来也未曾叫你猜一猜我是谁。第三、刚才我在电话中的声音分明是伪装的，而平时我给人的印象，绝不作伪。从这三点，可以肯定你刚才未曾猜到是我！”

这一番故作缜密推理的话，真听得我无名火起，我对着电话，大喝一声：“陈长青，有话请说，有屁请放，没有人和你讨论这种无聊的事！”

陈长青被我骂得怔了半晌，才带着委屈的声音：“好了，干吗那么大火气。”他顿了顿，才又道：“你对那段广告的看法怎么样？”

我问道：“什么广告？”

陈长青“啊哈”一声，道：“我发觉你脑筋退化了！这样的一段广告，如果在若干年之前，一定会引起你的注意，而现在，你竟然……”

我不等他讲完，就道：“你干脆说吧，什么广告？”

陈长青笑着：“我不说，考考你的推理本领，给你一点线索：我平时看什么报纸？为什么你竟然会没有看到这段广告，为什么……”

我不等他再“为什么”下去，老实不客气，一下子就放下了电话，不再去理会他，因为我实在没有什么心情，来和他作猜谜游戏。

我估计陈长青可能会立时再打电话来，痛痛快快将他要告诉我的事说出来。是以在放下了电话之后，等了片刻。

可是电话并没有再响起来，我自然也不加理会，自顾自又去整理书籍。当天下午，将不要的书，整理出一大捆来，拎着出了书房，抛在后门口的垃圾桶旁。

这时，已经是将近黄昏时分了，我放下了旧书。才一转身，就看到一辆汽车，向着我直驶了过来。

我住所后面，是一条相当静僻的路，路的一端，是下山的石级，恨本无法通车。那辆汽车，以这样高的速度驶过来，如果不是想撞死我，就一定是想自杀。

我一看到那车子直冲了过来，大叫了一声，立时一个转身，向侧避了开去。

车子来得极快，我避得虽然及时，但车子在我的身边，贴身擦过，还是将我的外衣钩脱了一大幅。

我才一避开，看到车子继续向前冲去，眼看要冲下石级去了，才听得一阵尖锐之极的煞车声。整辆车子，在石级之前。连打了几个转，才停了下来。

刚才我避开去之际，由于匆忙，并未曾看到驾车的是什么人。这时。车子停了下来，我心中充满了怒意。站着，望定了那辆车子。

车子才一停下，车门就打开，一个人，几乎是跌出车子来的。他出了车子之后，仆跌了一下，但立时挺直了身子。只见他不住地喘着气，口和眼，都睁得极大，神情充满了惊恐，面色煞白。由于他的神情是如此惊骇，以致我一时之间，竟认不出他是什么人来。直到他陡地叫了一声：“天！卫斯理！”

他叫了一声，我才认出他就是陈长青！又好气又好笑，向他走了过去：“你干什么？想杀人？还是想自杀？”

我一来到他的身前，他就陡地伸手，抓住了我的手臂。

他抓得我如此之紧，就像是一个将要溺死的人，抓住了一块木板一样。

陈长青这个人，平时虽然有点神经过敏，故作神秘。可是照如今这样的情形来看，却也不像是做作，他一定是遇到了什么极其异特的事，才会如此惊骇。

一想到这一点，我便原谅了他刚才的横冲直撞：“什么事？慢慢说！”

事实上，这时我要他快说，他也说不出来，因为他只是不断喘着气，面色煞白，我伸手拍着他的肩头，令他安定。过了好一会，他才缓过气来：“我……刚才干了些什么？”

我扬着被扯脱了一半的上衣：“你看到了？刚才你差一点将我撞死！也差一点自己冲下石阶去跌死！”

陈长青的神情更加骇然，四面看着，他那种紧张的神情，甚至影响了我，连我也不由自主，变得紧张起来。可是街上根本没有人，我也不知道陈长青在紧张些甚么。

陈长青仍在喘着气：“我们……我们……进屋子去再说！”

我和他一起回到我的住所，他一直紧握着我的手臂，一直到关上了门，他才松开了我的手，吁了一口气。我先给他倒了一杯酒，他一口将酒喝完，才瞪着我：“那段广告！”

那段广告！我早已将它的电话忘了，也根本不知道那是什么广告！

我只好说道：“哦，那段广告！”

陈长青自己走过去，又倒了一杯酒，再一口喝乾，才抹着嘴：“你难道不觉得这段广告很古怪？”

我摊着手：“真对不起，我恨忙，不知道你说的那段广告是怎么一回事！”

陈长青瞪大了眼望着我，像是遇见了什么奇怪的事一样。我笑道：“你平时就有点神经过敏。我不能为了你的一个电话，就去翻旧报纸！”

陈长青叫了起来：“不必翻旧报纸，它就登在今天的报纸上！”

我坐了下来，随手在沙发旁边的几上，拿起今天的报纸来，问道：“好，这广告登在什么地方？”

陈长青在我对面坐了下来：“分类广告的第三页，出让专栏上。”

我翻看报纸，找到了他所说的那一栏。报纸上的分类广告，没有什么

人会去仔细阅读它，除非有特别目的。陈长青何以会注意到了这一段广告，也很奇怪，因为广告很小，广告的内容是：“兹有木炭一块出……”

我看了那段广告，皱着眉。的确，广告很怪。“木炭一块出让”。木炭值什么钱，登一天分类广告的钱，可以买好几斤木炭了！根本不值钱的木炭，有什么理由弄到要登报出让？

任何人一看到这段广告，都可以立即想到这段广告的内容，一定另有古怪，绝不是真正有一段木炭要出让。而且，广告上的电话号码，也是开玩笑，长达十二个字。世界上，只怕还没有什么地方的电话号码，是十二位数字的。

我抬起头来：“嗯，是古怪一点。但是再怪，也不至于使你害怕到要自杀！”

陈长青尖声道：“我没有想自杀！”

我道：“可是你刚才这样驾车法……”

陈长青道：“你听我说！”

广告登在报上，看到的人一定很多，每一个看到的人，都会心中觉得奇怪。但也一定止于奇怪而已，事不关己，不会有什么人去采取进一步的行动。

但是看陈长青的情形，他显然不只心中奇怪，一定还做了些什么。

我道：“你在看到了这段广告之后，做了些什么？”

陈长青道：“首先，木炭没有价值，所以，在这段广告之中，我断定，木炭只不过是其一种物品的代名词。”

我点头。陈长青这时，神态已经渐渐恢复了常态。看到我点头同意他的推论，他更十分高兴：“其次，虽然说这是一段广告，但实际上，只是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通讯。”

我“嗯”地一声，稍有疑惑之意。陈长青忙道：“你看：「价格照前议」。有一个人，用甲来代表。甲，有一样东西要出卖，已经和买家接过头，但是交易没有完成。过了若干时候，甲又愿意出让了，所以才登了这段广告，目的是想通知曾经和他谈过交易的买家。”

我在他的膝头上用力拍了一下：“了不起，你的推理能力，大有长进！”

陈长青咧着嘴，笑了起来，道：“我觉得十分好奇，想明白“木炭”究竟代表了什么，所以，我就打电话去问。”

我眨着眼：“等一等，那十二个字的电话号码，你可以打得通？”

陈长青现出一种狡狴的神情来：“只要稍为动点脑筋，就可以打得通！”

我闷哼了一声，他老毛病又来了，不肯直说！要是他陈长青动了脑筋就可以想出来的事，我想不出来，那好去死了。

我低头看着广告上的电话号码，十二个数字。本地决没有十二个字的电话号码，本地的电话号码，是六个字。那也就是说，刊出来的电话号码，每两个字，才代表一个字。

将这十二个字分成每两个字一组。我立时发现，每两个数字，都可以用三来除。而且，每两个数用三除之后，就变成一个数字，结果是得到了六个字的电话号码。

我笑了笑：“不错，每两个数字除三，你得到了电话号码！”

陈长青望着我，好一会，他才道：“你想得比我快，我花了足足一小时。”

我挥着手：“你打电话去，结果怎么样？”

陈长青苦笑了一下：“我……现在十分后悔，真不应该那么多事！我惹了麻烦了！”

我扬了扬眉：“嗯，黑社会的通讯？”

陈长青摇头道：“我不能肯定。我推算出了正确的电话号码，心中十分兴奋，就打电话去。电话铃响了很久，才有人来接听，对方是一个老妇人的声音，问我找什么人。我道：“有木炭出让？我有兴趣！”那妇人停了片刻，在这段时间中，她像是捂住了电话听筒，在和另一个人在商议。然后，她才道：“价钱你同意了？””

我盯着陈长青，陈长青又苦笑了一下：“我这时若放下电话，那就好了，可是我却继续下去，因为我觉得十分好玩，我道：“同意了。””

我插了一句口：“究竟是什么价钱？”

陈长青道：“当时我心中也这样在问自己，是什么价钱？如果知道了是什么价钱，对木炭代表着什么，就可以有一个概念。可是我却不能直接问对方是什么价钱，因为“价格如前议”，真正的买家，应该知道价钱。”

我道：“那你可以采取迂回的方法。”

陈长青用力拍了一下沙发的扶手：“我就是采取这个方法，我问道：“价钱我同意了，但是怎么付款？你们要支票，还是现金？””

我笑道：“对，这办法可不错。”

陈长青瞪了我一眼，道：“不错！我几乎出了丑！我的话才一出口，那边的老妇人声音就道：“黄金！同样体积的黄金！””

我陡地一呆，望着陈长青，陈长青也望着我。我不明白“同样体积的黄金”是什么意思，从陈长青那种神情看来，他和我同样不明白！

我“哼”了一声：“怪事，木炭和黄金，同样用体积来计算，真是天下奇闻！”

陈长青道：“可不是，当时我呆了一呆。一听得这样的价钱，我心中的好奇更甚，几乎不假思索，便道：“好的，我带黄金来，在什么地方一手交金，一手交货？”，我故意说“一手交货”，不说“一手交炭”，是暗示对方，知道木炭只不过是一种掩饰，一定另有所指。那老妇人并没有说什么，只是道：“老地方！””

我笑了起来：“你又有麻烦了，老地方，你怎么知道什么地方才是老地方？”

陈长青道：“是啊，我根本不知道“老地方”是什么地方。还好我应变快，我几乎考虑也不考虑，就道：“老地方不好，我想换一个地方，在公园的喷水池旁边，今天下午四时，不见不散。””

我皱着眉：“陈长青，公园的喷水池旁？你当是和女朋友约会？你要进行一宗交易，这宗交易，充满了神的色彩！”

陈长青瞪着眼：“一定要立时给对方一个肯定的建议，使对方不坚持老地方，你还有什么更好的提议？”

我道：“有二十多个比喷水池旁更好的地方，我想对方一定不接受你的提议！”

陈长青一副胜利者的姿态：“你错了！对方一听就道：“好！””

我多少有点感到意外，“哦”地一声：“算我错了。你去了？见到那个出让木炭的人吗？”

陈长青点着头，却不出声。

我看了看钟，现在才五点多钟，而陈长青和我已谈了二十分钟，他驾车横冲直撞而来的时候，是四时三刻左右，公园到我住所的途程，是十来分钟，那也就是说，当他脸色煞白，骇然之极，驾车冲过来之际，应该恰好是四点钟的那个约会之后。

再推论下去，结论是：他在这个约会之中，遇到了极不寻常的变故！

我吸了一口气：“那是一次极其可怕的约会？”

陈长青又不由自主喘起气来，连连点着头。我道：“详细说来听听。”

我一面说着，一面离座而起，又倒了一杯酒给他。他捧着酒杯，转动着：“我放下电话，就准备出发。我当然没有黄金，但那并不重要，因为目的想知道对方要出让的究竟是什么。而且，我想，事情多半和犯罪事件有关，不然，何必这样神秘？所以，也想到了可能会有意外。我驾车前去，将车子就停在离喷水池最近的地方。”

他一面说，一面将几上的烟灰碟移了一移：“这是喷水池！”然后，他又放下了酒杯：“我将车停在这里，相距大约一百公尺。我到得早，三点五十分就到了，我不下车，在车中，望着喷水池，看着对方是不是已经来了。”

我赞许道：“你的办法很好，如果对方凶神恶煞，你可以立时就逃！”

陈长青叹了一口气：“就算对方不是凶神恶煞，我只要看到对方不容易对付，我也不会贸然下车。可是，可是……”他讲到这里，犹豫了一下：“喷水池旁边人并不多，有几个人，我肯定他们不是我要见的人，就一直等看。等到三点五十八分，我看到了一个老妇人，提着一苹方形的布包，向喷水池走去，一面在东张西望。我立即肯定了我要见的就是她！”

我觉得有点好笑：“一个老妇人，你就觉得好欺负，容易对付？”

陈长青摊着手：“别说笑，只是一个老妇人，我当然没有害怕的理由。我立时下了车，同喷水池走过去。当我走过去的时候，那老妇人已经在喷水池的边上坐了下来。我装成若无其事的样子，走向前去，并且在她的身前走了过去，仔细观察着她。”

我道：“你可以这样做，因为她以为打电话给她的人，一定是上次交易谈不成的那个买家，而不会是一个陌生人，她不会注意你。”

陈长青道：“的确，我在她身前经过之后，她只是望了我一眼，并没有十分留意。而我，却有很好的机会打量她，我愈看她，心中愈奇怪。”

我道：“是一个样子很怪的老巫婆？”

陈长青大声道：“绝不……”

我有点好笑：“不就不，何必那么大声？”

陈长青道：“因为你完全料错了。那老妇人，我看已超过七十岁，穿着黑缎的长衫，同色的外套，戴着一串相当大，但已经发黄了的珠链，满头银发，神态极其安详，有一股说不出的气势。这种气势，绝不是一般暴发户所能有。”

我点着头，道：“你的意思是，这位老妇人，有着极好的出身？”

陈长青道：“一定是，她的衣着、神情，全显示着这一点，我在她的身前经过之后，心中在暗暗对自己说：不应该戏弄这样的一位老太太，还是和她直说了吧！可是我看到她手中的那个包裹，却又疑惑了起来。”

我喝了一口酒：“包裹有什么特别的地方？”

陈长青道：“包裹是深紫色的缎子，上面绮着花，虽然已经相当旧，但是还可以一眼就看出，绣工十分精美。这种专门用来包裹东西用的包袱布，

在现代化的大城市中，根本已找不到的了！”

我道：“老人家特别怀旧，保留着旧东西，也不是什么奇怪的事。”

陈长青道：“当然，但是令我疑惑的，是包裹的体积相当大，足有三十公分见方！”

我立时道：“你曾说过，包裹是方形的，我猜紫缎子之中，一定是一苹箱子。”

陈长青道：“自然是一苹箱子，我也想到了这一点。可是，那“木炭”，放在这样大的一苹箱子之中，体积也不会小到什么地方去吧？而她在电话中，曾告诉我，“木炭”的价格，是同体积的黄金！”

我“哈哈”笑了起来：“一苹大箱子，可以用来放很小的东西。”

陈长青瞪了我一眼：“体积如果真是小的东西，价值通常在黄金之上！你难道没有想到这一点？”

我被他驳得无话可说，只好道：“那怎么样？总不成箱子里，真是一块木炭！”

陈长青道：“所以我觉得奇怪。我觉得，无论如何，至少要看看那箱子之中，放的是什么东西才好。于是，我转过身走向她，来到她的面前。我道：“老太太，我就是你在等的人。”她抬起头。向我望来，道：“咦，怎么是你？你是他的什么人？””

我苦笑了一下，遇到这样的场面，相当难应付。老太太口中的“他”，自然是上次议价之后交易不成的那个买主。她登那段广告，根本是给那买主一个人看的，自然想不到有人好奇到来无事生非！

陈长青道：“当时，我并没有犹豫，说：“他没有空，我来也是一样。”老太太好像很不满意，但是也没有说什么，只是打量了我一下：“不是说好带金子来的么？金子在什么地方？”我道：“金子带在身边，我总不能将金子托在手上！”

陈长青讲到这里，略停了一停，才苦笑了一下：“我自以为这样回答，十分得体。因为就算是一百两黄金，我也可以放在身边而不显露的。谁知道我这样一说，那老妇人立时面色一沉，站了起来，道：“你少说瞎话，金子不在你的身边！””

我望着陈长青：“你知道她为什么立即可以戳穿你的谎话？”

陈长青道：“当时我想不透，但是我立即知道了！”

我没有再说下去，陈长青续道：“当时我道：“是的，金子不在我身上。在车子里！”我一面说，一面向车子指了一指。那位老太太望着我，神情十分威严，我心中有点发虚，只好道：“我是不是可以看一看那块木炭？””

陈长青说到这里，拿起酒杯来，大大喝了一口酒，才续道：“我只当老太太一定不肯，谁知道老太太听了我的话，叹了一口气：“谁叫我们等钱用，只好卖了它。实在我是不愿意卖掉它的！”她一面说，一面解开了包裹的缎子，在缎子里面，果然是一苹箱子，那是一苹十分精致的描金漆箱子，极精致，上面还镶着罗甸。箱子露出来之后，老太太取出了一串钥匙来。箱子上的锁，是一种古老的中国锁，我也留意到，她取出来的那一串钥匙，也几乎全是开敞古老中国锁用的。她在那一串钥匙中，立即找到了一枚，插进了箱子之中……”

我一挥手，打断了他的话头：“别废话了，箱子中是什么？一颗人头？”

陈长青瞪大了眼：“如果是一个人头，我也许不会那么吃惊！”

我道：“那么，是什么？”

陈长青大声答道：“一块木炭！”

我眨了眨眼，望着他：“一块木炭！你……看清楚了？”

陈长青道：“那还有什么看不清的，一块木炭，就是一块木炭，有什么特别，任何人都可以看得出，这是一块木炭！”

我立时道：“木炭有多大？”

陈长青道：“那是一块相当大的木炭，四四方方，约莫有二十公分见方，是一块大木炭……”

我“嗯”地一声：“我早知道不论是什么，体积一定相当大，所以老太太一眼就可以看出，你没有将同体积的黄金，带在身上！”

陈长青道：“是啊，我一看到这一大块木炭，我也明白了，这么大的一块炭，同体积的黄金，重量至少超过一百公斤！这位老太太一定是疯了，一块木炭，怎么可以换一块同样大小的黄金？当时，我叫了起来：“真是一块木炭！””

陈长青又道：“老太太有了怒意：“当然是一块木炭！”我叫道：“真是一块木炭！”我一面说，一面伸手去取那块木炭，我才一拿起那块木炭来，老太太一伸手，在我手背上重重打了一下，木炭落回了箱子之中，老太太又推了我一下子，将我推得跌退了一步……”

我忙道：“等一等！你体重至少六十公斤，一个老太太一推，将你推得跌退了一步？”

陈长青道：“是的，或许当时，我全然不曾预防，太惊诧了，或许，她的气力十分大。”

我皱着眉，心中突然之间，想到了一件事。

我没有将我想到的讲出来。陈长青道：“我一退，老太太就合上了箱盖。我指着箱子：“老太太，那……真是一块木炭！”我刚才已将木炭拿起了一下子，所以我更可以肯定那是一块木炭。老太太怒道：“你究竟是什么人？”我想解释，可是还没有开口，双臂同时一紧，已经在身后，被人捆紧了双臂。”

我坐直了身子，陈长青因为好奇，所以惹麻烦了！对方可能早知道陈长青不是他们要见的人，所以才派了一个老太太，带了一块真正的木炭来。本来，这宗不知道是什么交易，但无论如何，陈长青得到了他好奇的代价：他要吃苦头了！

陈长青喘着气：“那在背后抓住了我双臂的人，气力极大，我挣了一挣，未曾挣脱，而我的尾骨上，却捱了重重的一击，我想是我背后的那个人，抬膝顶了我一下，那一击，令我痛彻心肺，眼泪也流了出来。”

我点头道：“是的，在你身后的那个人，是中国武术的高手，他击中了你的要害，如果他出力重一点，你可能终身瘫痪！”

陈长青道：“别吓我！当时我痛得叫了起来。老太太道：“放开他算了，这个人一定是看了我们的广告，觉得好奇。”我身后一个声音道：“不能便宜了这家伙！”老太太道：“放开他！”我身后那人，不情愿地哼了一声，推得我身不由主，向前跌出好几步，一下子仆倒在地上，当我双手撑着地，准备站起来时，我看到了在我身子后面的那个人！”

他讲到这里，脸色又转得青白。

我也不禁给他这种极度惊怕的神情，影响得紧张了起来，忙道：“那个人……。”



陈长青吞了一口口水，发出了“格”地一声：“那个人……那个人……只有半边脸！”他略停了一停，又尖声叫了起来：“这个人只有半边脸！”

他的叫声之中，充满了恐惧感，可是我却呆了一呆，不知道他这样说法，是甚么意思。

一个人只有“半边脸”，这是很难令人理解的一种形容方法，所以我一时之间，不知道说什么才好，只是怔怔地望着他。

陈长青又连喘了好几下，才道：“你不明白么？他只有半边脸？”

我摇了摇头：“我不明白。”

陈长青自己抓过酒瓶来，对着瓶口喝了一大口酒，用手指着他自己的脸：“他……只有半边脸，这个人的脸，只有……”

我打断了他的话头：“我明白了，你的意思是说，这个人只有一边脸！一边，不是半边！”

陈长青显得又是恼怒，又是着急：“谁和你来咬文嚼字！这个人，他的脸，半边……一边和常人一样，另一边，根本没有！”

我皱起了眉：“对不起，请你静一静，我有点明白你的意思了，可是还不十分明白。这个人，他的一边脸，是和常人一样的？”

陈长青连连点着头。

我又问道：“这个人的另一边脸，完全没有？”

陈长青又连连点着头。

我笑得有点无可奈何：“这，不单我不明白；我想任何人都不明白。你所指的脸，是单指面颊呢？还是指包括了鼻子、眼睛其它器官？如果这个人根本没有另一边脸。是用什么来代替他原有的半边脸的？或者你的意思是他没有半边头？另一半头不见了？”

我发出一连串的问题，可是陈长青的神情却愈来愈是恼怒，我才说完，他就用力在几上，重重拍了一下：“别再说下去了！”

我又是好气，又是好笑：“你自己叙述不清，我想问清楚，你发什么脾气？”

陈长青大声道：“本来，我清清楚楚知道，这个人没有半边脸，可是给你一夹缠，连我自己也糊涂起来了！”

我摇着头：“这更狗屁不通了，你见过这个人，你应该可以形容出这个人确切的样子来！”

陈长青怒道：“谁会看到了一个只有半边脸……一边脸的人之后，再仔细打量他？”

陈长青说来说去，可是我仍然无法明白那个“只有半边脸”的人是什么样子，而且我也看出，在陈长青余悸未了的情形下，我也无法进一步问得出！

我挥着手：“好，先别理这个人了，你看到了他之后，又怎么样？”

陈长青长长地吁了一口气：“当然是逃走，这个人的样子，太可怕了！他只有半边脸！”

我当时只觉得自己的心像是要从口中跳了出来，我想我开始逃走的时候，根本是急速地在地上爬出去的。等到爬出了若干距离之后，才能站起来，奔向车子。我听到那个人，在我的身后，发出可怕的笑声，他竟一直追了上来！”

我道：“其实你只要稍为冷静一下，就不该如此害怕的。那个人既然放

开了你，他就不会害你！”

陈长青瞪了我一眼：“冷静！冷静！一个只有半边脸的人，在你身后追过来，你还能冷静？”

我在这时，始终弄不明白那个“半边脸”的人是什么样子的，这自然要怪陈长青，因为他始终未曾说清楚这个人的样子。

我道：“然后你……”

陈长青道：“我进了车子，居然发动了车子，当我开着车子，准备逃走之际，那个人……那个半边脸的人，竟然不知用什么方法，攀住了车子，且将他的头，自窗中伸进来……”

陈长青讲到这里，俯身，伸过头来接近我，一直到他的脸，和我的脸相距不过十公分的距离才停止，神情惊恐莫名。

这一下，他虽然没有再说什么，但是我倒明白了他的意思。我道：“他一直伸头进来，距离你就像现在你和我一样？”

陈长青缩回头去，坐直了身子，点着头。

我道：“你和他曾隔得如此之近，那么一定可以看清他是什么样子的了？”

陈长青叫了起来：“你怎么啦？我早已看清他的样子，也告诉过你了，他是一个……”

我不等他说完，就接上了口：“只有半边脸的人！”

陈长青瞪着我，我道：“好了，以后呢？”

陈长青道：“我还有什么做的？我闭上了眼睛，不去看他！”

我吃了一惊：“当时。你在驾车！”

陈长青道：“是的，而且车速很高，我闭上眼睛，向前直冲，当然，偶然也睁开一下眼睛来，那人在我第一次睁开眼睛来的时候，已经不在，我也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走的。可是，我怕他再出现，所以，一面向你家里驶来，仍然是睁一会眼，闭一会眼！”

我站了起来，这就难怪陈长青才来的时候，差点驾车将我撞死了。

我道：“行了！你这样驾车法，没有撞死人，没有撞死自己，运气太好了！”

陈长青也站了起来，走近我，吸了一口气，神情极其神秘：“卫斯理，这个人，我看不是地球上的人！”

我听了陈长青的话，实在有点啼笑皆非！

“不是地球上的人”这句话，是我惯常所说的！

## 第二部

陈长青眨着眼：“那么，他是什么人？为什么他只有半边脸？”

我道：“那位老太太呢？她也只有半边脸？”

陈长青有点恼怒：“老太太和常人人样。她一定受那个半边脸的外星人所控制！”

我忍不住笑了起来：“当然不是，在你刚才的确述之中，那半边脸的人

捉到了你，听了老太太的话，才将你放开：可知老太太的地位比半边力脸高！”

陈长青眨着眼。他的“推理”触了礁，这令得他多少有点尴尬。但是他还是不死心：“我向你提供了这样怪异的一件事，你难道没有兴趣探索下去？”

我想了一想：“那段木炭，你肯定它真是木炭？”

陈长青道：“当然！我难道连木炭也认不出来？”

我没有再说什么，只是心中在想：真是怪得很，一段木炭，其价值和它体积相同的黄金：这段木炭之中，究竟有什么古怪？

而且，这段木炭，一定有买主，因为在广告上说：“价格照前议”。非但曾有买主，而且，看起来还像是以前买主曾出到了这个价钱，而木炭主人不肯出让！

我在想着，一时之间，想不出一个头绪来，陈长青道：“你不准备采取行动？”

我道：“无头无脑，怎么采取行动？”

陈长青嚷了起来：“你怎么了？有电话号码，你可以打电话去联络！”

我又笑了起来：“和你一样，约人家会面，再给人家赶走？”

陈长青气恼地望着我：“好，你不想理，那也由得你！我一定要去追查，那半边脸的人，一定不是地球人，我要找出他的老家来！”

他讲到这里，用挑战的神情望着我：“卫斯理，这件事，我只要追查下去，和外星人打交道，就不单是你的专利了！”

我又好气又好笑：“我从来也未曾申请过这个专利，你也不必向我挑战！”

陈长青再喝了一口酒，然后又望了我半晌，我则装出全然不感兴趣的样子来。陈长青终于叹了一口气：“好，那我就只好独自去进行了！”

我冷冷地道：“祝你成功！”

陈长青愤然向外走去，他到门口的时候，略停了一停，我道：“陈长青，有了电话号码，就等于有了地址一样！”

陈长青没好气道：“不用你来教我！”

我道：“我提醒你，这件事，神秘的成分少，犯罪的味道多，本来不关你事，你偏挤进去，你又不是善于应变的人，要郑重考虑才好！”

我这样提醒陈长青，真正是出自一片好意，谁知道他听了，冷笑一声：“看，你妒嫉了！不必吓我，我已经下定决心了！”

我摊了摊手，对他来说，我已经尽了朋友的责任，他不听，我地无话可说！

当晚，白素回来，晚饭后我们看报，闲谈间，我正想提起这件事，白素忽然指着报纸：“看，这段广告真怪，你注意了没有？”

我笑了起来：“有木炭一段出让？”

白素点了点头，皱着眉，我知道她是在看那一长串的数字，那登在报上的电话号码。

我道：“你可知道这段木炭要什么价钱？”

白素笑道：“当然不会是真的木炭，那只不过是另外一样东西的代号！”

我说道：“你错了，真是木炭！”

白素抬起头向我望来：“你已经解开了电话号码的哑谜，打电话去过了？”

我道：“不是我，是陈长青！你记得陈长青？”

白素道：“记得，他的推理能力不错，这电话号码……我想是两个字一组，每一个两位数，都可以用三夹除，是不是？”

我鼓了几下掌：“对！你可想听听陈长青的遭遇？倒相当有趣！”

白素放下了报纸，向我望了一眼，但立时又拿起报纸来：“一定不会有兴趣，如果有趣的话，你听了他的故事之后，不会坐在家里的了！”

我忙道：“真的很有趣！我没有和他一起去调查这件事，是因为他认为其中有一个外星人，他更向我挑战和外星人打交道的资格！”

白素笑了起来：“好，讲来听听！”

我便将陈长青打了电话去之后的事，全部向白素转述了一遍。

白素听完了之后，皱着眉：“那“半边脸的人”，是什么意思？”

我耸了耸肩：“谁知道，我也曾就这一点问过陈长青，可是他却说不上来，只是说那个人只有半边脸。他见过那个人，可是恨本形容不出来。也许是当时他太惊骇了，也许是他的形容能力太差！”

白素对我这两点推测，好像都不是怎么同意，她只是皱着眉不出声。过了一会，她突然欠身，拿过了电话来。我吃了一惊，忙道：“你想干什么？”

白素道：“我照这个电话号码，打去试试看！”

我觉得有点意外：“咦，你什么时候变得好奇心这样强烈的？”

白素将手按在电话上，神情很是犹豫：“连我自己也不知道，我……感到和陈长青会面的那位老太太，好像，好像……”

她讲到这里，略停了一停，像是不知该如何讲下去才好，我听得她这样讲，心里也不禁陡地一动。因为，当我在听到陈长青详细讲述那个和他会面，手中捧着一苹盒子的老太太之际，我也感到有一种异样的感觉。当时这种感觉袭上我的心头，形成一种十分模糊的概念，使我想起什么，但是却又没有确切的记忆。

这时，再经白素一提，我这种感觉又来了，而且，比上一次还强烈得多，在白素不知道该如何说之际，我已经陡地想到了！

我失声叫了起来：“那位老太太，好像是我们的一个熟人！”

白素站了起来，立时又坐下去：“对了，你也有这样的感觉？这真奇怪，你和我，都觉得她是一个熟人，至少是我们知道的一个人，可是偏偏想不起她是谁！”

我也皱着眉，道：“一定是有什么东西使我们联想起了这位老太太。究竟是甚么东西引起了我们的联想呢？是她的衣着？是她的那串发黄的珍珠项链？”

我在自己问自己，白素一直在沉思，过了片刻，她道：“我想，如果让我听听她的声音。我一定立即可以想起她是谁！”

我望着她：“所以，你才想打电话？”

白素点了点头，望着我，像是在征询我的同意，我作了一个无可无不可的神情，白素吸了一口气，拿起电话听筒来，拨了那个号码。

白素拨了这个号码后，就将电话听筒，放在一具声音扩音器上，这样，自电话中传来的声音，我和她都可以清楚地听得到。

电话铃响着，大约响了十来下，就有人接听，我和白素都有点紧张，不由自主，直了直身子。

电话那边传来一个男人的声音：“喂！”

陈长青曾说过，他一打电话去，听电话的就是一个老妇人的声音，现在却是个男人的声音。我向白素望去，白素的神情很镇定，她立时道：“老太太在不在？”

电话那边略呆了一呆，反问道：“哪一位老太太？”

白素道：“就是有木炭出让的那位老太太！”

那男人像是怔了怔，接着又道：“价格不能减！”

白素道：“是，我知道，同样体积的黄金。”

那男人“嗯”地一声：“等一等！”

我和白素互望了一眼，过了极短的时间，就听到了一个老妇人的声音传了出来：“你如果真想要，那么，我们尽快约定时间见面！”

那老妇人只讲了一句话，我和白素两人，陡地震动了一下，我不等白素有什么反应，立时伸手抓起了电话听筒，同时，像是那听筒会咬人一样，立时挂断了电话。同时，我和白素两人，不约而同，失声道：“是她！”

白素在叫了一声之后，苦笑了一下：“使我们想到她可能是一个熟人的东西，就是木炭！”

我也道：“是啊，真想不到，是木炭！”

我和白素这样的对话，听来毫无意义，但是当明白了内情之后，就可以明白我们这时的反应，十分自然。

只不过在电话中听出那老妇人讲了一句话，就立时认出她是什么人，这是由于那老妇的声音，是一种相当独特的方言。该死的陈长青，他向我讲述了整件事的经过，就未曾向我提及那位老太太讲的是什么地方的语言，不然，我早该知道她是谁了！

中国的地方语言，极其复杂，粗分，可以有三十多种，细分，可以超过一万种。我和白素对于各地的方言，都有相当程度的研究。对于东北语言系统、吴语系统、粤语系统、湘语系统、闽南、闽北语系统，也可以说得十分流利。有一些冷僻地区的独特方言，即使不能说到十足，听的能力方面，也决无问题。同样是山东话，我可以说鲁南语、胶东语、鲁北语。以及接近河南省的几个小县份的语言。安徽话，我也会皖北语、合肥语、芜湖语等。这位老太太在电话中的那句话，我一听就听出，她说的是地地道道、安徽省一个小县的话，而且，我还可以肯定，她讲的是那县以北山区中的语言，那种语言，在说到“时”、“支”这几个音的时候，有着强烈的鼻音，是这种方言的特点。

一听到那位老太太说的是这种话，我和白素，立刻就想到了她是什么人。这一点，也得要从头说起，才会明白。

该从哪儿说起呢？还是从白素的父亲说起的好。白素的父亲白老大，是中国帮会中的奇人。帮会，是中国社会的一种奇特产物。

一般而言，帮会是一种相同职业的人组成的一种组织，这种组织，形成了一种势力，可以在某种程度上，对于从事这种职业的人，有一定的保障，而从事这种职业的人，也必须对所属的帮会，尽一定的义务。

当然，也有的帮会，性质完全不同，那不在讨论之列，也和这个故事，全然没有关系。

在职业而论，愈是独特的职业，愈是容易结成帮会，像走私盐的，结成盐帮；码头挑畔，结成挑畔的帮会。在安徽省萧县附近的山区，林木丛生，天然资源十分丰富，而且山中所生长的一种麻栗木，木质紧密、结实，树干

又不是太粗，不能作为木材之用，所以是烧炭的好材料。麻栗木烧成的木炭，质轻，耐燃，火焰呈青白色，是上佳品质的木炭。所以，萧县附近，尤其是北部山区一带，炭窑极多，很多人以烧炭为生，靠木炭过活，其中包括了直接掌握烧炭的炭窑工人、森林的砍伐工人、木炭的运输工人等等。

这一大批靠木炭为生的人，自然而然组成了一个帮会，那就是在皖北极其著名的炭帮。

炭帮中，有很多传奇性的故事。我会在这里，在不损害故事整体的原则下，尽量介绍出来。

炭帮究员有多少帮众，没有完整的统计，粗略估计，帮众至少有三万以上，炭帮根据烧炭过程中不同的工序，可分为许多“堂”。例如专在树林中从事砍伐工作的，就是“砍木堂”，等等。

炭帮一共有多少堂，我也不十分清楚，堂又管辖着许多再低一级的组织，而在整个炭帮之中，位置最高的，自然就是帮主。

不过炭帮对他们的帮主，另外有一个相当特别的名称，不叫帮主，而称之为“四叔”。

这是一个十分奇怪的称呼，全中国大小几百个帮会之中，没有一个帮会用这样奇怪的称呼来叫他们的帮主。为什么叫帮主作“四叔”，而不是“二叔”、“三叔”，我对这一点，曾感到很大的兴趣，曾经问过白老大，但是白老大也说不上来。

而当我一而再，再而三地向白老大问及这一点时，白老人很不耐烦：“叫四叔，就叫四叔，有什么道理可讲的？你为什么叫卫斯理？”

我道：“总有原因的吧，为什么一定是“四”，四字对炭帮，有什么特别的意义？”

白老大挥着手：“我不知道，你去问四婶好了，四婶就在本地。”

我真想去问四婶，四婶，当然就是四叔的妻子，也就是炭帮的帮主夫人。可是当时，我却因为另外有事，将这件事搁下了，没有去见四婶。

后来，我倒有一个机会见到了四婶，那是我和白素的婚宴上。白老大交游广阔，虽然我和白素竭力反对铺张，但还是贺客盈千，白老大在向我介绍之际，曾对一个六十岁左右，看来极其雍容而有气派的妇人，对我道：“四婶。”

我跟着叫了一声。白老大忽然笑了起来，拍着我的肩：“这孩子，他想知道你为什么叫四婶，哈哈！”

当时，那妇人……四婶并没有笑，神情还相当严肃。我虽然想问她，究竟为甚么是“四”而不是“三”，但是在那样的场合之下，当然不适宜问这种问题。

她给我的印象是，她有十分肃穆的外貌，看来相当有威严，打扮也很得体，不像是草莽中人，倒像是世家大族，那天，四婶的唯一饰物，就是一串珍珠项链，珠子相当大。

印象相当淡薄，所以陈长青在讲述时，找只有一种模糊的感觉。而且，木炭，在陈长青的确述之中，以及在那段怪广告之中，一直给人以为是其他某种东西的代名词，也不会使人在木炭上联想起什么来。

直到在电话中听到了那一句话，才陡地使人想了起来，陈长青见过的那位老太太，就是四婶！

一时之间，我和白素两人，更是莫名其妙，心中充满了疑惑。

我一听到了老太太的一句话，就立时忙不迭挂上了电话，也是因为这个缘故。因为中国的帮会，各有各的禁忌和规章。这些禁忌和规章，用现代的文明眼光来看，极其落后，甚至可笑。但是对于这些帮会本身来说，却都奉为金科玉律，神圣不可侵犯。

而且，每一个帮会，都有它本身的隐秘，这些隐秘，绝不容许外人知道，外人去探索这些隐秘，会被当作是最大的侵犯！

既然知道要出让木炭的，竟是原来的炭帮帮主夫人，其中究竟有什么隐秘，自然不得而知，但是四婶他们，决不会喜欢人家去探索他们的隐秘，那是绝对可以肯定的事情！

虽然，所谓“炭帮”，早已风流云散，不复存在，但是当年炭帮的势力，如此庞大，甚至控制了整个皖北的运输系统，连淮河的航权，也在他们控制之中，帮中积聚的财富也十分惊人。虽然事隔多年，四婶的手下可能还有一些人在。而帮会的行事手段，是中世纪式的，一个习惯于现代文明的人，根本不可想像。我不想惹事，所以才立时挂上了电话。

而这时，我和白素，立时想到了同一个人：陈长青！

白素忙道：“快通知陈长青，事情和他所想像的全然不同！千万别再多事！”

我道：“是！希望陈长青听我们的话！”

白素道：“将实在的情形讲给他听，告诉他当年炭帮为了争取淮河的航权，曾出动三千多人，一夜之间，杀了七百多人！”

我苦笑道：“对陈长青说这些有什么用？就算他相信有这样的事，但那毕竟是几十年之前的事！他不会因之而害怕！”

白素道：“那么，就告诉他，整件事情，和外太空的生物无关，只不过有关中国帮会的隐秘，他一定不会再追究下去！”

我点了点头，总之，一定要切切实实告诉陈长青，决不要再就这段怪广告追究下去，不论这段怪广告代表着的是什么样的怪事，和我们都没有任何关系，追查，绝对没有好处。

我拿起了电话来，拨了陈长青的电话号码。陈长青独居，有一个老仆人，听电话的是老仆人，说陈长青不在。我千叮万嘱，吩咐那老仆人，陈长青一回来，立时打电话给我，才放下了电话。

白素望着我：“刚才，先听电话的那个男人，不知道是什么人？希望他认不出我的声音来！”

白素说得如此郑重，令我也不禁有一股寒意。我咳一下：“你怕什么？”

白素道：“我也说不上怕什么，可是中国的帮会，大都十分怪诞，尤其是炭帮，自成一家，更是怪得可以，我不想和他们有任何纠葛。”

我笑了起来：“炭帮早已不存在了！”

白素却固执地道：“可是四婶还在！”

我有点不耐烦：“四婶在又怎么样？她现在，和一个普通的老太太没有任何不同！”

白素瞪了我一眼：“有很大的不同，至少，她还有一段木炭，而这段木炭的价值，和它同体积的黄金相等！”

我不禁苦笑，因为说来说去，又绕回老问题上来了。我道：“我们决定不再理会这件事，是不是？”

白素道：“对，不理睬这件事！”

她一下子将报纸挥出了老远，站了起来，表示下定决心。

而我，在接下来的时间，就在等陈长青的电话。可是当天，陈长青并没有电话来。

我十分担心，又打了好几个电话去，老仆人一直说陈长青没有回来。白素看到我这种担心的样子，安慰我道：“你放心，四婶不会像当年那样行事！陈长青的安全，没有问题！”

我摇头道：“未必，这种人，一直顽固地维持着自己那轰可笑的观念，他们根本不懂得什么叫法律。而且，炭帮之中，有许多武术造诣极高的高手，陈长青不堪一击，却偏偏要去多事！”

白素仍然不同意我的说法。尽管她坚持陈长青不会有什么意外，可是当晚，我至少有四次，在梦中陡地醒过来，以为自己听到了电话声。

陈长青一直没有打电话来，到了第二天早上，我一坐起身，就打电话去找他，可是他的老仆人却说他一晚上没有回来过。

我放下了电话，再向白素望去，白素道：“你那样不放心，不如去找他！”

我有点无可奈何：“我上哪儿找他去？”

白素叹了一口气：“我知道，你坐立不安，其实并不是关心陈长青！”

我跳了起来：“是为了什么？”

白素又叹了一口气：“不必瞒我。我知道你在关心这件怪事，无数问题盘踞在你的心中，这些问题如果得不到答案，你就会一直坐立不安！”

我瞪着白素，一时之间，说不出话来。

的确，无数问题盘踞在我的心中。例如，四婶为什么要出让那段木炭？那段木炭又有什么特别，何以要同等体积的黄金才能交换？曾经有人和四婶接洽过，这个人又是什么人？陈长青口中的“半边脸的人”，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？等等，等等，问题多得我一下子数不出来。

面对这些问题，我所知的，只是一切全和若干年前，在皖北地区盛极一时，势力庞大而又神秘的炭帮有关！

我呆了半晌，叹了口气。是的，白素说得对，我关心这些问题的答案，多于关心陈长青的安全。陈长青会有什么事？至多因为想探索人家的秘密，被人打了一顿。炭帮行事的手段，在若干年之前，虽然以狠辣著名，但是如今时过境迁，炭帮早已不存在了，他们绝不会胡乱出手杀人！

我坐立不安，全是因为心中充满了疑问之故。那也就是说，不应该坐在家里等，坐在家里，问题的答案不会自己走进门来，我应该有所行动！

我点着头：“你说得对，我应该采取行动！”

白素谅解她笑了起来，她知道我的脾气，所以才能猜中我的心事。她道：“照我看来，最好的办法，只有一个，那就是……”

我不等她讲出来，便抢着道：“直接去找四婶！”

白素点头道：“正是！只有见了四婶，才能够解决一切的疑问。”

我感到十分兴奋，来回走了几步：“如果直接去见四婶，你和我一起去，四婶是你父亲熟人，你去了，情形比较不会尴尬！”

白素摊了摊手：“但愿有更好的办法，可是我看没有了！”

我一跃而起，抱住了她吻了一下，然后，急急去洗脸、换衣服，草草吃了早餐，在早餐中，我问白素：“我们是不是要先打一个电话去联络？”

白素道：“当然不必，四婶一定还维持着以前的生活方式，她不会习惯先联络后拜访！”



我道：“好，那我们就这样去，可是，多少得带一点礼物去吧！”

白素道：“我已经想好了，我们以自己的名义去拜访，不一定会见得着四婶，所以……”

我笑了起来：“所以，要借令尊的大名！”

白素道：“是的，父亲早年，印过一种十分特别的名片，这种名片，唯有在他拜访最尊贵、地位最高的客人时才使用，我还有几张存着，可以用得上！”

白素所提到的这种“名片”，我也见过。她的父亲白老大，当年壮志凌云，曾经想将全中国所有的帮会，一起组织起来，形成一股大势力。为了这个目的，努力了很多年，也算是有点成绩，而他本人，在帮会之中，也有了极高的地位。白老大是一个有着丰富现代知识的高级知识分子，他的宏愿是想以现代的组织法，来改进帮会中的黑暗、落后、怪诞的情形，使之成为一个全国范围内劳动者的大组织。

可是他的愿望，未曾达到。那种特殊的“名片”，白老大当年，要来拜会帮会中最高首脑时使用，如今用来去拜访四婶，当然十分得体。

我又道：“可是，我们总得有点藉口才是。”

白素道：“那就简单了，我可以这样说，我正在搜集中国九个大帮会的资料，准备写一部书。皖北的炭帮是大帮，所以请四婶提供一点资料！”

我笑起来：“好藉口，我相信四婶近二三十年来的生活，一定十分平淡，她也一定极其怀念过去辉煌的生活，话匣子一打开，就容易得多了！”我讲到这里，略顿了一顿道：“可是，她住在什么地方呢？”

白素笑了起来：“在你坐立不安之际，我早已根据那个电话号码，查到了她的住址。当然，我们要说，地址是父亲告诉我们的！”

我大声喝采，放下了筷子，就和白素兴冲冲地出了门。白素驾着车，车子驶出了市区，向郊区进发，在沿海公路，行驶了约莫二十分钟，就转进了一条小路。

小路的两旁，全是一种品种相当奇特的竹子。在这个地乃，我还是第一次见到这样的竹子，那种竹子长得很高，可是相当细，竹身弯下来，每一枝竹都呈半圆形，形状就像是钓到了大鱼之后正在提起来的钓杆。竹身苍翠，竹叶碧绿，长得极其茂盛，几乎将整条路都遮了起来，车子在向前驶之际，会不断碰到垂下来的竹枝。

我看着这些竹子：“这些竹子，用来当盆栽倒挺不错。”

白素道：“这是萧县山中的特产，我相信这些竹子，一定是当年四婶从家乡带来，一直繁殖到如今。”

我没说什么，只是感到一种深切的悲哀。像四婶这样身份的人，离开了她的家乡，来到了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，却又坚持着她原来的身份，过她原来的生活，这件事的本身，就是一个悲剧。

车子仍在向前驶，不久，就看到了一幢相当大的屋子。屋子的形式相信在本地的也绝无仅有。不用说，当然也是初来到这里时，照原来的家乡屋子的形式建造起来的了。屋子至少已有三十年历史，有点残旧。屋子外面的围墙上，爬满藤蔓，可能这些植物，也是四婶从家乡带过来的。

白素将车子在离正门还有一百码处，就停了下来，然后我们下车。

我和她一起向前走去，一面问道：“对于炭帮的事，你究竟知道多少？我只知道，炭帮最近一任的帮主，也就是四婶的丈夫，姓计。他是什么时候

死的？在任多久了？”

白素道：“我也不很清楚，约略听父亲说起过，说计四叔二十六岁那年，就当上了炭帮帮主，一直到四十三岁，时局起了变化，父亲曾特地派人去通知计四叔，叫他及早离开。但是计四叔却只听了父亲的一半劝告，他派了几个手下，护着四婶离开了家乡，他自己却留下来，没有走！”

我“哦”地一声：“他留了下来？那当然是凶多吉少了！”

白素道：“可不是，开始的一年，还当了个什么代表，第二年，就音讯全无了！”

我们说着，已经来到了大门口，大门是旧式的，两扇合起来的那种，在大门上，镶着老大的，足有六十公分见方约两个大字，一个是“计”字，另一个是“肆”字。这两个字，全是黄铜的，极有气派，擦得铮亮。

### 第三部：谒见炭帮帮主夫人

到了门前，真使人有回到了当年炭帮全盛时期的感觉。

白素在门前看了一会，找到了一根垂下来的铜链子，她伸手拉了一下铜链子，在大门内传来了一下转来奇特的“梆”地一声响，我无法断定这种声响是什么东西撞击之后所发出来的。

四周围极静，在响了一下之后，就听到了一阵犬吠声，犬吠声持续了大约三分钟，我等得有点不耐烦，想伸手再去拉那铜链子，却被白素将我的手推了开去。对于各种古怪的帮会规矩，她比我在行，所以我也只好耐心等待着。又过了几分钟，才听到有脚步声传了过来，在门后停止，接着便是拉门栓的声音，然后。门缓缓打了开来。

门一打开，我看到的是一个个子极高的汉子。足足比我高一个头，而且，身形粗壮，腰板挺直，气派极大。这样的大汉，在年轻的时候，一定更加神气，更加令看到他的人心怯。

但现在，毕竟岁月不饶人，他的脸上，满是皱纹，我估计他已在六十以上。他的目光也十分疲倦，他用一种极其疑惑的神情，望着我们。

白素早已有了准备，大汉才一出现，她就双手恭恭敬敬地将一张大红烫金，大得异乎寻常的名片，递了上去：“这是家父的名片，我有点事，要向四婶讨教，请你通传！”

那大汉一见名片，整个人都变了！

他像是在突然之间，年轻了三十年。双眼之中疲倦的神色，一下子消失无踪，而代之以一种炯炯神采，他挺了挺身子，先向白素行了一个相当古怪的礼，然后，双手将名片接了过来。

他并没有向名片看，显然白素一将名片递过去，他已经知道名片是什么人的了。而这张名片，一定又使得他在刹那之间，回复了昔日生活中的光彩，他变得容光焕发，姿态极其潇洒地一转身，嗓子嘹亮，以典型的萧县口音叫道：“白大小姐到访！”

我不知道当年，如果他在大门口这样一叫，是不是会有好几十人轰然相应，但这时，他叫了一声之后，四周围仍是一片寂静，一点反应也没有。

这种情形，令得他也怔了一怔，一时之间。不知该如何才好。

白素走进了门：“四婶在么？”

那大汉这才如梦初醒：“在！在！白大小姐，难得你还照往日的规矩来见四婶！唉！”

他那一声长叹，包含了无限的辛酸。不过我心中并不同情他。因为我对于一切帮会，并没有多大的好感，在这里，不必讨论我为什么对之没有好感的原因，简言之，帮会是一种十分落后的组织，但是那人的这一下叹息，却真是充满了感慨。看那人的情形，像是还想依照过去的一些规矩来办事，但即使是他这样的人，也看出如今再来摆那些排场，十分滑稽，所以他无可奈何地摆了摆手：“白大小姐，请跟我来！”

直到这时，那人才注意到我的存在，他向我望了一眼，问白素道：“这位是……。”

白素道：“是我的先生！”

那人“哦”地一声，一时之间，像是不知该如何称呼我才好。白素是“白大小姐”，我是白大小姐的丈夫，应该如何称呼呢？当然不是“白先生”！我笑了笑：“我姓卫”。

那人“哦哦”地答应着，神情尴尬。显然在他的心目中，我微不足道，白大小姐才是主要的。他道：“请跟我来！请跟我来！”

他一面说，一面转身向内走去，我和白素，就跟在他的后面。

花园相当大，我们走在一条青砖铺出的小路上，砖缝之中长满了野草，连砖身上也全是青苔。整个花园，当年可能曾花费过一番心血来布置，如今看来，荒芜杂乱，显然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，未曾整理了！

一直来到了建筑物的门口，走上了四级石阶，来到了大厅的正门，正门上镶嵌的，是如今要在古董店裏才可以找得到的花玻璃。而这种花玻璃，在五六十年之前，北方的大户人家之中，十分流行。

带我们走进来的那人，推开了门，门内是一个十分大的大厅。

这个大厅，给人以极大的感觉，倒不是因为它本来就大，而是因为十分空洞，几乎没有什么陈设，墙上，有着明显地悬挂过字画的痕迹，但如今字画都不在了。应该有家具陈设的地方，也都空着，家具也不见了。

那人带着我们进了大听之后，神情显得更尴尬，口中喃喃地，不知在说什么。我和白素，全装出一副十分自然的样子，一点也没有诧异之状。

我们知道，大听中的陈设、字画，全卖掉了。陈长青曾转述四婶的话：要不是等钱用，也不会出卖！由此可知，可以卖的东西，一定全卖掉了。大听中的家具，如果是古老的红木家具，相当值钱，如今一定是卖无可卖了，所以四婶才出让那一段木炭。然而，木炭怎么可以卖钱，去交换与之同体积的黄金呢？

我想到了一个可能：这一段被安放在锦盒中的木炭，是当年炭帮帮主的信物？是一种的崇高身份的象征？但即使如此，时至今日，也全无作用，还有什么人会要它？

那人在尴尬了一阵之后，苦笑道：“这里……这里……白大小姐还是到小客厅去坐吧！”

白素忙道：“哪里都一样！”

那人又带着我们，穿过了大厅，推开了一扇门，进入了一个小客厅中。小客厅中有一组十分残旧的老式沙发，总算有地方可坐。

当我们坐下来之后，那人捧著名片，说道：“我去请四婶下来。”

白素道：“大叔高姓大名，我还未曾请教！”

那人挺了挺身：“我姓祁，白大小姐叫我祁老三好了！”

看他那种神情，像是“祁老三”这三个字，一讲出来，必然尽人皆知。白素的反应也出乎我的意料之外，她一脸惊喜的神情：“原来是祁三伯，真是有眼不识泰山！”

我心裏咕哝着，口中也随口敷衍了几句，祁老三却高兴得不得了，转身走了出去，我和白素生了下来。老式的沙发，有铁丝弹簧，一旧了之后，弹簧就会突出来，令得坐的人极不舒服。

我问道：“那祁老三，是什么人物？”

白素瞪了我一眼，道：“你真没有常识，炭帮的帮主，一向称四叔，他居然可以排行第三，他是炭帮中的元老，地位极高！”

我有点啼笑皆非：“为什么炭帮帮主要叫四叔，你还不是一样不知道！”

白素道：“等一会，我们可以问四婶。”

我忙道：“我们不是为了炭帮的历史而来的，我们是要弄明白什么半边脸、祁老三，是不是曾对多事的陈长青有过不利的行动！”

白素压低声音：“你少说话，也不可对任何人无礼，让我来应付！”

我没好气道：“当然，你是白大小姐，我算是什么，不过是你丈夫而已！”

白素笑道：“别孩子气，这有什么好妒嫉的？”

我忍不住道：“妒嫉？我只觉得滑稽！”

白素还想说什么，但已有脚步声传了过来，白素忙向我作了一个手势，示意我站起来，我们才站起，门打开，祁老三已经陪着四婶，走了进来。

陈长青的形容能力，算是好的，四婶就是他曾经见过面的那个老妇人，这一点毫无疑问。四婶一进来，祁老三便道：“四婶，这位就是白大小姐！”

四婶向白素点了点头，神情庄严，高不可攀，当祁老三又介绍我之际，她连点一下头都省了，只是向我淡然望了一眼，像是以我这样的人，今天能够见到她这位伟大的四婶，是一生之中额外的荣幸一样，所以，当她先坐下来之际。我倒真希望旧沙发中的弹簧在她屁股上刺一下，看看她是不是还能这样摆谱。

坐下之后，四婶问白素：“你爹好吧，唉，老人都不怎么见面了。”

白素道：“好，谢谢你。四婶，你气色倒好，我记得我很小的时候，曾经见过你！”

四婶笑了一下，道：“可不是，那时候，你还要人抱着呢！”

白素道：“是啊，有两位叔伯，当场演武，大声呼喝，我还吓得哭了！”

白素和四婶，老是说几十年前的陈年八股，真听得我坐立不安，听到后来，实在忍不住了，碰了白素一下，白素会意，停了下来。四婶的年纪虽然大，我估计已在七十左右，可是对于她身边发生的事，都还保持着十分敏锐的观察力，而且反应也十分灵敏。白素才一停止讲话，她反手自一直站着的祁老三手中，接过了水烟袋来，吸了一口，一面喷烟出来，一面问：“你来找我，为了什么？”

白素忙道：“四婶，是一件小事，我有一个朋友，姓陈，叫陈长青。”

四婶皱了皱眉，道：“我们的境况，大不如前了，只怕不能帮人家什么。如果这位朋友以前和四叔有交情，我们应该尽力而为，不过……”

白素道：“不是，不是要四婶帮什么，这个陈长青，多事得讨厌，行事

无聊，昨天和四婶见过面……”

白素的话，当真是说得委婉到了极点，我甚至一直不知道白素有这么好的说话本领。她的话还没有讲完，四婶的脸，就陡地向下一沉，脸色也变得铁青，转过头去：“老三，你们将那个人怎么了？”

祁老三被四婶一喝，神情变得十分惶恐，忙弯下了腰：“四婶，老五说，有一个人，鬼头鬼脑，在围墙外面张望。他又说，那个人不知怎么，知道我们的电话，曾经骗过四婶一次……”

祁老三罗罗唆唆讲到这里，我已经忍不住道：“这个人，你们将他怎么样了？”

祁老三吞了一口口水：“老五说……说是要教训他一下……所以……”

我听到这里，真有忍无可忍之感，陡地站了起来：“你们用什么方法教训他！”

祁老三在说的时候，一直在看着四婶的脸色，四婶的脸色也十分难看。可是这时，当我站起来，大声责问祁老三之际，四婶居然帮着祁老三，向我冷冷地望来，语音冰冷：“我们怎样教训他，是我们的事！”

白素向我连连作手势，要我坐下来，别开口，我虽然看到了，可是却装成看不到，因为心中的怒意，实在无法遏制。这些人，以为自己还生活在过去可以为所欲为的时代裏……他们喜欢生活在梦中，旁人不能干涉，但是当事情涉及到了伤害他人的身体之际，却绝不容许他们胡来！

我立时冷笑了一声：“只怕不单是你们的事，也是整个社会秩序的事，这里有法律！而且，是现代的法律！”

我的话一出口，四婶的神情，变得难看之极，伸手指着我，口唇掀动着，面肉抽搐，神情可怕，不过她却并没有发出声音来。

我索性一不做二不休，又冷笑道：“你想下什么命令？是不是要吩咐祁老三将我拖到炭窖去烧死！”

这句话一构出来，四婶陡地站起，一句话也不说，转身向外就走。白素也站了起来，狠狠瞪了我一眼：“太过分了！”

四婶一走，祁老三也待跟出去，可是我却不让他走，一步跨向前，伸手搭住了他的肩头。

在我伸手搭向他的肩头之际，我已经有了准备。因为这个祁老三，在炭帮之中的地位既然相当高，他的武术造诣一定不会差。可是我却未料到他的反应，来得如此之快！

我的手指，才一沾到了他的衣服，他身形不停，右肩一缩，已一肘向我撞了过来。

我陡地吸一口气，胸口陷下了少许，同时一缩手，伸手一弹，弹向他的肘际。

谁都知道，在人的手肘部分，有一条神经，如果受到了打击，整条手臂，如同电殛一样麻痹。可是我这一下，并没有弹中，他半转身，逃开了我这一弹，而且立时挥手，向我的胸口拂来。

我还想再出手，可是白素已叫了起来：“住手！”

她一面叫，一面陡地一跃向前，在我的身上，重重一推，令我跌出了一步。她向满面怒容的祁老三道：“自己人，别动手！”

祁老三吁了一口气：“白大小姐，要不是看你的份上，今天他出不去！”

我夸张地“哈哈”、“哈哈”笑了起来：“我经不起吓，求求你别吓我！”

祁老三额上青筋暴绽，看样子还要冲过来，我也立时摆好了准备战斗的架势，但白素却横身在我们两人之间一站，不让我们动手。

祁老三闷哼一声，转身便走，我大声道：“祁老三！你们将陈长青怎么了？要是不告诉我，十分钟之内，就会有大批警方人员到这里来调查。看你们炭帮的法规，没有什么用处！”

祁老王陡地站定，转过身来，盯了我半晌，才冷冷地道：“你的朋友没有什么事，他不经打，捱了两拳就昏了过去，我们将他拖出马路，现在多半躺在医院裏，至多三五天就会复原。”

我吸了一口气，陈长青的下落已经弄明白了，我自然也没有必要和这些妄人多纠缠下去，是以我闷哼一声：“要是他伤得重，我还会来找你！”

祁老三没有回答我的话，只是向白素道：“白大小姐，你嫁了这样一个人，真可惜！”

白素有点啼笑皆非，想解释一下，但是又不知道该如何出口才好，祁老三一到了门口，作出了一个“请出去”的手势。

事情弄得如此之僵，我和白素，自然只好离去。我们一起走出去。祁老三多半是看在“白大小姐”的份上，寒着脸，居然送我们到了大门口。

我们经过了那条小路，回到了车子旁，白素说道：“你满意了？”

我没好气地道：“白大小姐，我没有做错什么！”

白素闷哼了一声：“人家可能在进行一件十分重要的事，但是好管闲事的陈长青，却像小丑一样夹在裏面捣蛋，这种人，应该让他受点教训！”

我道：“那要看对方究竟给了他什么样的教训！”

白素道：“祁老三说了，至多在医院躺三五天！”

我道：“在未曾见到陈长青之前，我不能肯定！”

白素道：“我可以肯定！他们这些人，行事的法则和我们不一样，但是斩钉断铁，说的话，绝对可信！”

我带点嘲讽意味地道：“当然，我忘了他们是江湖上铁铮铮的好汉了！”

白素没有再说什么，我们一起上了车，回到市区，一路上，我和她都有点赌气，所以并不说话。一到了市区，白素就先要下车，我则到几家公立医院去找陈长青。找到了第三家，就看到了陈长青。

陈长青是昏迷在路边，被人发觉，召救伤车送进医院来的。伤势并不重。照我看，明天就可以出院。问起了经过，也和祁七三说的一样，他根据电话号码，找到了地址，摸上门去，想爬过围墙时被人掀了下来，捱了一顿打。

我指着他还有点青肿的脸：“陈长青，你别再多管闲事了！”

可是陈长青却一脸神秘：“闲事？一点也不！我发现了一幢极古怪的屋子！屋子附近，有些植物，根本不应该在本地出现，那屋子，我看是一个外星人的总部！”

我真是又好气又好笑，手指直指在他的鼻尖上：“决不是，陈长青，你再要捣乱，叫人家打死，可别说我不事先警告你！”

陈长青眨着眼，显然不相信我的话：“那么，他们是什么人？”

我本来想讲给他听，可是那得从炭帮的历史讲起，其中有许多细节连我也不是十分清楚，要陈长青这个糊涂蛋明白，自然更不容易。所以我只是叹了一口气：“你记得我的话就是了，我不想你再惹麻烦！”

我不管陈长青是不是肯听我的劝告，就离开了医院。回家时，白素还

没有回来，大约一小时之后，她才回来，看她的样子，还在生气。

在那一小时之中，我已经知道了陈长青没有什么大不了，想起我在四婶那里的行动，的确太过分了，所以我的气早平了。一看到白素，我就笑道：“我已见过陈长青，并且警告他不要再多事！”

白素只是淡淡地应了一声。我摊开手：“白大小姐，犯不上为了那几个人，而影响我们夫妇间的感情吧？”

白素又瞪了我一眼：“谁叫你插科打诨！”

我无可奈何地道：“我也变成小丑了？”

白素坐了下来，叹了一口气：“我去见父亲，要他向四婶道歉。”

我耸了耸肩，不想再就这个问题，讨论下去。白素又埋怨地道：“都是你，事情给你弄糟了，本来，我们可以问出那段木炭究竟为什么可以交换同等体积的黄金，和许多有关炭帮的秘密！”

我心中也有点后悔，因为我知道，在那块木炭的背后，一定隐藏着许多曲折离奇，甚至怪诞不可思议的故事。本来，为了知道这一类事的真相，我不惜付出极高的代价，因为我是一个好奇心十分强烈的人。但如今，显然无法再追究下去了！

我装出一点也不在乎的神情来，道：“算了吧，世界上神奇而不可思议的事太多！我不可能每一件事都知道，放弃一两件又算得了什么！”

白素冷冷地说道：“最好这样！”

在我想来，“怪广告”和“怪木炭”的事，告一段落了。可是事态后来的发展，却不是如此。

当天晚上，家裏来了一个客人。客人其实不是客人，而是白素的父亲白老大，不过因为他极少出现在我的家裏，是以有稀客的感觉。

白老大已届七十高龄，可是精神奕奕，一点老态也没有。而且他永远那么忙，谁也不知道他忙完了一件事之后，下一步在忙些什么。他可以花上一年时间。在法国的葡萄产区，研究白兰地迅速变陈的办法，也可以一天工作二十小时，试图发明人工繁殖冬虫夏草。所以，当我开门，迎着他进来之后，第一句就问道：“最近在忙些什么？”

白老大叹了一口气：“在编目录！”

我道：“编什么目录？”

白老大道：“将古典音乐的作曲家作品，重新编目。现在流行的编目，太混乱了，以贝多芬的作品而论，就有两类编目法，我要将之统一起来！”

我半转过身，同白素伸了伸舌头，白老大当然是在自讨苦吃了，就算是较著名的作曲家，从公元一六七九年出生的法 XX 卡算起，算到萧斯塔科维奇，或是巴托为止，有多少作曲家？他们的作品又有多少？要重新加以整理编目，那得花多少心血？

白素笑了一笑：“爸，你不是来和我们讨论这个题目的吧？我和他，对古典音乐，所知不多！”

白老大瞪着眼：“不多？你至少也可以知道，为什么贝多芬的许多作品，都以“作品”编号，但是一些三重奏，却又以另一种方式编号？”

我道：“我不知道！”

白老大坐了下来，喝了一口我斟给他的酒，放下酒杯：“你们可以筹多少现钱出来？”

我和白素互望了一眼，神情都十分奇怪。白老大等钱用？这真是怪事，

他像是永远有花不完的钱一样，何以忽然会等钱用？

我道：“需要多少？”

白老大皱着眉，像是在计算，十余秒之后，他才道：“大约两百万美元。”

两百万美元，当然不是一个小数目，但是，我还是没有说什么，只是道：“好，你什么时候要？”

白老大摊着双手，道：“愈快愈好！”

白素道：“爸，你要来什么用？买音乐作品？”

白老大瞪了白素一眼，道：“谁说是我要用钱？”

他这样一说，我和白素更不明白了，白素道：“可是你刚才说……”

白老大挥了挥手：“你想到哪里去了，我要你们筹出这笔现钱来，是要你们自己去买一样东西！不是我要这笔钱用！”

我和白素心中更加奇怪，我道：“去买什么？”

白老大道：“当然是值得购买的，错过了这个机会，以后再也买不到！交易，我已经替你们安排好了，只要有了钱，就可以一手交货，一手交钱！”

白素笑问道：“好，可是究竟是买什么，我们总该知道才是啊！”

白老大有点狡狴她笑了起来：“我以为你们可以猜得到！”

我不禁苦笑，他突然而来，无头无脑，要我们准备两百万美金，去买一样东西，还说我们应该猜得到要买的是什么，这不是太古怪了么？

白老大并不说出来，看他的神情，像是想我们猜上一猜。我根本没有去动这个脑筋，因为我断定这是无法猜得到的事。两百万美金可以买任何东西。一粒钻石，一架飞机，一艘大游艇，一苹宋瓷花瓶，或是一张古画，等等，怎么猜得出来？

可是白素的神情，却十分怪异，我听到她陡地吸了一口气：“那块木炭？”

我陡地一震，白老大已呵呵笑了起来，大力拍着白素的头，将她当作小孩子一样：“还是你行！”

他又拍着我：“你想不出来，是不是？”

一听得白素那样说法，我的惊诧，实在到了难以形容的地步！

那块木炭！四婶的那块木炭！那块要体积相同的黄金去交换的木炭！

白老大要我们准备两百万美元，就是为了去买一段木炭！这段木炭之中，难道藏着什么奇珍异宝？

我呆了片刻：“我不明白……”

白老大的回答更不像话：“我也不明白，但是四婶既然开出了这个价钱，就一定有道理！你先去买了下来，我看不消几天，一转手，至少可以赚两成，或者更多！”

我心中有几句话，可是当然我不敢说出来。我心中在想的是：他一定是老糊涂了，不然，怎么会讲出这样的话来？

我当然没有出声，白老大已站了起来：“我很忙，走了！四婶的电话你们知道？筹齐了钱，就和她联络。本来她不肯卖，一定要同体积的黄金，算起来不止两百万美元，但我们是老相识，我已经代你们讲好了价钱。记着，交易愈快进行愈好！”

我不禁有点啼笑皆非：“我可以知道你和四婶谈判的经过？”

白老大一面向外走，一面道：“在电话裏和四婶谈的。”

白老大说到这里，已经出了门口，门外停着一辆车，司机已打开了车



门，白老大挥了挥手，就上了车。

我和白素站在门口，目送白老大的车子离去，互望了一眼，我道：“我们去买那段木炭，不知道是不是算我得罪了四婶的代价？”

白素叹了一口气：“当然不是，一定有原因！”

我道：“我希望你明白，我要知道原因！”

白素的回答轻松：“买了来，就可以知道原因了！”

我实在有点啼笑皆非，我们回到了屋子，一起进入书房，我和白素算了算，不足两百万美元，我从来也未曾为钱而担心过，因为钱，只要可以维持生活，就是足够，可是，这时却为了钱发起愁来。

白素叹了一口气：“我们应该告诉爸，我们的钱不够，买不起。”

我心裏直骂“见鬼”，就算够，我也不愿意以那么高的价钱，去买一块木炭！就算世界上可以要来燃烧的东西全绝迹了，一块木炭也决不值两百万，它只值两角！

白素道：“看来，我们只好错过机会了！”

我呆了一呆：“我认识的有钱朋友不少，只要肯去开口，别说两百万，两千万也可以筹得到！”

白素道：“好，先去借一借吧！可没有人强迫你一定要买！”

我摊了摊手：“纯属自愿！我倒真要弄明白这块木炭，有什么古怪！”

当晚的讨论到这里为止，我们已决定向四婶去买下这段木炭来。决定之后，我就打电话给一个姓陶的富翁，这位大富翁，若干年之前，因为他家祖坟的风水问题，欠了我一次情。

电话在经过了七八度转折之后，总算接通了，我想首先报上名，因为对方的事业遍及全世界，是第一大忙人，我怕他早已将我忘记了。

然而，我还未曾开口，他就大叫了起来：“是你，卫斯理，我真想来看看你，可是实在太忙！唉！这时候，旁人不是早已睡觉了，就是在寻欢作乐，可是偏偏我还要工作！”

我笑了一下：“那是因为你自己喜欢工作。闲话少说，有一件事，请你帮忙！”

他道：“只管说！”

我道：“请你准备一张二百万美元面额的支票，我明天来拿，算是我向你借的。”

他大声道：“借？我不惜！你要用，只管拿去！”

我有点生气：“你当我是随便向人拿钱用的人？”

他苦笑了一下：“好，随你怎样说。不过不用你来拿，我立刻派人送来给你！”

#### 第四部：蕴藏在一块木炭后面的隐秘

半小时后，有人按铃，那张支票由专人送到。

我收了支票，伸指在支票上弹了弹：“明天，我们一早就出发！你当然还是和我一起去？”

白素道：“当然，而且，我还要你一见到四婶，就向她道歉！”

我笑了起来：“怎么，怕她恼了我，不肯将那块木炭卖给我？”

白素有点生气：“你不明白那块木炭的价值，可是一定有人明白，你以为四婶一定要卖给你？我看不是父亲去说了好话，你一定买不到！”

我没有再说什么，只是道：“好的，我道歉！”

当晚我不曾睡好，翻来覆去想着许多不明白的事，想到我上次去，并没有看到那个“半边脸的人”。但是在对方的交谈之中，我至少知道，那个“半边脸”，定就是四婶和祁老三口中的“老五”，是他发现了陈长青，才将陈长青打了一吨

第二天一早出门，不多久，车子又驶进了那条两旁全是弯竹的小路……白素仍然将车子停在相当远处，这多半是为了表示对四婶的尊敬。

到了门前，用力拉了一下那铜链，门内传来了“梆”地一声响，那一下声响十分怪异，但这一次，我已经知道，那是一段圆木，撞在另一段空心圆木上，所发出来的声响。

这种特殊的“门铃”，当然也是炭帮的老规矩，炭和树木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，炭帮帮主的住所，用木头的撞击声来作门铃，当然由于木头和炭的关系深切。在“梆”的一声之后，过了不久，门就打了开来，开门的仍然是祁老三。

祁老三看到了白素，神情十分客气，可是却只是向我冷淡地打了一个招呼。我心中感到好笑，反正我等一会，要向四婶道歉，何不如今将功夫做足？

我立时向祁老三道：“祁先生，真对不起，上次我要是有什么不对的地方，全是因为我不懂规矩，请你多多原谅！”

祁老三一听，立时高兴起来：“没有什么，没有什么！”

白素向我笑了一下，像是在骂我“滑头”。我看到祁老三的态度好了许多，在他和我一起走向屋子去的时候，我趁机问道：“上次我们来，没有看到老五！”

这只不过是随随便便的一句问话，而且我在问的时候，也特意将语气放得如同完全是顺口问起的一样。可是尽管如此，祁老三还是陡地震动了一下！

祁老三在一怔之后，似乎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才好，我已经想用旁的话，将问题岔开去，祁老三忽然道：“是的，老五自从那次出事之后，根本不肯见陌生人，两位别怪！”

祁老三如果根本不答，我倒也不会有什么疑惑，因为这个“老五”的样子一定很怪，不喜欢见人，也不是什么奇怪的事。

可是，祁老三却说他“出了事之后，根本不见陌生人”。他出的是什么事呢？如果说他不见陌生人的话，他为什么又跟四婶去见陈长青？

我实在耐不住心中的好奇：“不对啊，他见过陈长青！那个捱了你们打的人。”

祁老三的神情十分恼恨：“那家伙！他骗了我们，老五和四婶，以为他是熟人！”

我“哦”地一声，没有再问下去，因为我们已经进了屋子。在祁老三的话中，我至少又肯定了一点：在那段广告之中，有“价格照前议”这样一句话，如今可以肯定，曾和四婶议价的，一定是他们的熟人。

穿过了大听，仍然在小客听中，我们还没有坐下，四婶就走了进来。

四婶的手中，捧着一苹极其精致的盒子……陈长青曾说，他从来也未曾见过那么好的盒子，可是他还是未能看出这苹盒子好在什么地方，而我却一眼就看了出来，这苹盒子，用整块紫檀木挖出来，并不是用木板制成的。

盒子上，镶着罗甸，贝壳的银色闪光，和紫檀木特有的深红色，相衬得十分悦目，一看便给人以一种极其名贵之感。

我和白素，一起向四婶行礼，四婶沉着脸，一直等我用极诚恳的语调，作了历时两分钟的道歉之后，她的脸色才和悦了许多，她作了一个手势，令我们坐下，她自己也坐了下来。

她坐下之后，将盒子放在膝上，双手按在盒上，神情十分感慨：“白老大和我说过了，钱，你们带了没有？”

白素忙道：“带来了！”

她又叹了一口气：“不必瞒你们，事实上，你们也可以看得出来，我的境况不是很好，不然，我绝不会出卖这块木炭的！”

她一面说，一面望着我们。我心中实在是啼笑皆非！我用二百万美元，向地买一块木炭，可是听她的口气，还像是给我们占了莫大的便宜！

白素说道：“是的，我们知道！”

四婶又叹了一口气，取出了一串钥匙来，打开了盒子。

看四婶的神情，她倒是真的极其舍不得。这种神情，绝对假装不来。

盒子打开，是深紫色缎子的衬垫，放着一块方方整整的木炭。我可以清楚地看到，毫无疑问，那是一块木炭。

那块木炭和世界上所有的木炭一样。如果硬要说它有什么特异之处，就是它的形状十分方整，是二十公分左右的立方体。但就算是一块四四方方的木炭，也不是什么特别的东西！

盒盖打开之后，四婶伸出手来，像是想在那块木炭上抚摸一下，她的手指在发着抖，而且，她的手指，在将要碰到木炭之际，又缩了回来，然后，又叹了一口气，双手捧住了盒子，向我递了过来。

我看到她的神情这样沉重，连忙也双手将那苹盒子，接了过来。

我向白素望去，白素向我使了一个眼色，我忙从口袋之中，取出了那张支票，双手交给了四婶，道：“这是二百万美元的支票！”

四婶接了过来，连看也不看，就顺手递给了在她身后的祁老三，显然在她的心目之中，那块木炭，比那张支票，重要得多。

这种情形，使我相信这块木炭，对炭帮来说，一定有极其重大的感情上的价值。四婶将支票交给了祁老三：“该用的就用，你去安排吧！”祁老三道：“是！”四婶一讲完之后，立时站起身来，又道：“老三，你陪客人坐坐！”她一面说，一面向外走去，我不禁发起急来，我至少想知道一下这块木炭究竟有什么特异的来龙去脉，可是如今四婶竟什么也不说就要走了！

我忙也站了起来，叫道：“四婶！”

四婶停了一停，转过头来，望了我一眼，我发现她的双眼，眼角润湿。我心中不禁暗骂了一声“见鬼”！有人以几乎体积相当的黄金来换她一块木炭，她居然还要伤心流泪！

我说道：“四婶，这一块木炭……”

四婶扬了扬眉，望着我，我一时之间，真不知道该如何问才好。四婶儿我不出声，又待向外走去，我赶前一步：“四婶，这块木炭，究竟有什么特别，是不是可以告诉我？”

我不管这句问话，是不是又会得罪她，我实在非问不可！

我问完了之后，也不向白素看去，唯恐她阻止。四婶一听得我这样问，呆了一呆，像是我这个问题十分怪诞。而事实上，我这个问题，却再合情合理不过。

她在呆了一呆之后：“木炭就是木炭，有什么特别的地方？”

我不禁倒抽了一口凉气：“难道它就是一块普通的木炭？”

四婶道：“我以前也不知道他收着这样的一段木炭，在离开家乡的时候，他才取出来给我，对我道：“你要走了，到那地方去，人生地疏，虽然你手头上有不少钱，可是事情也难说得很，到了有一天，手头紧了，这块木炭，可以卖出去，不过你记得，一定要同样大小的黄金，才是价钱！””

我不禁苦笑：“四婶，你当时难道没有问一问四叔，何以这块木炭这样值钱？”

四婶道：“我为什么要问？四叔说了，就算！他一句话，能有上万人替他卖命，这样的小事，我听着，照他的话办就是，何必问？”

听得四婶这样说，实在不知道该如何才好。

四婶像是她的责任已完，再向我多说一句都属多余，又向外走去，我忙又赶上两步：“上次和你谈过要买这块木炭的是什么人？”

四婶真的愠怒了，大声道：“你问长问短，究竟是什么意思？老三，将支票还他！”

祁老三居然立时答应了一声，四婶也伸手，要在我的手上，将木盒取回去！白素在这时候，闪身站了在我和四婶之间：“四婶，他脾气是这样，喜欢问长问短，你别见怪！”

四婶向祁老三望了一眼，说道：“白老大怎么弄了一个这样的……”

她没有说完这句话，可是不必说完，也可以知道，她想说的是“白老大怎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女婿！”

我忍不住又想发作，但白素立时向我作了一个手势。四婶讲了这句话之后，又发出了一声冷笑，走了出去，祁老三跟着出去，白素转过身来，我苦笑道：“这不是太不合情理了么？”

白素道：“你目的是什么？”

我道：“买一块木炭！”

白素道：“现在，木炭在你手裏！你还埋怨什么？”

我给白素气得说不出话来，就在这时，祁老三又走了回来。

祁老三对我的印象，有不少改善：“卫先生，四婶一看到这块木炭，就想起四叔，所以她……她的心情不很好！”

我闷哼了一声：“祁先生，她生活在过去，你应该明白如今是什么世界！”

祁七三叹了一口气：“是，我知道，有什么问题，问我好了，我一定尽我所知，讲给你听！”

我道：“好！就是这块木炭！”我一面说，一面用手指着这块炭：“它有什么特别？”

祁老三呆了片刻，坐了下来，我在等他开口，可是他却一直不出声，坐了下来之后，只是用手不住在脸上用力抚着。

我在等了大约三分钟之后，忍不住又将问题重复了一遍。祁老三抬起头来，望着我：“这个问题，我也说不上来，可是这块木炭当时出窖的时候，

我在，那一窖出事的时候，我也在。”

我愈听愈糊涂，不知道祁老三在讲些什么，我还想问，祁老三已经道：“两位等一等，我去叫老五来，这件事，他比我更熟悉，他就是在那一窖出事的。”

我和白素互望了一眼，祁老三已经走了出去。我“哼”地一声：“我们至少可以看到那半边脸究竟是什么样子的了！”

白素道：“祁老三多次提到“出事”，不知道那是一次什么事故？”

我道：“老三和老五快来了，是什么事故，很快就可以知道！”

我的说话才说完，外面已有脚步声传来，同时听得祁老三的声音道：“老五，白大小姐不是外人！卫先生是他的丈夫，也不是外人！”

在祁老三的话之后，是一下叹息声，我想这下叹息声，是老五传出来的。

接着，门推开，祁老三在前，另外还有一个人在后，一起走了进来。

跟在祁老三身后的那个人，身形甚至比祁老三还要高，我只向那个人看了一眼，就呆住了。我的僵呆突如其来，我本来看到有人进来，站起来，可是只站到一半，一看到那个人的脸面，就僵住了，以致我的身子是半弯着，而我的视线则盯在那个人的脸上。

这样地盯着人看，当然十分不礼貌，但是我却无法不这样做。

一看到那个人，我就可以肯定，那人就是陈长青口中的“半边脸”，也就是老五。同时，我也直到这时，才明白陈长青口中的“半边脸”是什么意思。这个人，我所能看到的，只是他左半边的脸：左眼、左半边的口、左半边的鼻子、左边的耳朵、左边的头发。这个人的右半边脸，或者说是右半边的头，齐他整个头的中间，全罩在一个灰白色，一时之间看不出是什么质地组成的网下。这情景真是怪异之极，那张罩住了他半边脸的网，织得十分精密，在贴近皮肤处，简直一点缝也没有，所以可以看到的，只是他的半边脸。

陈长青在向我叙述之际，并没有向我说这个人的另一半脸是有东西遮着的，但是这半边脸的人，给人以诧异的感觉，真是到了极点！

祁老三带着他向前走来，我一直半弯着身子看着他，直到白素在我身上，重重碰了一下，我才如梦初醒，挺直了身子。

同时，白素已经开了口，道：“这位一定是五叔了？不知道五叔贵姓？”那半边脸的人开了口，他一开口讲话，我自然只能看到他左半边的口在动着，而且他讲话快而声音低，使我无法看到他口中的舌头或是牙齿，是不是也只有左边的一半。

他道：“我姓边，白大小姐叫我老五好了！”

为了掩饰我刚才的失态，我忙伸手去：“边先生，幸会，幸会！”

我准备伸出手去和他握手，可是才伸出去，我就惊住了！

边五的上衣的右边袖子，掖在腰际，空荡荡地，他的右臂，已经齐肩断去，他不但是一个半边脸的人，而且还是一个独臂人！

我已经伸出了右手，而对方没有右臂，尴尬可想而知！我一面心中暗骂陈长青该死，他竟然不知道边五只有一条手臂，一面又慌忙缩回右手来。没等我再伸出左手，边五已经扬起左手，同我行了一个手势相当古怪的礼。

我忙道：“对不起，我不知道……”

我在这样说的的时候，目光不由自主低了一低，我实在按捺不住心头的好奇心，想去看看他是不是连右腿也没有。边五的反应相当敏感，他立时看

穿了我的心意，拍了拍他自己的右腿：“右腿还在！”

我更加尴尬，只好搭讪着道：“边先生当年，一定遭受过极其可怕的意外！”

边五叹了一口气，没有说什么，祁三道：“大家坐下来，慢慢说！”

边五坐了下来，他坐下来之后，目光一直停留在那块木炭之上。四个人谁也不开口，气氛相当僵。我首先打破沉寂：“边先生知道这块木炭的来龙去脉？”

边五又呆了一会：“这块木炭，也没有什么特别，所有的木炭，全是炭窖裹烧出来的！”

我一听得他那样讲，心中不禁发急，忙道：“一定有什么特别的？”

边五又呆了片刻，从他惊呆的神情来看，我可以肯定，他一定知道这块木炭有什么与众不同之处，但是在呆了一会之后，他又摇着头：“没有什么特别，不过是一块木炭！”

我不禁啼笑皆非，正想再问，白素忽然道：“别提这块木炭了……”

我狠狠向白素瞪了一眼！

白素假装看不到我发怒的神情，又道：“我一直不明白，为什么炭帮的帮主，要称四叔？四字对炭帮有什么特别的意义？”

一听得白素这样问，祁三和边五的态度活跃了许多，祁三道：“当然是有道理，烧炭的人，和“四”字有很大的缘分……”

祁三接下来，滔滔不绝地讲着有关炭窖的事情，而边五却很少开口，只是在祁三向他询问时，他才偶然说一两句。

祁三讲的事，虽然并没有当时立即触及那块木炭，但是那是有关炭窖的事和整个故事，有着相当密切的联系。发生在边五身上的那一次“出事”，神秘而不可思议，如果先对炭窖有一定的了解，对明白整件奇事的过程，有极大的作用。所以，我不厌其烦，将祁三的话复述出来。祁三所讲，有关烧炭的事，本身也相当有趣味，不致于令人烦闷。

在祁三的叙述中，有一些事，用现代的科学眼光来看，十分简单，但是在知识程度极低的烧炭者眼中看来，却变成十分可怕，遇有这种情形，我用括弧来作简单的解释。

以下，就是祁三和边五口中的若干和炭帮有关的事。

烧炭，并不是容易的事，第一道程序，当然是采木。采木由伐木组专门负责，这组人，在伐下了树木之后，将之锯成四尺长的一段一段，然后，根据树木的粗细、分类，归在一起。这一点十分重要，同样粗细的树木要放在一起。

因为这些木头，要放进炭窑中去烧，使木头变成木炭，一定要粗、细分类，才能掌握火候，使一个窑中粗细不同的木头，在同一时间内，同时变成木炭。

炭窖，一般来说，两丈高，有四个火口，那是烧火用的，火从四个洞口送进炭窖之内，火口在炭窖下半部，在炭窖中堆放木头之际，也十分有讲究，最粗的，堆在下面，最细的堆在上面。

堆木，是烧炭过程中一门相当高深的学问，由专人负责，称为堆木师傅。

祁三在说到这里的时候，十分骄傲地挺了挺胸：“有人说我是炭帮堆木的第一把手！”

堆木有什么学问呢？木和木之间的空隙，不能太大，空隙太大，空气流通过多，通风太好，木头得到充分的燃烧，就会烧成灰烬。堆得太密，空气流通不够，木料得不到需要的燃烧，就不会变成炭。

所以，堆木师傅有一句口诀，叫“逢四留一”，意思是四寸直径的木料，就留一寸的空隙。

每一个炭窖之中，可以堆四层木料，最上层的最细。木料一堆好，就封窖口。窖口留下四寸直径大小，然后，开始生火，四个火口，日夜不断地烧，要烧四日四夜。在这四日四夜之中，负责烧火的火工，紧张得连眼都不能眨一眨，要全神贯注，把握火候。火太大，木料成灰；火太小，烧不成炭。

火工和他的助手，住在炭窖附近，其余的人，就要远离炭窖，因为说不定什么时候，会有毒气，自炭窖之中喷出来，中者立毙，事先一点迹象也没有，等到中毒的人感到呼吸困难，脸色转为深红之际，已经来不及了，十个十个死，没有一个能救活。

祁三在说到这里的时候，神情极其严肃，他甚至不知道那种中人立死的毒气是什么，但是我却知道，那是一氧化碳。

整个烧炭过程，事实上是要木料在氧气不充足的情形下燃烧，燃烧的热力，恰好使木料中的水分抽乾，而使碳质完整地保留下来，成为木炭。也就是令得碳水化合物的碳和水分离的一种过程。

在这样的过程之中，会产生大量的一氧化碳，那是无色无嗅的气体，性质极其不稳定，一和氧气混合，立时化为二氧化碳。如果人吸了一氧化碳，这种性质极不稳定的气体，就与人体内的氧结合，使人迅速缺氧而死，死者的皮肤，会呈现可怕的紫色。

炭窖的构造尽管紧密，但是在经年累月的使用之中，可能有一点裂缝，使充在窖旁的人，自然首当其冲，极易中毒。满在炭窖中的一氧化碳逸出，

在经过了四天四夜的加热之后，用窖工的方式来说，就是烧了四天四夜之后，最重要的一个步骤来临了。这个步骤，就是开窖。开窖，是所有烧炭的工序之中，最大的一件事，一定由炭帮的帮主四叔，亲自主持。

多神秘的色彩，例如四叔在开窖之前，一定要在神龛前祈祷。

在祁三的叙述中，开窖有很像前膜拜……我曾问祁三，炭帮崇拜的是什么神，可是祁三只说是火神，可能是祝融氏。由于炭窖和火的关系实在太，他们崇拜火神，也很自然。

拜神之后，所有参加开窖的人，都用在神前供过的水，浸湿毛巾，扎住口鼻，这样，神就会保他们。

这更容易解释了，在氧气不充足的情形之下，木料在窖中燃烧，整座窖内，充满一氧化碳，一旦开窖，大量的一氧化碳，趁机逸出，自然造成极大的危险。而用湿毛巾扎住口鼻，正是防止吸入一氧化碳的最简单的方法，用什么水来湿毛巾都可以，供不供神，并无关系。

四叔要来开窖的是一柄斧头，这柄斧头，是炭帮历代相传下来的。大斧一挥，封住的窖口劈开，四支人马，早已准备好，立刻连续不断，以极快的速度，传递水桶，向窖中淋水。

这是最惊心动魄的一刻，窖中冒出来的毒气冲天，水淋进窖中去的声响，震耳欲聋，再加上参加淋水的人，动作又快，一路吆喝。一窖炭是不是成功，就要靠这时的工作是不是配合得好。

等到水淋进窖中，再没有白气冒出来，整个烧炭过程就完成了，好几

万斤的精炭，就可以出窖了。

在祁三的确述中，我多少明白了何以炭帮的帮主，称为“四叔”，因为在整个烧炭的过程之中，“四”这个数字，占着极重要的位置。每一段木料，是四尺长短，炭窖的火口是四个，木料在窖内，堆成四层，烧炭的时间，是四日四夜，几乎每一个程序，全和四有关，“四叔”的尊称，大概由比而来。

祁三在讲述的时候，十分棉唆，有的时候，还杂乱无章，有时更加上很多无谓的确述，像在拜神之类的仪式，他就连比带说，足足讲了近半小时，这些，我全将之略去，只要明白简单扼要的烧炭过程就可以了，其余的，对整个故事，没有太大的关系。

当祁三讲完之后，我已经明白了烧炭的过程，也明白了“四叔”这个称谓的由来。可是，最主要的一件事，祁三却没有说明，而且他也像是在故意规避这个问题一样。这个问题就是：那块木炭，究竟有什么特别呢？

这个问题，我一定要问。不过我知道，如果我直截了当地问出来，对方一定不会回答，在这块木炭身上，不知道有什么隐秘，祁三和边五似乎都不愿提及，他们只提到过“出事”，可是究竟出过什么事，他们也没有提起。我略想了一想，想到了一个比较技巧一点的问法。我问道：“这块木炭，也是在刚才你所讲的情形之下，烧出来的？”

这个问题的好处是，如果这块木炭，真的没有任何特别之处，那么祁三只要答一个“是”字就可以了。而如果真有什么特别，祁三一定十分难以回答，我就可以肯定，这块木炭究竟是不是有古怪了。

果然，祁三和边五两人，一听得我这样问，都怔了一怔，显然一时之间，不知该如何回答才好，祁三道：“这块炭……这块炭……这块炭……”

祁三一连说了三次“这块炭”，但就是没有法子接着说下去。

祁三和边五互望了一眼，两个人都不出声。边五的那半边脸上，一片木然，一点喜怒哀乐的表情都没有，真叫人想不透他心中在想些什么。而祁三则一脸为难的神色。

我当然不肯就此放过，因为我肯定这块木炭有古怪！我又道：“边先生是不是因为一次出事……而……”

边五一听得我这样说，震动了一下：“是的，我……破了相。”

我道：“男子汉大丈夫，又不是娘们，破点相，算不了什么大事！”

我这句话，倒真是迎合了边五的胃口，他震动了一下：“谢……谢你！”

我又道：“那次意外一定很不寻常？和这块木炭有关？”

这个问题，又没有得到立即的答覆，祁三和边五又互望了一眼，祁三才叹了一口气：“卫先生，白大小姐，本来，我们应该告诉你，可是……可是不知道四婶是不是愿意！”

白素直到这时才开口，她的语气，听来全然不想知道那块木炭的秘密，但是她讲的话，却十分有力：“四婶当然心许了，不然，她怎么会让你们两个和我们谈那么久？”

白素的话才一出口，祁三和边五两人，就一起“啊”地一声，祁三道：“对啊！”他接着又望向边五：“老五，是你说还是我说？”

边五道：“你说吧，我讲话也不怎么俐落，反正那个人来的时候，你也在！”

祁三连声道：“是！是！”

我极其兴奋，因为我知道，这块木炭的后面，真有一个十分隐秘的故



事在！而他们快要讲出来了！在边五的那句话中，我已经至少知道了事情和一个人有关，而边五在提到那个人时，神情极古怪，声音也不由自主在发着颤，连祁三似乎也有了一种极度的恐怖之感。他在应了边五的话之后，好一会不出声，我也没有去催他，好让他集中精神，慢慢将事情想起来。

过了好一会，祁三才吸了一口气：“那是好多年以前的事了！”

边五道：“是四叔接任后的第二年！”

祁三道：“对，第二年。”他讲到这里，又顿了一顿：“我还记得那一天，四叔在一天之内，连开了七座窖，到日落西山的时候，他已经极疲倦，开窖那种辛苦紧张法，真是铁打的汉子也受不住！”

边五又插了一句，道：“那天，我们陪着四叔回去的时候，太阳才下山，天边的火烧云，红通了半边天，我对四叔说：“四叔，你看这天，明天说不定会下大雨，该封的窖，得早点下手才好！”我还记得，我这样一说，四叔立刻大声吩咐了几个人，去办这件事！”祁三道：“是的，天闷热得厉害，我们一起到了四叔的家……卫先生，白大小姐，四叔在家乡的宅子和这所宅子完全一样！”

我和白素点着头，我心中有点嫌他们两人讲得太详细了。但是他们的叙述详细，也有好处，我可以更清楚地知道当年发生的一切。

祁三又道：“我们进了门，一干兄弟，照例向我们行礼，老七忽然走过来……”

我问道：“老七又是谁？”

边五道：“我们帮裏，一共有八个人，是全帮的首脑，管着各堂的事。”

我点头道：“我明白了！”

边五道：“只怕你不明白，帮主是四叔，三哥因为在帮中久，又曾立过大功，所以才可以排行第三，帮裏没有一、二两个排行！”

边五在这样介绍解释的时候，祁三挺直了胸，一副自得的样子。我不追问祁三立过什么大功，只怕一追问，又不知道要说多久。事实上，所谓“大功”，对一般帮会而言，无非是争夺地盘，为帮中的利益而与他人冲突之际，杀过对方的很多人而已！我没有兴趣去知道，只是点头，表示明白。

祁三又道：“老七走过来，同四叔行了礼，他脸上的神情不怎么好：“四叔，有一个人，下午就来了，一直在等你！”经常从各地来见四叔的人十分多，四叔也爱交朋友，朋友来，他从来也不令朋友失望。可是那天，他实在太疲倦，怔了一怔，对我道：“老三，你代我去见一见，我想歇歇！”我当然答应。老七又道：“那人在小客听！”小客厅，就是我们现在在的这一间。”

我和白素都明白他的意思，因为他曾说过，旧宅的房子，和如今这幢房子，在格局上一样。

祁三又道：“四叔一吩咐完，进了客听之后，就径自上楼，我，老五和老七，老五，是你发现老七的神色有点不怎么对头的，是不是？”

边五道：“是，老七的神色很不对头。白大小姐，你没见过老七？老七是帮裏最狠的一个人，不论是多么危险的事，他从来不皱一皱眉，他受过不知多少次伤，身上全是疤，他的外号，叫花皮金刚！”

我听着边五用十分崇敬的口吻介绍“老七”，啼笑皆非，这种只是在传奇小说中的人物，实际上竟存在，真是怪事！

边五又道：“我看到老七，在望着四叔上楼梯的背影时，欲语又止，而且似乎很有为难的神色，我就问道：“老七，什么事？”老七没立即答我，

只是向小客厅的门指了一指，我忙道：“来的那人，是来找岔子的？”卫先生，炭帮的势力大，在江湖上闯，自然不时有人来找岔子！”

我道：“我明白，在那年头，谁的拳头硬，谁就狠！”

我这样说，对他们多少有点讽刺，可是，他们两人却全然不觉得。

边五道：“老七当时道：“看来也不像是来找岔子的，可是总有点怪！”三哥笑了起来，道：“见到他，就知道他是什么路数了。”我也点头称是，我们三个人，一起走进了小客厅。”

边五说到这里，同祁三望了一眼。边五的“望一眼”，是真正的“一眼”，因为他只有一苹眼睛露在外面。另外一苹眼，和他的整个另外半边脸，都在那种特殊面罩下。

在边五向祁三望一眼之际，他那一苹眼睛之中，流露出一种茫然不可解的神情来。显然，当年他们三人，进了小客厅之后见到的那人，有什么事，是令得他至今不解的。

祁三接了下去：“我们三人一起进了小客厅，一进去，就看到一个人，背对着门，站着，在看看那边角儿上的一苹小香炉……”

祁三讲到这里，向一角指了一指。我向那一角看去，角落上确然放着一苹角几。可知道这屋子的格式不但和以前一样，连屋中的陈设位置也一样。

祁三道：“我们一进去，见到了那人，边五就道：“朋友，歪线上来的，正线上来的？””

我听到这里，和白素互望了一眼，心中觉得好笑。这一类的话，我好久没听到了，那是淮河流域一带帮会中的“切口”。所谓“切口”，就是帮会中人自行创造的一种语言，有别于正常的用语。中国各地帮会的切口之多，种类之丰富，足足可以写一篇洋洋大观的博士论文，边五这句话的意思，就是在问那个人，是存着好意来的，还是不怀好意来的。

祁三继续道：“老五一问，那人转过身来，他一转过身来，我们三个人全怔了一怔。那个人，样子十分斯文，穿着一件白纺长衫，几上放着一顶铜盆帽，当然也是他的，他甚至还穿着一双白皮鞋，不过乡下地方，没有好路，他的白皮鞋已经变成泥黄色了。看他的情形，分明不是帮会中的人！”

我插言道：“那么，他一定听不懂边先生的切口了！”

边五道：“是的，他完全听不懂，他转过身来，一脸疑惑的神色，问道：“甚么？”我当时笑了起来，同三哥和老七道：“原来是空子！”就是不属于任何帮会组织的人！那人又道：“哪一坨是炭帮的……四叔？”他一面说，一面搓着手，神情像是很焦切。”

祁三道：“我回答他，道：“四叔今天很疲倦，不想见客，你有什么事，对我说吧！我叫祁三。”卫先生，白大小姐，不是我祁三自己吹牛，我的名字，两淮南北，一说出来，谁不知道！但是那人像根本未曾听过我的名字一样，只是“哦哦”两声：“我想见四叔，他能拿主意，不然要迟了！只怕已经迟了！”我十分生气，大声道：“你有什么事，只管说，我就能拿主意！””

边五道：“不错，帮中之事，三哥是可以拿主意的。可是再也想不到，那人听得三哥这样说，向三哥走了过来：“祁先生，那么，求求你，秋字号窖，还没有生火，能不能开一开？””边五说到这里，低下了头，他的一苹手，紧紧握着拳，手指节骨之间，发出格格的声音，显然事隔多年，他一想起了那陌生人的要求，心中仍是十分激动。

祁三的神情，也相当奇特，这使我有点不明白。那陌生人的要求，虽

然奇特一点，可是也没有什么大不了。祁三望了我一下，道：“卫先生，你不明白，那大，四叔开了七座窖，我也没有闲着，我是负责堆窖的，那天我堆了四座窖，是秋、收、冬、藏，我们的窖，是依据千字文来编号的。”

炭窖居然根据千字文来编号，这倒颇出人意表之外，或许因为千字文全是四个字一句，合了“四叔”的胃口之故。

我点了点头：“那人的要求是特别一点，可是……”

祁三不等我讲完，就激动地叫了起来：“堆好了木材，窖就封起来了，只等吉时，就开始生火。那天，吉时已经选好，是在卯时，在这样的情形下，已经封好了的窖，万万不能打开！”

我和白素齐声问道：“为什么？”

祁三道：“那是规矩！”他的脸也胀红了，重复道：“那是规矩。封了窖之后，不等到可以出炭，绝不能再打开窖来，那是规矩！”

我吸了一口气：“如果封了窖之后，没有生火，又打开窖来，那会怎样？”

我这样一问，边五睁大他的单眼望定了我，祁三无意义地挥着手：“绝不能这样做，也……从来没有人这样做过！”

白素碰了我一下，示意我别再问下去。找也不想再问下去了，因为任何事，一涉及“规矩”，几乎就是没有什么道理可讲的。

## 第五部：陌生人奇怪之极的要求和行动

我没有再说什么，边五和祁三，显然在等激动的情绪平静下来。

过了好一会，祁三才道：“那人提出了这样的要求，我们三个人，当时就怔住了！”

这是炭帮最大的忌讳，这人竟然毫不避忌地提了出来，这不是分明要我们炭帮好看？老七年轻，沉不住气，一伸手，就抓住了那人的手臂，喝道：“你来找岔子，得拿真本事出来！”老七是擒拿手的名家，他一抓住了那人的手臂，只当那人一定会反抗，所以先下手为强，立时出手，手腕一翻……”

祁三讲到这里，我就“啊”地一声：“这下子，那陌生人的手臂，非脱骱不可！”

祁三和边五一齐吃了一惊：“卫先生，你认识这个人？”

我道：“当然不认识！不过从你们形容之中，我想这个人一定不懂武术，他不会武术，老七使的这一招是虎爪擒拿中的杀着，那人还不糟糕？”

边五叹了一口气：“是！谁知道那人竟然一点不懂武功，老七一出手，“拍”地一声响，那人的手臂便脱了骱，连老七也一呆，那人痛得脸色煞白。三哥在一旁看出不对，忙道：“老七，快替他接上，来者是客，怎么可以这样鲁莽！”三哥是在替老七的突然出手找场子，老七呆了一呆，伸手一托，将那人的臂骨托上了节，那人痛得坐了下来，好一会出不了声。三哥心细，走过去，拍着那人的肩：“朋友，你刚才的话，再也别提，这是我们帮裏的大忌！虽然你是空子，可是叫帮裏的兄弟听到了，我们也难保你的安全！”那人听了三哥的话，哭丧着脸，好一会不说话。”

祁三接上去道：“我们还以为那人就此不提了，这时，我认为他多半是受了甚么人的撺掇，来找麻烦的，想好言好语在他口中套出究竟是谁指使他来的。可是，那人缓过气来之后，竟然又道：“求求你们，开秋字号窖，我有十分要紧的事！””

祁三说到这里，略顿了一顿：“到这时候，老五也沉不住气了，喝道：“滚你妈的蛋，你再说一句，将你脑袋揪下来！”别看那人文弱，倒还挺倔强的，他道：“就算将我脑袋揪下来也不要紧，可是我的要求，希望你们答应！””

我听到这里，忍不住问道：“那陌生人要开窖，究竟是想干什么啊？”

祁三道：“是啊，那人这样坚决，我们倒也不便一味呼喝他。一个人拚着掉脑袋，也要干一件事，总有他一定的道理！”

白素道：“或许，他以为你只是恫吓他！”

祁三一听，立时向边五望了一眼，边五一言不发，一伸手，就拿起了几上的一罐香烟来，伸手一捏，香烟罐被捏得成了一束，铁皮像是纸头一样！

边五虽然没开口，可是他的意思，再明白也没有。他在当时，用“把你恼装揪下来”的话去吓那个陌生人之际，一定有着同样的动作，表现了他超特的手力。那时他当然双手俱全，这样的动作，叫人深信他可以毫不费力地将一个人的脑袋揪下来。而那陌生人居然不怕，自然使边五他们，对这个陌生人另眼相看。

祁三又道：“我就问他：“你要开窖，究竟是想干什么？”那人立即回答：“我要在窖中，取一样十分重要的东西出来！”老七吐了一口口水，道：“呸！窖里面有什么重要的东西，除了木头，还是木头！”那人道：“就是一段木头！””

祁三说到这里，长长地叹了一口气。

我和白素互望了一下，心中也莫名其妙，心想这个陌生人实在太古怪，木头，在当地满山遍野都是，何必硬要去犯人家的忌讳，将封好的窖打开来，在窖中取一块木头！

边五道：“当时，我们三个人都忍不住了，大声喝骂着，也许是由于我们的声音，惊动了四叔，四叔走了进来。问：“什么事？这位是……”老七一见四叔，就将那人的要求，转述给四叔听，四叔的脸色十分难看，厉声道：“朋友，你和我们有什么过不去？”那人道：“你别误会，我只是想取回一段木头！”四叔厉声道：“什么木头，你说清楚点！””

祁三接上丁口：“真怪，那人的行动，我到现在，还如同在眼前一样！”

他一面说，一面站了起来，来到一张几旁，指着几：“那人一听得四叔这样问，就来到了这张几旁，在几上，放着一苹黑色的小皮箱，他打开……当他打开皮箱的时候，我们真的还很紧张，怕他从中抽出什么家伙来。可是，他只取出一苹纸袋，又从纸袋中，取出一垒折好了的纸。”

边五也道：“是的，真是怪到了极点，我们都不知道他要干什么。他取出了那张纸之后，摊了开来：“几位请过来看！”我们一起走过去，那张纸上，画着许多圆圈，也写着很多字，看来像一张地图！”

祁三道：“就是一张地图，那人指着纸上，一面指一面说着，他对北山的地形，听起来比我还熟，指着一处圆圈：“这里是猫爪坳。”我一听就愣了一愣，猫爪坳是一个小山坳，除了土生土长的人，外地人根本不可能知道有这样的一个地名的，可是那人居然说了出来。

他又道：“这里北边的一片林子，全叫采伐了。”老七大声道：“是的，那是上个月的事情。”

祁三又叹了一口气：“当时，那人又叹了一口气：“真是造化弄人，我要是早一个月来，甚至于早一天到，就什么事也没有了！””

祁三道：“四叔很不耐烦：“你究竟想要什么？”那人道：“在这片林子中，有一株树，叫伐了下来，我就是要找这株树，我已经查明白了，这一片林子伐下来之后，堆在东边场上，就在今天上午，木料被装进了秋字号的窖中。”那人说到这里，四叔向我望了过来，我摊着手道：“木料全是一样的，你怎么知道你要找的木料，进了秋字号窖？”那人的回答，古怪到了极点。”

边五道：“是啊，他只是说：“我知道，我知道一定是在秋字号窖中，求求你们，开了窖，我只要一将它取出来，立刻就走！”唉，白大小姐，你想想，那人这样子，我们该怎么样？”

白素说道：“当然应该问他，那段木料，那株树，有什么特别！”

祁三道：“四叔问过了，他却不回答，样子又古怪。四叔实在忍不住了：“老七，这人是神经病，将他撵出去！”老七早就在等这个命令，一伸手，抓住了那人的手，再一扯，抓住了他的衣领，提着他，连推带拖，将那人直撵了出去。等到赶走了那人之后，才发现那人的皮箱留了下来，未曾带走。当时，谁也不介意，以为他一定会回来取的。”

祁三和边五轮流叙述着，他们讲得十分详细，到比为止，我还是未曾听出一个头绪来。

虽然觉得事情怪异，但是以后会如何发展，根本无从料起。所以，我只是问了一句：“那陌生人后来没有回来？”

祁三和边五沉默了好一会。祁三才答非所问：“帮裹事忙，我们都小再提这个人，晚饭过后，我、老五、四叔又去巡窖，火工已经堆好了柴火，有十四口窖，要在卯时一起生火，生火的吉时愈近，就愈是紧张，一切全要准备妥当，一点也马虎不得。眼看卯时渐近了，四叔大声发着号令，突然……突然……”

祁三讲到这里，声音有点发颤，竟然讲不下去，用手推了推边五。

边五道：“突然，秋字号窖那里，有人叫了起来，我们奔过去一看，看到了那个疯子，在拚命向窖顶上爬着，已经爬了有一半以上。生火的吉时快到了，这疯子……就是要我们开窖，好让他自窖中取出一段木料来的那个人，竟然要爬上窖顶去。他的背上，还系着一柄斧，显然他是要不顾一切将封好的窖劈开来。这种事，在炭帮裹，从来也没有发生过。当时，不知道有多少人在一起叫着：“下来！下来！”可是那疯子却一个劲儿向上爬！”祁三缓过了气，才又道：“四叔也急了，叫道：“老五，抓他下来！”老五一听，连忙向上爬去。就在这时，那人已到了窖顶，窖顶有一个洞，他一看到那个洞，就涌身跳了下去，也就在这时，锣声响起，吉时已到了！”

我听到这里，忙道：“等一等！”

我也有缓不过气来的感觉，在叫了一下之后，隔了一会，才道：“吉时到了，是什么意思？”

白素的声音很低：“吉时一到，就要生火！”

祁三道：“是的，吉时一到就要生火，火口旁的火工，早已抓定了火把在等着……”

我听得有点不寒而栗：“可是，可是有人跳进了窖去！”

祁三吞了一口口水：“是的，所以锣声响了之后，秋字号的火工头，一时之间决定不下，望着四叔，四叔也呆住了，这是从来也没有发生过的事，锣声在响着，一下，两下，三下，锣声只响四下，吉时就要过去，四叔下令：“投火！””

我霍地站了起来。

我不但是震惊，而且是愤怒。有一个人进了窖裏，四叔居然还下令投火？要将这个人活活烧死？我用极其严厉的眼光，望定了祁三和边五。

我想，他们两人，多少也应该有一点惭愧才是。可是出乎我意料之外，他们也望着我，竟然毫无内咎之色。

我大声说道：“你们……你们想将一个人活活烧死在炭窖裏面！”

祁三立即道：“四叔是看到老五已经爬到了窖顶，才下令投火的！”

我道：“那又怎么样？”

白素紧握着我的手，显然是她的心中，也感到了极度的震骇。

祁三道：“以老五的身手而论，他可以将那人拖出来，而不延误吉时。”

我咕哝了一声，想骂一句“见鬼的吉时”，但是没有骂出来。

祁三停了片刻，望着边五，好一会才道：“火工立时将火把投进火口，老五也从窖顶的洞中，跳了进去。老五一跳进去，所有人全静了下来。我不知道过了多久，老五，你可知道自己在窖裏多久？”

边五道：“我不知道，我一跳进去，火已经从四面八方，轰撞了过来。四个火口，一着了火，只有窖顶上有一个洞，人就先集中在窖的中间，然后向上窜，烟和火薰得我什么也看不见，我不知道自己在窖中耽了多久，甚至连自己是怎样爬出窖来的也不知道！”

祁三的神情极激动，说道：“老五一跳进去，四叔、我、老七，还有好多人，就一起向窖上爬，去接应他，一直到我们上了窖顶，才看到一苹手，自窖顶的洞口伸出来，我伸手一抓一拉……”

祁三说到这里，面肉抽搐，神情惊怖之极，转过脸去，走向屋角。

他在走向屋角之后，背对着我们，肩头还在抖动，甚至发出了一阵类如抽噎似的声音来。

这真使我愕然，如果不是当年发生的事，真是可怕之极，他决不会在隔了那么多年之后讲起来，还如此之激动！

边五看来，神色惨白，但是他反倒比祁三镇定一点：“三哥，事情已经发生，不必难过！”

我听到祁三深深的吸气声，接着看到他转过身来，伸手指着边五的空衣袖，面肉抽搐着，过了好一会，才道：“我一看到有一苹手自窖顶的洞中伸出来，立时伸手去抓，我一握住了那苹手，想用力将他拉出窖来。可是，可是……我用力一拉，我整个人向后一仰，一个站不隐，自窖上，直滚下来……”

祁三讲到这里，声音发颤，他一定要极大的勇气，才能继续叙述下去。他喘了几口气，续道：“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，我明明抓住了老五的手，为什么我会摔下来呢！一直到我着了地，我才看清楚，不错，我仍然找住了老五的手。我那一拉的力道太大了，将老五的一条手臂，硬生生地拉了下来！当我一看清这一点，我叫了起来……”

祁三讲到这里，又不由自主，叫了一下。

我当然知道，他如今的这一下叫声，绝不能和当年，他以为抓到了一

个人，但结果发现只是抓下了一条手臂时发出的那下叫声相比，但听来，仍是令人不寒而栗。

祁老三在叫了一下后，双手掩住了脸，身子剧烈地发着抖。

我和白素，也听得呆了。虽然我未曾亲身经历，祁三的叙述也不见得如何生动，但是我仍然可以想像得到，当时在这座秋字号炭窖附近惊心动魄的那种情形。

祁王在讲到他滚跌到了地上，发现他手中抓着的，只是边五的一条手臂之际，他心中一定以为是自己将边五的手臂，硬生生扯下来的了！

白素忙说道：“三叔，五叔一定先受了伤，不然，你一拉之下，不可能将他的手臂拉下来的！”

边五道：“是这样，那么多年来，我一直告诉他，是我在窖裏受了伤。我一进窖，火势猛烈，我想我的手臂，根本已经烧焦了一截，因为我急着逃命，所以也不觉得痛，三哥这一拉，就将本来已烧焦的手臂拉断了！”

我不能不佩服边五，他在说这件事的时候，像完全和他无关！

祁三放下双手来：“老五，是我害了你！”

边五道：“你救了我！你那一拉，虽然我失去了一条手臂，可是身子也向上耸了一耸，老七一伸手，抓住了我的头发，使我的身子不致再向下落去，接着，四叔就捞住了我的肩头，将我拖了出来。”

祁三吞了一口口水：“我一看到自己手中抓到的只是一条手臂，抬头向窖顶看去，看到老七和四叔，已经七手八脚，将你抱了出来，我还听得你尖叫了一声！”

边五道：“是的，我才从窖洞中出来时，还有知觉，外面的风一吹，我才感到痛，就叫了一声，在叫了一声之后，我就昏了过去。”

祁三道：“我跳了起来，四叔他们，已经将老五搬了下来，老五断了一条膀子，肩头上一片焦糊，还有一截白骨，也被烧焦了，没有血，他的半边脸……”

边五进入了着火的炭窖之中，时间虽然短，但是猛烈的火焰，已将他的肩头和手臂连接之处烧断，他半边被烧伤的脸，伤势如何可怖，可想而知！

边五道：“据四叔说，我昏迷了半个来月，才醒过来，这条命，居然能拣回来，真是天老爷没眼，嘿嘿！”

边五这样说，当然是死裏逃生之后的一种气话，我们都不出声，我又向边五露在外面的半边脸望了一眼：“还好，只是一边受了灼伤！”

边五道：“伤是全伤了的，不过炭帮，对于各种灼伤的治疗，一向十分有经验，而且，也有不少独步单方，只要烧得不是太凶，可以痊愈。”

我点了点头，炭帮和火，有着密切关系，受火灼的机会自然也特别多，经年累月下来，当然有冶烧伤的好药。

祁三渐渐镇定下来。由于他刚才讲述那些事，实在太令人惊心，是以一时之间，没有人再开口。我正在想像着当时的情形，陡地想起了一件事来，失声道：“那个陌生人，边先生跳进窖去，是准备去拉他出来的，结果边先生出了事，那个陌生人……”

其实，我在想到这个问题之际，也立即想到了答案。因为那陌生人先边五跳进窖中，以边五的身手而论，尚且一跳进炭窖之中，就被烈火烧掉了一条膀子，何况那个在祁三的口中形容起来，是“文质彬彬”的陌生人！他简直不是凶多吉少，而是肯定有死无生！

祁三和边五两人，都好一会不出声，过了好一会，祁三才竭力以平淡的声音道：“那陌生人，当然死在炭窖裏了！”

这是我早已知道了的答案，我实在忍不住想责备他们几句，可是我一看到了边五这种样子，他已经付出了极大的代价，又不忍心开口。虽然整件事，看来有点阴错阳差，但是归根结蒂，还是由于炭帮几百年来积下来的愚昧迷信所造成，似乎不应该责备任何人！

我叹了一口气，有点无可奈何地道：“以后呢？事情又有点什么新发展？”

祁三又呆了片刻：“我跳起来，他们已经将老五抬下来，我像是疯子一样，想将老五的断臂，向他的肩头上凑去，像是那样就可以使他的膀子，重新再长在他身上。几个兄弟硬将我拉了开来，几个人七手八脚，抬走了老五，这时，有人叫道：“窖顶！窖顶！”我在慌乱之中，抬头看去，看到有一股火柱，直从窖顶的破洞中，冲了上来！”

边五道：“炭窖的顶上，在封窖之后，只有四寸径的一个小洞，那人在爬上去的时候，也不知道他哪里来的蛮力，在跳下去之前，用双足踹穿了将近半尺厚的封泥，踹出了一个一尺见方大小洞，他从这个洞中跳下去，我也是从这个洞中跳下去的。”

祁三又道：“由于窖顶的洞大了，而火口又一直有火在送进去，所以火从窖顶冒了出来，像是一条火龙。当时，立时又有人爬了上去，用湿泥将封口封了起来，仍旧只留下四寸的一个小洞！”

我欠了欠身子，想说话，可是我还没有开口，白素已经揣知了我的心意：“如果当时你在场，而又有着最好的避火设备，你有什么法子？”

本来，我是想说一句：“你们难道连救那陌生人的念头都没有”。但是经白素这样一问，我也不禁苦笑了起来。的确，当时，在这样的情形之下，就算我在场，又有着极其精良的石棉衣，可以使我跳进炭窖一个短时间，我又有什么办法呢？

我一样没有办法，因为那陌生人一定早已死了，就算我跳进去，也没有意义！

我忍住了没有再出声，祁三望了我一下，继续道：“四叔忙着救人，替老五治伤，老五一直昏迷不醒，我和四叔一起，回到了他的住所，天已差不多快亮了。我、四叔，还有几个弟兄，一起坐在这里……坐在小客听中。四婶也知道出了事，可是她一向不怎么理会窖上的事，陪了我们一会就离开了。四叔紧皱着眉，我们大家心裏，也很不快乐。”

祁三说着，又静了片刻，才道：“好一会，老七才骂了一声，道：“那混蛋究竟是什么来路？他真的想到炭窖裏去取一段木头出来？世上哪有为了段木头，而陪了性命的人？”对于老七的问题，我们全答不上来。就在这时，我一眼看到了那人带来的那革小皮箱。我一伸手，将小皮箱提了过来，道：“四叔，这人叫什么名字，从哪里来的，我们都不知道，打开皮箱来看看，或许可以知道一点来龙去脉。”四叔烦恼得简直不愿意说话，他只是点了点头，表示同意。”

祁三又停了一停，才又道：“我弄开了锁，打开了小皮箱，小皮箱中，除了几件旧衣服之外，便没有什么别的，在皮箱盖上的夹袋中，倒找到了一些东西，有车票，有一点钱，还有一张纸，上面写着一些字……”

祁三讲到这里，又停了一停，现出一种讶异的神情来：“那人像是知道



自己会有什么不测一样，在那张纸上，他清清楚楚地写着他姓什么叫什么，从哪里来，干什么！”

边五闷哼了一声：“我们本来以为这个人，一定存心和我们捣蛋，谁知道一看，全然不是那么一回事！”

我问道：“这个人……”

祁王道：“这个人，叫林子渊，从江苏省句容县来，他是句容县一家小学的校长。”

我呆了一呆，句容，是江苏省的一个小县。一个小县的县城之中的一个小学校长，老远地跑到安徽省的炭帮，要从一座炭窖之中，取出一段木头，这种事，未免太不可思议了！

祁三的神情也很古怪：“当时，我们全呆住了，不知道这张纸上所写的是真是假，四叔呆了一会，将纸摺了起来，小心放好：“等这一批窖开窖之后，我要到句容县走一遭，老三，帮襄的事情，在我离开之后，由你照料！”

我道：“四叔，这些小事，你不必再放在心上了！”四叔叹了一口气：“老三，事情太怪，而且人命关天，这个人不明不白，葬身在窖裏，他应该还有家人，我得去通知他家人一声。”老七道：“随便派一个人去就可以了！”可是四叔一直摇头不答应，非要自己亲身去不可！”

我听到这里，叹了一口气：“祁先生，你不明白四叔的心意……？”

祁三道：“我明白的，四叔心裏很难过，因为在那人跳进去之后，他下令生火。可是，那时，不生火实在不行，他其实不必难过！”

我对祁三的这几句话，没有作什么批评，祁三继续道：“在接下来的几天之内，炭帮上下，都显得有点异样，和人见了面，都不怎么说话。因为一说话，就要提起那件事，可是又没有人愿意提起，大家都只是喝闷酒，那几天内，喝醉了酒打架的事也特别多。一直到第四天，该开窖了，收了火，水龙队也准备好。同一时间生火的一共有五座窖，连四叔在内，大家都不约而同，将秋字号窖，放在最后。”

祁三讲到这里，伸手抹了抹脸，神情显得很紧张。他道：“四座窖开了之后，并没有什么意外，我和四叔，上了秋字号窖的顶，大家都用湿毛巾扎着口鼻，四叔在挥斧之前，喃喃地说了几句话，我没有听清楚，多半是要死去的人，不要作怪，大抵是这样。然后，他挥动斧头，一斧砍下去，将窖顶的封泥砍开，水龙队早已准备淋水上去，可是四叔一斧才砍下，窖内突然传来“轰”地一声响，从被砍开的破洞之中喷出来的，不是无影无踪的毒气，而是雪花一样白的灰柱！”

祁三说到这里，不由自主地喘着气。

我听到这里，也不由自主，“啊”地一声：“这一窖炭，烧坏了！”

祁三仍然不出声，边五道：“是的，这种情形，我们叫作“喷窖”，“喷窖”是所有灾难之中，最严重的一种，不但一窖的木料，全成了灰烬，而且极不吉利。经过喷窖的窖，不能再用。这种事，已经有好几十年不曾发生过了！”

祁三接上了口：“那股雪花一样白的灰柱，自窖顶的破柱之中直冒了起来，冒得有三四丈高。一冒起来，就四下散开。所有的人全叫了起来：“喷窖了！喷窖了！”我也想叫，可是却叫不出来，灰火烫，我们几个在窖顶的人，早已一头一脸一身全是灰。幸好灰见风就凉，我们没有什么伤，我一拉四叔，我们全从窖顶滚跌了下来。”

祁三叹了一口气：“水龙队的人，吆喝着，仍然向窖中灌着水，一直到不再有灰冒出来为止。秋字号窖，从此就算完了！”

我忍不住又问道：“那个陌生人，他叫什么名字！对，林子渊的残骸……”

祁三没有正面回答我这个问题，只是道：“第二天，四叔就走了，他一个人去。四叔去了之后，帮裏的事由我来管，我唯恐又有什么意外，所以不准任何人走近秋字号窖，可是一连多天，帮裏没有什么事发生。四叔不在的那段时间中，一切全都很顺利，也出了好几次窖，而且，老五的伤势虽然重，也醒了过来。”

我耐心地听着，等他讲四叔回来的结果。祁三继续说着：“四叔去了几乎整整一个月才回来，他回来之后，看了老五的伤势，就拉着我，进了这里，进了小客厅，神色严重：“老三，你得帮我做一件事！”我们入帮的时候，全是下过誓言的，四叔有令，水裏来，火裏去，不容推辞，四叔实在不必和我商量，他既然和我商量了，就一定事情十分不寻常。”

我忙道：“等一等，祁先生，四叔难道没有说起他在句容县有没有见到林子渊的家人？他为什么离开三个月之久？”

祁三吸了一口气：“没有，四叔没有说起。他不谈，而且显得心事重重，我自然也不便问！”

祁三讲到这里，看到我又想开口，他作了一个手势：“四叔在那一个月之中，做了些什么，他一直没有说起，我一直不知道！”

我的心中充满了疑惑，事情本来就已经够神秘的了，四叔居然对他离去了一个多月，作了些什么事，不加提起，这更神秘了！

我道：“这……好像不怎么对，四叔为什么不提起？”

祁三道：“我也不知道，直到老五的伤好了大半，可以行动之际，他有一次，问过四叔。”

祁三说到这里，向边五望了一眼，边五道：“是的，我那时，以为四叔到句容县去干了一些什么事，已经对其他兄弟说过了，只不过因为我受了伤，没有在场，所以才不知道。那天晚上，我们有六七个人，聚在一起，我随口问了一句，说道：“四叔，你有没有见到那姓林的家人？这姓林的，究竟是在玩什么花样？”四叔一听得这话，脸色就变了。”

祁三接上去道：“是的，四叔的脸色，变得十分难看。这件事，本来我们兄弟都想问，不过都不敢，老五一问，我们自然地想知道答案，所以一起向四叔望去，等他回答。在一起的全是老兄弟了，谁也没见过四叔的脸那么难看。老五也立刻知道自己说错了话。”

边五苦笑道：“我当时，简直莫名其妙，不知道怎样才好。过了好一会，四叔才叹了一口气：“林子渊，有一个儿子，年纪还小，什么也不懂，我留下了一笔钱给他，足够他生活的了！”我们都知道四叔出手豪阔，这笔钱，一定不在少数。四叔又道：“算了，这件事，以后谁也不要再提了！”从此之后，就没有人再提起这件事，除了四叔自己之外，谁也不知内情！”

我嗯地一声，想了片刻，四叔的句容县之行，一定另有内情，不过事情已过去了那么多年，只怕是谁也不知道了！

我想了一会之后，又问道：“祁先生，请你接下去说，四叔回来的那天晚上，要你做什么事？”

祁三道：“当时我就道：“四叔，不论什么事，你只管吩咐就好了！”四叔

望着我，道：“老三，我要你陪找，一起进秋字号炭窖中去！”我一听，就傻愣了半晌，说不出话来。进秋字号炭窖去，那是为了什么？去找那姓林的骸骨？那一定找不到。秋字号炭窖出了事，经过“喷窖”之后，满窖全是积灰，人不能由窖门进去，灰阻住了窖门。要是由洞顶下去的话，一定危险之极，因为人要是沉进了积灰，积灰向七窍一钻，根本就没有挣扎的机会！”

## 第六部：怪客的儿子对木炭有兴趣

我点着头，这种危险，可想而知。

祁三的气息有点急促：“当时我就问：“四叔，为了什么？”四叔道：“老三，别问，我要你和我一起去，只怕我一个人进去之后上不来！”我忙道：“老五已经受了重伤，事情是姓林的生出来的，我们对得起他！””

祁三道：“四叔十分固执，道：“我非去不可，也只有你能帮我！”我只好道：“好吧！这就去？”四叔点了点头，我去准备了一下，带了一大捆绳子。”

祁三的神情，又变得十分怪异，他顿了一顿才又道：“我和四叔，一起到了秋字号窖附近。经过喷窖之后，附近没有人到，极静，我和四叔一起上了窖顶，我燃着了两把火把，将绳子抖开，拴住了我和四叔的腰，将绳子的另一端，系在窖顶上，我在先，四叔在后，我们就从窖顶的洞中，缒了下去。”

祁三愈是说，神情愈是怪异，停顿的次数也愈多。他又道：“一缒进窖中，火把照耀，窖的下半部全是灰，灰平整得像是积雪一样。我在缒下来的时候，计算过绳子的长度，但还是算长了两尺，以致绳子一放尽，我和四叔两人的双腿，就陷进了积灰之中。这时，在火把的光芒照耀下，我和四叔两人，都不由自主，叫了起来，一叫，回声在窖中响起，激起了一阵灰雾。但是，我们仍然可以看得十分清楚，在积灰之上，有一块木炭在，方方正正的一块，一小半埋在灰裹，一大半露在积灰之上！”

我一怔，失声道：“就是现在这一块？”祁三道：“就是这一块。”我迅速地转着念，从祁三从头到尾的叙述之中，我绝对相信他讲的一切，全是真实发生过的事，因为没有一个人，可以捏造事实，捏造到了如此生动，惊心动魄的地步。听到这里为止，我至少已经可以知道，这块木炭，真是十分特别。

首先，这块木炭，和一件神秘不可思议的意外有关。这件意外，我只知经过，而不知道它的内因。其次，在经过“喷窖”之后，也就是说，在经过炭窖的加热过程发生了意外之后，全窖的木料，应该全被烧成了灰烬，而不应该有一块木炭留下来的！

我望着祁三，祁三道：“我心中真是怪到了极点，在灰烬之中，怎么会有一块木炭？可是四叔在叫了一声之后，我看他的神情，却像是十分镇定，看来像是他早已知道在灰烬之上，会有一块木炭一样。他立时艰难地移动身子，移近木炭，将那块木炭，取在手中。一取到了木炭，他就道：“老三，我们上去吧！”我忍不住问：“四叔，你早知道秋字号窖裹，还会有一块木炭？””

祁三讲到这里，又停了下来。

我和白素，急不及待地问道：“四叔怎么回答？”祁三道：“四叔的回答，我到现在还不明白，后来我和弟兄参详过，但也没有人懂得他的话的意思。”

我催道：“他说了些什么？”祁三道：“四叔当时说道：“不，我不知道会有一块炭，不过，我知道窖裏一定有点东西，所以才要进窖来取。””

祁三讲了之后，望着我，像是在询问我是不是知道四叔这句话的意思。

我摇了摇头，也不明白四叔这样讲是什么意思。我又向白素望去。

白素想了一想：“一定是四叔到句容县的时候，曾遇到一些什么事，使他知道在窖裏有一点东西在，所以他一回来，就立即进窖去取。”

我道：“可是，炭在炭窖裏，是自然的事……”白素打断了我的话头，说道：“可是你别忘了，窖是出过事！”

我默然，没有再说什么。

祁三道：“我和四叔一起出了窖，四叔吩咐我，对谁也不要提起这件事，所以……”他向边五望了一下，略有歉意地道：“老五也是到几年前才知道有这样一块木炭。以前知道的只有三个人，四叔、四婶和我。四叔特地做了一匣极好的盒子，来放这块木炭，一直由四婶保管着。我真不知道有什么特别，但是一定极重要。”

我道：“你怎么知道？”祁三道：“在我们逼得要离开家乡之后，四叔并没有走，只叫我和老五两人，陪四婶来。四婶当然带了不少值钱的东西。可是在分手时，四叔特地将我拉到一边：“老三，四婶带了不少值钱的东西，可是你要记得，到了外地，如果有意外，什么都可以失，惟独是那块炭，一定不能失！””

祁三的解释已经够明白，四叔这样吩咐，那当然可以使任何人知道，这块木炭有极重要的价值！

祁三道：“至于四叔又曾吩咐四婶，这块木炭可以换同样大小的金子，我当然并不知道，一定是四叔另外吩咐四婶的！”

我捧起了盒中的木炭来，向着亮光，转动着，看着。

不论从哪一个角度来看，这块木炭，实实在在，是一块普通的木炭，一点也看不出有什么特别的地方。

白素比我细心些，她问：“三叔，你说过，在炭帮，知道有这块木炭的，只有三个人，是不是在炭帮之外，另外还有人知道呢？”祁三道：“当然有人知道！”

我不知道祁三何以讲得这样肯定，祁三已经道：“我们来这里之后，四婶造了这座房子，买了这幅地。带出来的值钱东西不少，可是坐吃山空，消耗又大，陆续出来的人，四婶和四叔一样，都加以照顾，渐渐地，钱用完了，一些珠宝、古董也贾完了，四婶才找我和老五商量，取出了这块木炭，并且将四叔对她讲过的话，转述出来。”

边五道：“这是我第一次知道有这样一块木炭。我一听，炭可以换金子，已经不信，三哥和我讲了这块炭的来源，四婶道：“四叔吩咐我的，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，可以出让这块木炭，可是要同样体积的黄金。”我和三哥一商量，不妨在报上登一段广告。”

边五在说的，自然是他们第一次登广告要出让木炭的事，那时我可能在外地，所以未曾注意到曾有过这样的事。

他们第一次刊登了广告之后，当然真有人和他们接洽过，不然，就不

会有“价格照前议”这样的句子，出现在第二次广告之中了！

我欠了欠身子，问道：“广告登出了之后，和你们接头的是什么人？”边五道：“广告一连登了三天，完全没有反应，我和三哥，心裏都有点嘀咕，我对三哥说：“四婶别是记错了吧！天下哪有炭和黄金，都可以用大小来计算的？”

三哥道：“不会的，四婶对这种事，一直十分细心。帮中多少琐碎的事，四婶整理得清清楚楚，何况这样的大事！再等两天，看看情形怎样！”

祁三吸了一口气：“当时我对老五说再等两天，其实我心中，一点把握也没有，可是又过了两天之后，我们接到了一个电话，电话是……是……”祁三说到这里，向边五望了过去，边五立时道：“电话是我听的。打电话来的那个人，自称姓林，说是对我们登的那段出让木炭的广告，十分有兴趣，要来见我们。我当时就回答他道：“你来见我们没有用，你是不是肯答应我们的条件？”那人在电话裏道：“当然愿意，不过还有点事，要见面再谈。”在我和那人讲电话之际，三哥走过来，我叫那人暂时等一等，就和三哥商量了起来。”

祁三接着道：“老五向我说了那人的要求，我一想，那不成问题，那个人说他立刻就来见我们。”

祁三透了一口气，又道：“放下电话之后，我和老五一起去告诉四婶，四婶听了，很是感慨，对我们道：“我也不知道一块炭有什么特别，只不过四叔将这块炭交给我的时候，讲得这样郑重，一定有他的道理。既然真有人要，我们又等钱用，也只好……”四婶讲到这里，难过得说不下去，我们想起过去的日子，也着实感叹了一阵。”

边五接着道：“那时，还不如现在这样艰难，还有几个人跟着我们，做点杂务，所以，那个人来的时候，并不是我和三哥迎进来的。”

边五这样说，目的自然是想我们了解当日他们和那个姓林的见面情形，我点了点头，表示明白。边五又道：“我和三哥一直陪着四婶在谈些过去的事，直到楼下有人叫，说是客人来了，我和三哥才一起下楼来，客人在小客厅，也就是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，我和三哥才一进来，只看到那人的背影，就呆住了！”

边五说到这里，他半边脸上的面肉，不住抽搐着，神情变得更诧异可怕，祁三的神情也显得异样，他们静了片刻，祁三才通：“我和老五一进来，那人……”他向一角指了指，“就站在那里，背对着门口，在看墙上的一幅画……那时，墙上还有不少字画挂着，不像现在那样。那人的衣着普通，我和老五一见到他的背影，就着实吓了一跳！”

我还有点不明白，问道：“一个人的背影，有什么特别的地方？”白素比我聪明，她道：“我想，这个人的背影，一定和若干年前，找上炭帮来生事的那位林子渊先生，十分相似？”祁三连声道：“是！是！”

白素又道：“这个人也姓林，他和那个林子渊，有什么关系？”祁三和边五都现出佩服的神色来，祁三道：“白大小姐，你听下去，自然会知道。”

白素点了点头，不再插口，我也没有说甚麽，祁三又道：“我和老五两人，怔了一怔，那人已转过身来，当他转过身来时，我和老五更是吓了一大跳，一时之间，实在不知道该如何才好，这个人……这个站在我们面前的人，活脱就是当年的林子渊，连年纪也差不多，除了衣服打扮不同，简直就是他！”

祁三讲到这里，不由自主喘着气，向边五望去，像是要征求边五的同

意。边五点头道：“真是像极了，我当时一见他，就失声道：“原来你没有死在炭窖裏！”

那人呆了一呆，显然不知道我在说什么，我也立即知道自己弄错了，因为就算林子渊没有死，也不会那么年轻，所以我忙道：“你愿意用同大小的黄金来换我们那块木炭？”这样问了一句，总算将我第一句话，遮掩了过去！”

祁三接着道：“那人看来，倒很爽快，他道：“我叫林伯骏，看到了你们的广告，特地从南洋赶回来。我在南洋做生意，请问，我是不是可以看看那块木炭？”

这是一个相当合理的要求，我们当然不能拒绝，我向老五摆了摆手，老五上去，向四婶要那块木炭，我就陪着他，一起坐下来。”

祁三说到这里，伸手在自己的脸上，重重抚摸了一下：“我和他谈些客气的话，我愈看他愈像是当年的林子渊，所以我忍不住问他，道：“林先生府上是……”林伯骏道：“我是江苏句容县人，小地方！”我当时就吓了一跳：“有一位林子渊先生……”他一听，立时就站了起来：“那是先父，祁先生认识先父？””

祁三望着我和白素两人苦笑：“两位，我防不到他忽然会这样问我，你们想一想，我该如何回答才好？”我“嗯”地一声：“这真是很为难，看来，这位林伯骏，并不知道他父亲当年，是怎么死的！”

祁三道：“是啊！虽然当年林子渊的死，我们不必负什么责任，但是这件事再提起来，实在不愉快，所以我只好支吾以对：“是的，见过几次！”林伯骏反倒叹了一口气，道：“先父过世的时候，我还很小，根本没有印象！””

白素道：“是啊，四叔从句容县回来之后，不是说过林子渊的儿子还很小，他给了他们一笔钱么？”祁三道：“是的，不过，四叔当时在句容县还做了些什么事，我们并不知道！”

我道：“这其中，有一条线索可以遵循，林伯骏曾来，要以黄金换这块木炭，一定有他的理由，那决计不是巧合！”

祁三道：“是啊，我当时也是这样想，我就曾问他，道：“林先生，请怪我唐突，这块木炭，要换同样大小的黄金，你何以会有兴趣？”我这样一问，林伯骏也现出相当茫然的神情来，道：“我也不知道！””

我忍不住道：“这像话吗？他怎会不知道？总有原因的！”

祁三道：“我当时也傻了一傻，他立刻解释道：“是家母吩咐我来的！”我一听，就没有再说什么，这时，老五也捧着那块木炭进来了。”

边五道：“我拿着木炭进来，看到三哥的神情很尴尬，我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，将木盒放在几上，打开了盒子来，让他看见那块木炭。林伯骏一看，就“啊”地一声：“那么大！”他的神情变得很尴尬：“我……不知道这东西……有那么大……我只不过带来了一百多两金子……我现在也没有那么多金子！”我心中奇怪：“你不知道木炭有多大？”他的回答更妙：“我不知道，我……甚至不知道真是木炭！””

边五挥了挥手，略停了一停。才道：“这时，三哥碰了我一下：“这位林先生，就是林子渊的令郎！”我“啊”地叫了一声：“那你为什么会来见我们呢？”

林伯骏道：“家母叫我来的！””

祁三苦笑了一下：“他回答的，还是那句话，我忍不住道：“令堂难道

没有告诉你木炭有多大？”林伯骏摇着头：“没有。这件事很怪，其中有很多关节，连我也不明白！”

祁三摊了摊手：“一听得他这样讲，我实在不能再问下去了，因为其中有很多关节，像他父亲当年来找我们，死在秋字号炭窖裏，尸骨无存的种种经过，他要是不知道，我们很难说得出口。所以我只好道：“真是有点不明白，这块木炭，很对不起，一定要等大的黄金，才能换！”当时，他盯着那块木炭，现出十分奇怪的神情来，想说什么，但是口唇掀动，却没有发出什么声音来。”

边五道：“由于事情由头到尾，都怪不可言，我倒真希望他多说一点话，我们多少可以在他的话中了解到一些事实的真相。可是他又不说什么，只是站了起来：“现在我知道需要多少黄金才行了！我的生意正在逐渐发展，我想我很快，就会有足够的黄金，到那时候，我再来找你们！”他既然这样说，我们当然只好由他，那次见面，就这样结束了！”

我忙道：“林伯骏，后来一直没有再来？”祁三道：“没有。”

我竭力思索着，想在种种凌乱的，毫无连贯的，怪异的，看起来，根本是绝不合理的事与人之间，找出一条可以将之贯串起来，形成一条可以解释的事实线，可是我却找不到。

我所知道关键性的人，有四叔、林子渊、林伯骏，还有林子渊的妻子，这四个人是主要人物。四婶、边五、祁三，是配角。

而我知道的事之中，重要的有：林子渊要求开窖，找一块木料。四叔在句容县回来之后，和祁三一起在窖中的积灰之中，发现了那块木炭。木炭善价待沽，像是四叔知道一定会有人要这块木炭一样。结果，这样的人出现了，他是林伯骏。

可是，林伯骏却不知道为什么要得到这块木炭，只不过是遵照他母亲的吩咐！

由种种已知的事看来，这些怪异的事情当中，还有一个极其主要的人物，未曾出场，这个人，就是当年到炭帮去作怪异要求，结果死在炭窖之中的林子渊的妻子、林伯骏的母亲！

我大略地想了一想，除了得出了这样的一个结论之外，没有进一步的收获。

这时，我们四个人都不讲话，静默维持了片刻，祁三才又道：“我们的境况愈来愈不如前，可以卖的东西，差不多全卖完了，也欠了不少债，我提议卖地、卖房子，可是四婶说什么也不肯，最后，实在没有办法，我们又自然而然，想到了那块木炭。”

我道：“所以，你们又登了广告，希望林伯骏看到了广告，再来找你们？”祁三道：“是的，结果，真有人打电话来，却是一个浑蛋！”祁三口中的“浑蛋”，自然就是陈长青。

这时，我也同意祁三对陈长青的称呼。陈长青这个浑蛋，有关这块木炭的事，如果要对他说明，只怕三天三夜也讲不明白！

祁三又道：“然后，就是白老大来了，白老大见了四婶，谈了很久，接着你们就来了！”

祁三讲到这里，和边五一起道：“有关这块木炭的事，我们所知道的，已经全告诉你们了！”

我和白素，也都相信他们并没有再保留了什么秘密。

虽然祁三和边五将他们所知全讲了出来，可是没有多大的用处，因为根本问题在于，他们所知也不多！

我和白素站了起来，同祁三和边五话别，他们一直送我们出门口，我一直捧着那苹木盒，上了车，将木盒放在身边。

我一面驾着车，一面仍在思索着，白素看来也在想，她忽然讲了一句：“林子渊的妻子，是一个极重要的关键人物！”

白素的想法，和我的想法一样。我另外又想到了一点：“你父亲一定相信那个林伯骏还会来买这块木炭，所以他才要我们先买下来！”

白素道：“他为什么这样肯定？”我陡地想起来：“会不会这个林伯骏，根本是商场上的名人？而我们却不知道？”白素点头道：“大有可能，我们回去，查一查南洋华侨的名人录，看看是不是有这个人！如果有这个人，我们可以主动和他联络！”

我道：“我想在他的身上，得到多一点当年四叔到句容县去耽搁了一个月的资料！”

白素道：“当然，至少他曾主动想要这块木炭，只不过他不知道代价如此之高！”

我同意白素的说法，一到家中，我立时到书房，找出了一本华侨人名录来查，看看是不是有林伯骏这个名字。一查之下，我不禁暗叫了一声惭愧！

名人录中，不但有林伯骏的名字，而且所占的篇幅还相当多，其中自然有不少恭维的言语，这一类“名人录”，大都是这样的。我删去其中一些无关紧要的，将“名人录”中所载，林伯骏的小传，抄在下面。因为在整个故事之中，林伯骏这个人，所占的地位，相当重要。

林伯骏的小传如下：“林伯骏，一九四一年生于中国江苏省句容县，自幼丧父，二次世界大战之后，由其太夫人携带来汶莱。林君勤恳好学，自修不辍，初在林场中担任小工，由于勤奋向上，开始经营林场之后，业务日见发展，到七十年代初，已拥有林场多处，并在世界纸业危机之际，眼光独到，设立大规模纸浆厂，供应各地造纸厂原料，业务开展蓬勃，为汶莱地区华侨首领，热心公益，乐善好施，人皆称颂。”

我一查到林伯骏的小传，立时叫白素来看：“看，他是汶莱的纸业钜子！”

白素看了看这本名人录出版的日期，那是一年前出版的。白素皱着眉：“奇怪，当年，他没有那么多黄金来换这块木炭，如今看来，他应该已经有能力了，为什么他不主动去找四婶？”我摊了摊手：“不知道，或许另有原因。我们已经找到了这个人，这个人对这块木炭有兴趣，这一点十分重要！”

白素笑起来：“那你想怎样？到汶莱去，同他兜售这块木炭？”想到做上门兜售的买卖，我不免觉得有点尴尬，但是这块木炭，当年林伯骏为什么想得到它呢？还有种种许多疑问，似乎全要落在他身上求解答，看来，非去见他一次不可。

在我犹豫期间，白素道：“或者，我们先打一封电报给他，看看他有什么反应？”我点头道：“也好！反正我不善于做买卖，上门兜售，相当尴尬！”

我一面说，一面已摊开了纸，根据“名人录”上，林伯骏办事处的地址，写了一封简短的电报。电报很简单，只是说，若干年前，他有兴趣的一块木炭，因为价格太高，他未能到手，如今这块木炭在我的手中，如果他有兴趣，请和我联络。



电报拟好了之后，当天就拍出，我估计，第二天，最迟第三天，就可以收到回音了。

我有一件极其重要的事情要做：彻底检查这块木炭。

我将那块木炭取出来，另外，又吩咐老蔡，去买十几斤木炭来，在六十倍的放大镜之下，详细检查这块特异的木炭，和普通木炭，是不是有甚么不同之处。

可是，一直忙了一个下午，我没有发现什么特别，我又在这块特异的木炭上，刮下了一些炭粉来，利用我家裏所有的设备，作了一次简单的化验，它所呈现的化学反应，也和其它的木炭，并无不同。

我本来怀疑，这一块木炭的中心，可能蕴藏着什么特异的東西，所以，又照比例，来称过它的重量，可是结果，却又发现重量也没有特别。

剩下来可做的事，似乎只有将这块木炭打碎，看看其中究竟有什么古怪了。可是我当然不能这样做。因为这块木炭的价值，是同体积的黄金，谁知道当它打碎之后，是不是还那么值钱！

到了晚上，我算是白忙了一个下午，一点新的发现也没有。我在晚饭之后，和白素的父亲通了一个电话：“我已经买下了四婶的那块木炭。”白老大道：“好啊！”

我有点啼笑皆非：“这块木炭，我已经用相当完善的方法检查过，它只是一块木炭！”

白老大道：“四婶没有和你讲这块木炭的由来？”我道：“四婶没有说，不过祁三和边五，对我讲得很详细。可是我发现他们也不知其所以然。”

白老大道：“是的，不过我想林伯骏或许会知道！”

我忙道：“我已经拍了电报给他，如果他真知道这块木炭的奥秘，他一定会来找我！”

白老大“呵呵”笑了起来：“等他找你的时候，你可以漫天开价！”我有点不知怎么说才好，含糊应了过去。我肯定白老大知道的，不会比我更多，再说下去，自然也不会对事情有多大的帮助，所以我说了再见，放下了电话。

那块木炭一直在我的书桌上，我盯着它看了一会，将它放进了那精致之极的盒子之中，拿着它，走出了书房。白素迎了上来，一看到我这种样子，她就知道我准备去干什么了，她道：“小心，别弄碎它！”

我道：“要是我肯弄碎它，或许已经有结果了！”

白素道：“你准备……”我道：“带它去作 X 光透视，看看其中究竟有什么古怪。”

白素笑道：“我早知道这块木炭一到了你的手中，你睡也睡不安稳！”

我瞪着眼道：“难道你又睡得安稳？”白素没有再说什么，我驾车向一位朋友的工作室驶去。这位朋友，专门从事 X 光检验金属内部结构工作。他的工作室有着完善的设备，我在离去之前，已经和他联络过。

不多久，车子驶进了工厂的大铁门，在门口传达员的指点下，一直驶到一幢建筑物的门口停下来。我的那位朋友，皮耀国，已经在门口等我，他穿着白工作袍，一看到我，就上来替我打开车门，一眼看见我身边的那盒子，就吹了一下口哨：“好家伙，这样漂亮的盒子，裏面放的是什么宝物！”

我道：“讲给你听，你也不会相信，是一块木炭！”

皮耀国眨着眼：“别开玩笑！”

我大声道：“王八蛋和你开玩笑，我要透视它的内部，看看是不是有什

么东西在裏面！”

皮耀国知道我的怪脾气，他只是叽咕了一下：“木炭裏面会有什么东西，决不可能有钻石！”

我没有说什么，取起了那盒子，另外拿起了一革纸袋，纸袋中是普通的木炭，从炭店买来的，每斤，美元五角。皮耀国带我走进那幢建筑物，来到了X光室，我也穿上了白工作袍，一起进去，我将那木炭从盒中取出来。当皮耀国看到盒子真是一块木炭的时候，他的神情之古怪，当真难以形容。

他将木炭放在照射的位置上，然后，调整着许多按钮，叫我注意着一幅相当大的萤光屏。X光机最新的设备，可以通过萤光屏，立即看到X光照射的结果。

然后，他将室内的光线调得暗一点，一面操作着X光机，在那一刻，我真的不知道自己是在做什么，或许是手臂上有点发痒，我去抓一下，大约只有十分之一秒的时间，未曾注意皮耀国叫我注意的萤光屏。而也在这时，我陡地听得皮耀国发出了一下尖叫声来。尖叫声听来充满了惊恐，刺耳之极。

在我还未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之际，我陡地又被重重地撞了一下，这一下撞击来得这样突然，以致我几乎跌了一交。我立时站稳身子，也立即发现，撞向我的，正是皮耀国。

皮耀国像是正在极其急速地后退，所以才会撞在我身上的，他在撞了我一下之后，像是喝醉了酒一样，根本站不稳身子。以致我虽然是被撞着，但是反倒要将他的身子扶稳。

当我扶稳了他之后，发现他的神情，惊怖莫名。一看到他这样的神情，我立时可以知道，有什么极不寻常的事情发生了！我立时四面一看，可是却看不到什么，室中也静得出奇，只有皮耀国发出来的喘息声。

我忙道：“什么事？”皮耀国仍然喘着气，发着抖，伸手指着那萤光屏。我立时向萤光屏看去，显示在萤光屏上的，是灰蒙蒙的一片，那当然是X光透视木炭内部的情景。

我不明白，这样灰蒙蒙的一片，何以会令得皮耀国吓成这个样子！

我立时又同他望去：“怎么了？”皮耀国道：“你……你刚才……没有看见？”我心中疑惑到了极点：“看到了什么？”皮耀国眨着眼，仍然喘着气，盯着萤光屏看，我在等着他的回答。过了好一会，他才道：“对……对不起，我刚才一定是眼花了！如果你没有看到，我一定是眼花了。”

我忙道：“刚才，我好像有极短的时间，未曾注意萤光屏，告诉我，你看到了什么？”皮耀国看来，已完全镇定了下来，他居然笑了起来：“我刚才，一眼看到，在萤光屏上出现了一个人！”

我陡地一呆。萤光屏上出现了一个人？这是什么意思？这并不是普通电视机的萤光屏，它所反映的，是那块木炭的内部情形！如果皮耀国在萤光屏上看到了一个人，那么，就是说，木炭的内部，有一个人？我可作一千八百多种设想，设想这块木炭之中有着什么怪东西，但是我决不会去设想这块木炭之中，有一个人！

那是决无可能的事，是以我一时之间，实在不知说什么才好，我只是盯着皮耀国，等候他进一步的解释！

## 第七部：那块木炭中有一个人！

皮耀国不好意思她笑着：“我将你吓着了？你看，现在我们看到的，就是木炭的内部情形，看来没有什么特别！”

我道：“你说什么？你刚才说，看到了一个人？”

皮耀国道：“那……当然是我眼花！”

我有点恼怒，大声喝道：“如果只是你的眼花，你不会吓成这样子！你究竟是不是看到了一个人？”

我真是十分动气，是以我一面喝问，一面抓住了他的身子，摇着。

皮耀国叫了起来：“放开我！我可以解释！”

我松开了他，皮耀国道：“刚才，一定是萤光屏本身还不够光亮，将我或是你的影子，反映了出来，使我以为看到了人！”

我呆了一呆，不错，皮耀国的这个解释，比较合理。萤光屏的表面，是一层相当硬的玻璃，和普通的电视机一样，这种光泽的玻璃，加上道白色的萤光屏作底色，可以起到镜子的反映作用。

他这样的解释，可以说是相当合理，可是我还是充满了疑惑。

我道：“单是看到了人影！你就吓成这样？”

皮耀国苦笑着：“我……一定是工作太过疲劳了！”

我盯着他：“对我说实话！”

皮耀国陡地胀红了脸，大声叫了起来：“我为什么要骗你？你要看木炭的内部，现在你看到了！你想看到什么？难道你想看到木炭里面，有一个人？这个人被困在木炭中，想出来？”

我呆了一呆，皮耀国的前半段话，是可以理解的，可是他最后一句话，又是甚么意思呢？

我想了一想：“是不是你看到的那个人，像是被困在木炭之中一样？”

皮耀国的脸胀得更红，连头筋也绽了出来，恶狠狠地道：“是的，我看到了一个人，被困在木炭之内，正想出来，在挣扎着，还在叫着，不过对不起，我没有听到他的叫声！”

皮耀国愈说愈是激动，挥着手。我只好拍着他的肩：“镇定点，你真是工作太疲劳了，我抱歉来增加你的麻烦！”

皮耀国苦涩地笑了起来，他显然不愿意再就这件事说下去，他只是道：“你看到了？你是不是要照片？这具X光机，每十秒钟，自动摄影一次。”

我一听得他这样说，心中陡地一动，忙道：“那么，到如今为止，它已拍了多少张照片？”

皮耀国向一个仪表看了一眼：“已经拍了三十七张。”

我忙道：“够了，将这些照片全洗出来，我全要！”

皮耀国望了我一眼，走过去，将X光机关掉，又望了我一眼，口唇掀动，欲语又止。我道：“我并不是希望在照片上看到你见过的那个人。”

皮耀国道：“谢谢你！”

他又打开一只盒子，取出软片盒来，放在一条输送带上，传了出去，同时按下一个对讲机的掣：“小李，这些照片，立刻要！”

然后，他转过头来：“大约十分钟，就可以看到那些照片了！”

他说完之后，就坐了下来，双手捧着头，看来像是极其疲倦。我在踱来踱去，趁有时间，我将木炭取了下来，在取来那块木炭之际，我做了一个

极其没有意义的下意识的动作。

我将那块木炭，凑在耳际，听了一听。

我真的自己也不知道这样做，是为了什么，我真以为木炭里面会有一个人，所以想听听他是不是有声音发出来？我当然什么也听不到，我又将之放进了盒子之中。

这时，皮耀国抬起头来，问道：“这块木炭，究竟有什么特别？”

我摇头道：“我不知道，这正是我要找的答案。”

皮耀国没有再说什么。不一会，对讲机中传来一个人的语声：“照片洗出来了！”

传送带将洗好的照片，送片进来，皮耀国将照片取了起来，着亮了墙上的一盏灯，将照片放在一片乳白色的玻璃之上。

我道：“看第一张！”

皮耀国吸了一口气，将第一张照片放了上去，照片看来，仍是灰蒙蒙的一片，一点也没有异样。接连几张，皆是如此。

我不能确切地肯定我希望在照片上发现什么，但是什么也没有发现，总令我相当懊丧。

我道：“老皮，你说这装备是最先进的，它既然有萤光屏，应该有连带的录影设备才是！”

皮耀国一听，用力在自己的头上打了一下：“真是，我怎么忘了，当然！”

他一面说，一面神情显得异常兴奋，几乎是跳向一组组合，打开了一个盖子来。可是当他打开了那个盖子之后，他却惊呆地站着，一声不出，神情懊丧之极。

我忙赶过去，问道：“怎么了？”

皮耀国后退了几步，苦笑道：“裹面没有录影带，所以，也没有录影。”

我望着他，心中陡地因为他的神情变化，而想到了一些什么，我忙问道：“你很想有录影带是不是？”

皮耀国对我的问题，避而不答，反倒道：“我？不是你希望有录影么？”

我听得他这样回答，更可以肯定我的推测正确，我道：“不，你比我更希望有录影，你希望有录影，是因为想证明你自己并不是眼花，并不是神经衰弱，想证明你真的看到过一个人出现在萤光屏上！”

皮耀国的神色，变得十分苍白，他呆了一会，才道：“是……是的。”

我将手按在他的肩头上，因为我发现他的身子在剧烈地发着抖，我要令得他比较镇定些。我道：“老皮，你看到的情形，究竟怎样，老老实实地告诉我！”

他望着我，带着一副求饶的神情，但是我却一点也没有放过他的意思。我们两人对峙了好一会，他才叹了一口气：“好，我告诉你，我真是看到了一个人！”

他一面说，一面指着萤光屏：“X光机才一开，我向萤光屏望去，就看到了那个人！那个人出现在萤光屏上。像是在向我大声呼叫，而且，还挥着手，在吸引我的注意。”

我陡地吸了一口气：“你……看得这样真切？这个人是什么样子？”

皮耀国苦笑道：“我说不上来，我只觉得那是一个人，这个人在木炭的内部，其实，我看到的可能只是一个人的模糊的影子，但是我……我实在说不上来，当时给我的强烈的感觉，是我看到了一个人！”

我有点不十分明白他的叙述，但是我至少可以肯定，这一次，他并没有对我隐瞒什么，我又问道：“以后的情形又怎样？”

皮耀国苦笑道：“哪里还有什么以后的情形！我一看到这种情形，实在吓坏了，我叫了一声，身子向后退，撞中了你！”

以后的情形，我也知道了，当我再向萤光屏看去的时候，只看到灰色的一片，那是木炭内部结构的情形。

皮耀国已经将他看到的，都说了出来，可是我却全然无法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。我想了一想：“那个人出现的时间极短？”

皮耀国面青唇白地望着我：“一秒钟，或许更短，我不能确定。”

我吸了一口气：“老皮，你看到的那个人，是在 X 光机才一开启的时候出现的，接着就不见了？对不对？我们可以再来一次？”

皮耀国想了一想，同意了我的说法。他又将那块木炭，放在 X 光机照射的位置上，然后作了一个手势，令我注视萤光屏。

这一次，就算有人用尖刀在我背后指着，我也决不会让视线离开萤光屏。可是，当他按下 X 光机的开动掣之后，萤光屏上，却只是出现灰色的一片，并没有他上次看到过的那个“人”！

皮耀国的神情十分沮丧，我也没有什么话可说，只是道：“上次拍下来的那些照片，是不是可以给我？”

他苦笑了一下：“当然可以！”

我向那垒照片走去，将之顺序叠了起来，也就是开机之后，第一个十秒钟所拍的照片，放在最上面。当我这样整理的时候，我突然发现，在第一张照片上，有相当多杂乱的、不规则的线条。我曾经在乳白色的发光玻璃板上看过这张照片，但当时，我希望能在照片上看到一个人，当然不会去注意那些幼细的线条，所以到这时才注意到它们。

我忙拿起了这张照片来，再放在乳白玻璃上，道：“老皮，你过来看，这是甚么？”

照片放在玻璃板上之后，由于玻璃的后面有光线透过来，所以那些线条，看得更清楚，这一些线条，呈一种波浪形的起伏，可是有些“波纹”，却相当尖锐，有的地方较粗，有的地方较细。

皮耀国走了过来，看到了照片的这些线条，他也呆了一呆，说道：“这……或许是冲洗的时候，不小心刮花了底片所产生的？”

我立时反驳道：“不是，这是一组波形！”

皮耀国又走近了些，仔细看：“看来好像是一组波形，但是……X 光机没理由可以显示波形！”

我道：“X 光机不能，但是萤光屏的显示结构，正和波形显示结构同一原理！这一组波形，是下是因为这个原因而被记录下来？”

皮耀国摊着手：“据我所知，以前，没有这样的例子！”

我道：“整件事很怪，这块木炭也很怪。如果这块木炭会放出极强烈的一种波，是不是有这个可能，使波形出现而且被记录下来？请别以常理来回答我这个问题。”

皮耀国想了一想：“理论上有可能，但是一般的物质，显示在示波器屏上的波形，杂乱无章，这一组波形，却很有规律！”

我呆了一呆，在我看来，这组波形，正是杂乱无章的，但是皮耀国却说它“有规律”，我不知是什么意思。皮耀国是科学家，他这样说，当然有

他的道理的。我忙问道：“有规律？什么意思？”

皮耀国道：“看起来，这组波形，像是一种声波，有点像乐器中的木箫在吹奏时所发出声音的声波。”

我的思绪十分混乱，不能在皮耀国的话中捕捉到什么中心，甚至无法发出进一步的问题。

皮耀国看出我神色惘然，解释道：“每一种不同的声音，都有不同的波形，可以显示在示波器的萤光屏之上，女人的尖叫声是一种波形，男人的讲话声，又是另一种形状。小提琴的声音，可以形成正弦波；铜锣的声音，形成山形波。”

我点头，表示明白：“我知道了，这组波形，照你的看法，是木箫的声音？”

皮耀国道：“不是，我只是说像，而且，从它的伸展，波沟的高度来看，这种声音……如果它是一种声音形成的话，它的频率一定极高，超过三万赫兹。”

我又呆了一呆：“超过三万赫兹？人耳所能听到的声音范围，是频率三十到两万赫兹之间，三万赫兹，那是人耳听不到的一种高频音波！”

皮耀国道：“是的，如果这组波形是音波，那么，人听不到！”

他讲到这里，停了一停：“我们刚才，可曾听到什么声音没有？”

我道：“没有，除了你那一下尖叫声。”

皮耀国道：“我那一下尖叫声，大约频率是一万七千赫兹左右，如果展示出来，波形没有那么尖锐，要平坦得多，这一组，如果是波形，我想可能是由于光机才开始操作的时候，机械的装置部分所发出来的。”

我心中充满了疑惑，实在不知道如何说才好。过了好一会，我才道：“老皮，你刚才说，不同的声音，有不同的波形？”

皮耀国道：“是的！”

我又道：“那么，在理论上来说，只要看到不同的波形，就可以还原，知道是什么声音？”

皮耀国道：“理论上是这样，但是事实上却并没有还原波形的仪器。也没有甚么人，可以根据波形，辨认出那是什么声音造成的，因为有许多声音，听起来大有分别，但是在波形的展示上，差别极小，尤其不是单音之际，更加难分。”

我盯着照片上的那组波形，欲语又止。皮耀国又道：“我熟朋友中有一个笑话，你听过了没有？”

在那样的情形下，我自然没有什么心情去听笑话，我只是点了点头。皮耀国道：“有一个音乐爱好者，自夸可以不必用耳，只要看乐章展示的波形，就可以认出那是什么乐曲。他和人打赌，凝视着萤光屏上变幻不定的波形，当他肯定地说那是贝多芬的“田园交响曲”之际，原来那是罗西尼“威廉泰尔”序曲的第一乐章。”

皮耀国说是笑话，我却并不觉得好笑。

非但不觉得好笑，而且，我还觉得这位先生十分难得，“威廉泰尔”序曲第一乐章，正是写瑞士的田园风光，和田园交响曲，有相似的波形，当然不足为奇！

我叹了一口气，指着照片道：“如果这组波形，是由声音造成的，你的意思是，没有人可以说出这是什么声音来？”

皮耀国道：“我想没有。而且，说出来也没有用，这是人耳所听不到的声音。”

我没有再说什么，又去检查其他的照片，全都没有这样的线条。我接过了皮耀国给我一只纸袋，又放好了木炭：“老皮，对不起，打扰你了！我想你所谓看到了一个人，一定是眼花了！”我相信皮耀国真的在萤光屏上见过一个人，而我故意这样说，是安慰他。因为我隐隐觉得整件事，好像愈来愈是怪异，对他解释也解释不明白，只好含糊过去算了！皮耀国也没有再说什么，送我出去。我回到家裏，已经夜深，白素还没有睡，在等我，一见我，就现出询问的神色来。我将经过，详细对她说了，白素道：“你，那时在干什么？为什么不一直注视萤光屏？”

自从知道皮耀国“在萤光屏上看到一个人”起，我就一直为那一刹那间自己未曾注意萤光屏而懊丧不堪。这时给白素一问，我更增加了几分懊丧，忍不住在自己的头上，重重打了一下：“我也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！只不过一下未曾注意！”

白素皱着眉，看样子正在思索什么，但是我却不知道她在想什么。我道：“皮耀国说得很怪，照常理说，如果他真的在萤光屏中看到了一个人，那么，这个人，应该在木炭裏面？”

我一面说，一面用手轻拍着那只盛放木炭的盒子。

白素想了一想：“这也很难讲得通，萤光屏上显示的，是经过了X光透视之后，木炭内部的情形，对不对？”

我点头道：“皿H主-曰样？”

白素挥了挥手：“所以我说，使耀国说他“看到了一个人”，这句话是不合逻辑的，他看到的，不应该是一个人就算是一个人的话，也应该是经过了X光透视之后的人，那应该是一具骸骨。”

我怔呆了半晌，我根本没有想到过这一点。的确，如果木炭内部有一个人，那么，在经过X光之后，这个人出现在萤光屏上的，应该是一副骸骨！

我一时之间，不知如何说才好，望着白素：“那么，你有什么解释？”

白素又想了片刻，她出言相当审慎，和我不一样。过了片刻，才道：“我想，那可能只是一个阴影！你看这些照片，显示木炭内部，看起来虽然是灰蒙蒙的，但是灰色也有深、浅之分。深浅不同的颜色，在视觉上容易造成一种阴影，如果这个阴影看起来像一个人，那么，结果就是皮耀国在萤光屏上看到了一个人。”

我“唔”地一声：“听起来，很合理，但为什么一下子，这个阴影就消失了呢？”

白素道：“这很难说，或许是萤光屏显像阴极管那时还未曾调节好，也或许是X光机才开动，X光还不够强烈，所以造成一种短暂的现象。”

我没有说什么，只是来回踱着步。

白素笑了起来：“总之，我们经历过的不可思议的事虽然多，但是一块木炭裏面，会有一个人，这无论从哪一个角度来解释，都解释不通！”

我无法反驳白素的话，但是那并不等于说我同意了白素的话。

我喃喃地道：“世界上有很多事，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解释都解释不通，但确实有这样的事存在着！”

白素没有再和我争论下去：“睡吧，别再为这块木炭伤脑筋了，只要林伯骏的回音一来，我们不就可以知道来龙去脉了吗？”

我苦笑一下，现阶段，的确没有什么别的事可做，我将木盒放在一个匣子裏，在放进去之际，我又忍不住打开了那盒子，向那块木炭，瞪了一眼。

当晚，我睡得不好，做了一晚上的怪梦，梦见我自己在木炭裏面。梦境很玄妙，在清醒的时候，由于理智，很多事情，无法继续想下去。例如：“一个人在木炭之中”这样的事，就无法想下去。因为理智告诉我，木炭是实心的固体，人无法在一个固体之中，如果硬要“住”，那等于是以一个固定的姿势，嵌在木炭的内部。

可是在梦境之中，我却真的“住”进了木炭中，整块木炭，像一间房间，我闯不出来，可是木炭内部的固体结构，却并未妨碍我的活动！

这样的梦境，当然荒谬，本来没有必要加以详细叙述，但是由于后来事情的发展，竟有一部分与之不谋而合，真是神奇而不可思议，所以先在这里，提上一笔。

第二天，我等着林伯骏的回电，可是一直等到夕阳西下，还是没有消息。我心中有点不耐烦，在晚饭的时候，对白素道：“汶莱是一个相当落后的地区，会不会根本没有人送电报？”

白素瞪了我一眼：“不致于落后到这种程度！”

我有点食不知味，还好，晚饭才过，一支烟才抽到一半，门铃响了，我陡地跳了起来，听到了久已等待着的两个字：电报！

林伯骏的回电来了！

电报很简短，也有点出乎我的意料，全部电文如下：“卫斯理先生：来电收到，请恕俗务繁忙，不能来晤，但盼先生能来汶莱一叙，林伯骏。”

看到了这样的电文，我和白素，不禁互望着，呆了好半晌说不出话来。

因为，在我的想像之中，这块木炭如此怪异，牵涉到许多不可解的事，林伯骏又曾经要以黄金来换过这块木炭，他一知道木炭在我这里，应该表示得极其热切才是，但是，谁都可以从他这封电报中看出来，他的反应，十分冷淡，全然是一种无可无不可的态度。

我盯着那封电报，心中很不是味道，白素道：“你准备怎么样？”

我苦笑了一下：“他看来一点兴趣也没有！”

白素皱了一下眉：“也不见得，他请你去，不能说是全然没有兴趣！”

我有点光火：“这算是什么兴趣？这块木炭，关系着他父亲当年的怪异行动，也关系着他父亲的死，他甚至没有在电报上提起那块木炭！”

白素摇着头，显然她也不能理解何以林伯骏反应冷淡。过了半晌，她才道：“据我推测，林伯骏对于整件事，根本不清楚。他第一次见祁三和边五，说他什么也不知道，是他母亲叫他来的！”

我将电报重重摔在地上，并且踏了一脚：“去他妈的，我才不理他！”

等了两天，等到了这样的一封电报，自然令我极其失望，我不想再理会这件事，说不定等到天冷，我将这块木炭，放在炭盆裏生火取暖，来享受一下世界上最豪华的暖意！

可是，不到两小时，事情又有了急剧的转变，白素已在替我收拾行装，我已准备明天一早，就到汶莱去了！

使我尸变主意的是林伯骏第二封电报，任第一封电报到达后的不到两小时之后到达，电文相当长：“卫斯理先生：关于木炭，我与家母谈起，她力促我立时陪她与你相会。但家母年老体弱，不便行动，请先生在最短期间内到汶莱，万不得已，敬请原谅。林伯骏。”



林伯骏的第二封电报，证明白素的推测是对的，林伯骏本身，对那块木炭，一点兴趣也没有，可能也不知道这块木炭的来龙去脉，知道的，是他的母亲，当年行动怪异的林子渊的妻子！

当他收到我的电报之际，一定只是随便回电，所以才表现得如此冷淡。大约在一小时后，他可能和他的母亲讲起了这件事，她母亲则焦急到立刻要赶来见我，那位林老太太，才是真正关键人物！

当晚，我兴奋得睡不着，一面和白素讨论着，何以林老太太反而会对那块木炭有兴趣，她究竟知道些什么？但讨论也不得要领。同时，我找了一个原籍江苏句容县的朋友来，临时向他学当地语言的那种特有的腔调。

中国的语言，实在复杂，我对各地的方言可算有相当高的造诣，而江苏省也不是语言特别复杂的省份。但是在南京以东的几个县份，还是有独特的语言。同是江苏省南部的县份，丹阳和常州，相去不过百里，可是互相之间就很难说得通。句容县在丹阳以西，南京以东，江苏省南部的语言，到南京，陡地一变，变成了属于北方言语系统，句容县夹在中间，语言尤其难学。

我之所以要漏夜学好句容话的原因，是我想到，林老太太离开了家乡好几十年，对于家乡的一切，一定有一种出奇的怀念，如果我能够以乡谈和她交谈，自然可以在她的口中，得到更多的资料！

一夜未睡，第二天，赶着办手续，上飞机，在机上，倒是狠狠地睡了一大觉，等到睡醒不久，已经到达汶莱的机场了。

我并没有携带太多的行李，步出机场的检查口，在闹哄哄的人丛中，我看到一个当地土人，高举着一块木板，木板上写着老大的“卫斯理先生”五个字。我向他走过去，在土人旁边，是一个样子看来很文弱，不像是成功的商界人士的中国人。

那中国人看到我径直向他走过去，他也向着我迎了上来，伸出手来：“卫斯理先生？我是林伯骏！”

我上机之前，白素曾代我发电报通知过他，所以他会在机场等我。他一面说，一面向我手中的手提箱看了一眼。我倒可以立即明白他的意思：“林先生，这块木炭，在手提箱裹！”

林伯骏答应了一声：“我的车子在外面，请！”

那土人过来，替我提了手提箱，我和他一起向外走去。林伯骏的商业活动，一定很成功，他的汽车也相当豪华，有穿着制服的司机。

我们上了车，车子向前驶，我看出林伯骏好几次想开口，但显然又不知道该如何说才好，我向他英了笑：“你想说什么，只管说！”

林伯骏有点不好意思地笑了一下，道：“对不起，请原谅我直言，一块木炭，要换同样体积的黄金，那……实在十分荒谬！”

我“嗯”了一声：“这就是为什么你在多年之前见过那块木炭一次之后，就再也未曾和他们联络的原因？”

林伯骏道：“可以说是！”

他在讲了这一句话之后，顿了一顿：“我来到这里的时候，只有四岁，汶莱就是我的家乡，你一定也留意到，我说英语，事实上我中国话说得不好。这块木炭和过去的一些事有关，而我，对于过去的事，并没有什么兴趣！”

我点头说道：“是的，我明白！”

林伯骏又直视着我：“可是我母亲不同，她对过去的事，一直念念不忘。卫先生，谓恕我直言，如果你的目的，是利用我母亲对她的家乡和她对过去

的怀念，由此而得到什么利益的话，我想你不会成功！”

我要用极大的忍耐力，克制着自己的冲动，才能让他将这些话讲完，而不在他的鼻子上重重打上一拳。

等他讲完之后，他还自己以为十分精明地望着我，我才冷冷地道：“林先生，你大可以放心，我如果要想骗财的话，像你这种小商人，还轮不到做我的对象！”

## 第八部：祖传大屋中的密室

林伯骏扬了扬眉：“是么？那么，什么人才是你的对象呢？”

我道：“譬如说，陶启泉，他还差不多！”

陶启泉就是我一个电话，他就立即派人送了两百万美元支票来的那位大富豪。他是真正的富豪，和林伯骏那样，生意上稍有成就的小商人不同。

我说出陶启泉的名字来，倒也不单是因为他是我所认识的富豪，而是我知道陶启泉目前，也在汶莱，正是汶莱国王的贵宾。

林伯骏一听到这个名字，像中了一拳一样地震了一震。

我又道：“听说陶启泉在汶莱，也有不少产业和油田，林先生的经营范围，一定比他更广？”

林伯骏神情尴尬，半天说不出话来，才道：“卫先生你……认识陶先生？”

我道：“不敢说认识，不过，我见了他，他不致于怀疑我向他骗钱！”

林伯骏的脸色更难看，过了好一会，他才道：“我只不过是保护自己，你别见怪！”

我只是“哼”了一声，懒得再和他说话。车行一小时左右，驶进了一幢相当大的洋房，驶进了花园，在建筑物前停了下来。

我和林伯骏下了车，那土人提着我的箱子，一起走进去，才一进房子，我就听得一个老太太在叫道：“伯骏，那位卫先生来了没有？”

那是典型的句容话，我一听，就大声道：“来了！”

虽然只说了两个字，但是字正腔圆，学到十足，我立时听到了一下欢呼声，循声看去，看到一个女佣推着一张轮椅出来，轮椅上坐着一位老妇人。

她看来六十出头，神情显得极度的兴奋，正东张西望，在找寻说“来了”的人。

我忙向她走了过去：“林老太太？我是卫斯理！”

老太太向我望过来，刹那之间，她的神情，激动得难以形容，双眼之中，泪花乱转，张开了双手。我一来到她的面前，她就紧紧地握住了我的双手，口唇颤动着，却因为心情的激动，而说不出话来。

林伯骏紧随在我的身后，一看到林老太太这样的神情，我回头向林伯骏道：“令堂这样的情形，看来我想骗你钱，真是易如反掌！”

林伯骏的神情极其尴尬，也多少有点恼怒，闷哼了一声，并没有说什么。

这时，林老太太的神情，稍为镇定了一点，可是她还是不住喘着气：“卫先生？那东西呢？你带来了没有？让我看看！”

我呆了一呆，我的发呆，并不是因为我不懂她说的“那东西”是什么。“那东西”，当然是指那块木炭而言。我不明白的是，她何以不称“那木炭”，而称“那东西”？在我发呆之际，林老太太的神情，更显得焦切莫名，我忙道：“带来了！”

林老太太一听得我说“带来了”，才如释重负地吁了一口气，望着我：“伯骏曾对我说，那东西……是一块木炭？”

我又是一呆，心中更加疑惑，林老太太不知道那东西是一块木炭！这和四叔当年回来之后，进入秋字号窖去取东西，并不知道他会取到一块木炭是相同的。这又是什么原因？

我不论如何想，都无法想出其中的究竟来，反正关键人物已在眼前，我想疑团总可以解决。所以我只是犹豫了一下：“是的，那是一块木炭！”

林老太太急速地喘起气来。她显然是一个行动不便的人，不然也不会坐在轮椅上了，可是这时，她却不顾一切地，想挣扎着站起来，吓得她身边的护士和林伯骏，连忙过去，又扶又按，总算又令得她坐了下來。

林老太太一直望着我：“给我！将那……块木炭给我！”

我犹豫了一下，一时之间，不知该如何回答才好。而林老太太一看到我犹豫，显然误会了我的意思，立时向林伯骏望了过去：“伯骏，快付他钱，不论他要什么价钱，快付给他！”

林伯骏的神情，相当难看，但他还是并不拂逆他母亲的意思，连声答应着。

一看到这种情形，倒轮到我来尴尬了，因为林伯骏怀疑我来骗钱，如果我立时提出价钱来，那倒真像来骗钱了！

林伯骏一面答应着，一面道：“娘，你……我有一点话，想和你说！”

林老太太立时生起气来，说道：“不用说，你不知道，不论多少钱，就算倾家荡产，也要给他！”

林老太太说得声色俱厉，林伯骏的脸色，更加难看。我在这时候，倒可以肯定了一点，那就是：林老太太，知道那块木炭究竟有什么特别，要不然，她决不会讲出这样的话来！

我看到林伯骏这种为难的神情，心中倒十分愉快，因为他刚才曾对我无礼貌！但是我也不想再僵持下去，因为我急于想从林老太太的口中，知道进一步的资料。

我道：“林老太太，价钱的事，可以慢一步谈，我将这块木炭给你！”

我一面说，一面提过了手提箱，打开，自手提箱中，取出了放木炭的盒子来，打开盒盖，交给了林老太太。林老太太立时双手，紧紧抱住了盒子，盯着盒中的那块木炭，面肉抽动着，神情激动到了极点。

我实实在在，不明白她何以看到了一块木炭，会现出这样激动的神情来。

过了好一会，林老太太才一面抹着泪，一面抬起头来，对我道：“卫先生，请你跟我来，我有很多话要对你说，很多！”

她强调“很多话”，我也忙道：“我也有很多话要对你说！”

林老太太吸了一口气，同林伯骏望去，说道：“伯骏，你也来！”

林伯骏忙道：“我事情很忙，我不想听以前的事，我有我自己的事！”

林老太太盯了林伯骏一会，叹了一口气：“好，你不想听，那由得你，卫先生，请跟我来！”她一面说，一面示意护士推着轮椅，向楼上去。

我向林伯骏道：“林先生，我想你还是一起去听一听的好，这……整件事，和令尊有极大的关系！”

林伯骏冷冷地道：“我父亲死了不知道多少年，就算和他有关，我也没有兴趣！”

我呆了一呆，林伯骏的话，如此决绝，当然是无法再说动他的了！我跟着林老太太上了楼，轮椅推进了一间相当宽大的房间，又穿出了那间房间，来到了一个种着许多花卉的阳台上。

我自己移过了一张藤椅，在林老太太的对面，坐了下来，林老太太又吩咐人搬过了一张几来，取来了茶。阳台下面是花园的一角，远处走出，十分清幽。

我和林老太太面对面坐下来之后，林老太太好一会不出声，双手仍紧抱着那块木炭，像是在沉思。我也不提出问题去打扰她。

过了好一会，林老太太道：“我家相当开明，我从小就有机会上学念书，高中毕业之后，我在家乡的一家小学教书，子渊就是这家学校的校长。”

她已经开始了要对我讲的“很多话”，我坐直了身子，喝了一口茶，听她讲下去。

林老太太停了片刻，道：“子渊的家，位在县城西。我们家乡的县城，城西那一带，全是后来搬来的，不是本乡本土的人，我们称那一带为“长毛营”，子渊就是“长毛营”的人。”

我呆了一呆：“这个地名很怪，为什么要那样叫？”我一面问着，一面心中也不明白何以她要将她丈夫原来住在哪一区的地名告诉我。

林老太太道：“长毛营，就是说，住在那里的人，原来全是当长毛的！”

我“啊”地一声。“长毛”这个名词，我已很久没有听到过了，所以一时之间，想不起它的意思来。

所谓“长毛”，就是太平天国。“当长毛”，就是当太平天国的兵！太平天国废清制，复旧装，蓄发不剃，所以，江南一带的老百姓，统称之曰：“长毛”。

我道：“我知道了，林子渊先生，是太平军的后代！”

林老太太点了点头：“是，据父老说，长毛营裹的人，本来全在南京，湘军攻破南京，南京的长毛四散逃走，其中有一批，逃到了句容县，就不再走，住了下来。”

我一面“嗯嗯”地答应着，一面心中实在有点不耐烦，心想林老太太从她丈夫的祖先开始讲起，那和我想知道的资料，有什么关系？不如催她快点说到正题上来的好。所以我道：“当年，林老先生有一个十分古怪的行动，他到一处烧炭的地方去……”

林老太太挥着手，打断了我的话头：“你别心急，你不从头听起，不会明白！”

我无可奈何地笑了一下，反正我已经来了，她喜欢从头说起，就让她从头说起

林老太太续道：“这批长毛，全是做官的，据说，做的官还不小，甚至还有封王的！”

我点头道：“那也不意外，太平天国到了后期，王爷满街走，数也数不清！”

林老太太苦笑了一下，说道：“子渊的上代，是不是封过王，我也不清

楚，做的是什么官，我也不详细。我在小学教书，他是校长，不到一年，我们的感情，就突飞猛进，终于论起婚嫁来了！”

林老太太说到这里，脸上现出甜蜜的笑容来，我也不去打断她的话头。事实上，她的叙述，十分平凡，也没有什么大趣味，只不过是一桩普通的婚事而已。

林老太太继续道：“我家裹反对我嫁给子渊，可是我非嫁他不可，家裹也只好答应，结婚之后，我搬到子渊的家裹去住。子渊的父母早过世了，他家是一幢三进的大屋子，全是用十二斤重的水磨大青砖造的。”

林老太太又道：“家裹除了两个老仆人之外，就是我们两夫妻，地方实在太大了……”

我礼貌地表示自己的不耐烦，在她讲到最后几句时，我移动身子，改变了三次坐着的姿势。

可是林老太太却全然不加理会，仍然在说她的屋子：“屋子实在太大了，有很多地方，我住了一年多，根本连去都没有去过，也不敢去。结婚一年中，我生下了伯骏，我已经很久没有再教书了。在伯骏三岁那一年，有一天晚上，正睡着，忽然后人声喧哗，叫着：“失火了！”

失火了！”伯骏先惊醒，哭了起来，子渊也醒了，立即跳起来向外奔去，我吓呆了，在床上搂着伯骏，不知怎样才好，只听得人声愈来愈嘈……”

我听到这里，张大了口，打了一个呵欠。

林老太太仍然不加理会：“一直吵到天亮，一个老佣人，奔进奔出，同我报告起火的情形，火在我们后面的那条街烧起，到天亮，救熄了火，起火的那间屋子烧成了平地，我们的屋子，只有最后一进被烧去了一角，没有蔓延过来。”

讲到这里，她自动停了下来，叹了一口气。

我真希望她转换一下话题，别再说她的屋子了。可是，她忽然讲了一句：“如果火一直烧过来，将我们的屋子也烧掉了，那倒好了。”我一听得她这样说，精神为之一振，因为她这样讲，分明说她疤场听来像母小相干的人，和她的一生，有十分密切的关系！和她有关，当然也和林子渊有关，和整件事有关口

床老太太道：“天亮，我抱着伯骏，去看被火烧去的地力，那是屋子的最后一进，屋后，是一个十天井，天井隔着相当高的围墙，围墙已经倒了下来。被烧掉的大半间屋子，是我从来也没有到过的地方。我去看的时候，看到子渊正在砖推上，指挥着两个佣人，将塌下来的砖头撇开去，他自己也卷着袖子在搬砖头。找走了过去：“子渊，你休息一下，吃点东西再忙！”子渊摇摇头：不倦，你来看，我小时候，常到这里来捉迷藏，后来很久没有来，你看，这房子很怪！””

我吸了一口气，更聚精会神地听着。

林老太太道：“当时，我也不知道他说房子很怪是什么意思，就抱着伯骏过去看。看他指的地力。他指的是断墙，墙是用十二斤重的水磨青砖砌起来的，有两层，中间空着大约两尺，是空心墙。我看了一下：“是空心墙，也没有什么怪！”乡下人起房子，讲的是百年大计，空心墙冬暖夏凉，也不是没有的事。子渊说道：不对，你再听听！””

我听到这里，忙道：“什么？他叫你“听]？”

林老太太道：“是的。他一面说，一面拾起半块砖头来，从墙中间向下

抛去。那十块砖头落下去，传来了落地的声音，从砖头落地的声音听来，墙基下面，至少还有一丈上下是空的！我“啊”地叫了一声：“下面是空的！”子渊忙道：“小声点，别让人家听到了！”这时，隔巷子有很多人，也有被烧成平地的那家人，正在哭泣看。”

床老太太向我望了一眼，才又道：“我立时明白子渊叫我别大声叫的意思。”

床老太太又道：“这屋子下面，有一个地窖！而这个地窖，子渊根本不知道。要不是烧塌了半边墙，他也不会发现！你明白他叫我不要大声的意思？”

我点头道：“我明白！古老屋子的地窖，大多数要来埋藏宝物，在他未曾弄明白之前，他当然不希望有太多的人知道他家的祖屋有藏宝！”

林老太太苦涩地笑了起来。喃喃地道：“藏宝！”她父叹了一口气：“子渊当时是这么说的。他来到我身边，叫着我的名字，神情很兴奋：“我家的祖先是做什么悔恨，可以理解。”

我想了一想，安慰她道：“老太太，我想，就算你当时坚持自己的意见，也不会有用！”

林老太太向我望来，我解释道：“任何人，发现了自己的祖居，有一个建造得如此秘密的地窖，而且又肯定上代是曾在乱世之中，做过一番事业，我想，没有甚么人可以克制自己的好奇心，不进去看个究竟！”

林老太太呆了半晌，接着又叹了一口气：“是的，其实当时我虽然害怕，虽然叫子渊不要进去，但是我心中，一样十分渴望知道地窖中有什么！”

我忙道：“这就是了，所以，你不必责怪自己！”

林老太太又叹了一口气，才道：“他当时笑着：“怕什么？地窖裏，就算有什么妖魔鬼怪，已经穿了一个洞，也早已逃走了！”我当时只是重复着一句话：“不要去！不要去！”可是他已经提着马灯，走了出去，我只好跟在他的后面。”

林老太太伸出她满是皱纹的手，在她的脸上抚摸了一下，才又道：“我们到了那断墙处，他放下了马灯，搬开了堵住入口处的一块木板，我看到他的脸色，在灯光的照映之下，白得可怕，可知他的心裏，也十分紧张。我又道：“不要下去！”他抬起头，向我望来，道：“我一定要下去，你……要是怕有什么不对头，可以在上面等我，不必一起下来，免得孩子没人照顾。”

林老太太向我望来，道：“卫先生，你想想，一个女人听得丈夫对自己讲这种话，心裏是不是难过？”

我摊了摊手：“我很不明白，只不过进入自己祖居的地窖，何以你们两人间，像是生离死别一样？”

林老太太道：“我感到有极不幸的事会发生！”

我没有再问下去，因为“预感”是十分奇妙的事，根本无可解释。

林老太太又道：“我听了之后，只是呆呆地站着，可能不知不觉，已经流下泪来，子渊伸手在我脸上抹着：“别傻了，不会有事的！”他一面说，一面已经提着马灯，自那个缺口处，落了下去。”

林老太太愈说，神情愈是紧张：“我连忙踏前一步，从缺口处向下张望。白天我已经看过那缺口，可是因为下面黑，看不很真，这时，子渊提着马灯，我看到他的，你当然知道！”我看到他这种样子，好像马上会找到大批金元宝一样，就没好气地回答他道：“当然知道，是当长毛的！””

林太太讲到这里，略顿了一顿，神情很难过：“平时，如果我这样说，子渊一定很生气，可是那时，他实在太兴奋了，竟然连声道：“是！当长毛！”接着，他又压低了声音：“你可知道，太平军攻打城池，搜掠了多少金银珠宝？”唉，卫先生，这一点，我相信凡是略为知道一点太平天国历史的人都知道！”

我点头道：“是的，长毛搜掠财宝的本领不少，不比李自成、张献忠差。而且太平军肆虐之处，正是东南最富庶的地区。”

林老太太道：“是啊，所以子渊接着道：“这屋子有一个秘密地窖，你想想……”他又叫着我的名字：“里面一定会藏着……”他那时，甚至兴奋得讲不下去，只是连连吞着口水，搓着手！”

我道：“那么，他究竟在地窖裏……”

林老太太瞪了我一眼，像是怪我打断了她的叙述，我只好向她抱歉地笑着，作了一个请她讲下去的手势。

林老太太道：“当时，他叫我不要张声，到晚上，他会到地窖中去发掘。我本来只觉得事情很滑稽。可是当天，在太阳下山之后，子渊就开始不安，团团乱转。我从来也未曾见过他有这种情形，我也不知道该如何去劝他才好！”

林老太太讲到这里，叹了一口气：“天才黑，他就点着了一盏马灯，向我望来，像是在要求我和他一起进那个神秘的地窖去，我突然有了一种强烈的预感，感到如果我们进入那个地窖，一定会有极其不幸的事情发生。我这种感觉，极其强烈，以致甚至害怕得身子在发抖！子渊看到我这样情形，忙道：“你怎么啦？”我趁机道：“子渊，别进去，别进那地窖去，叫人把那地窖的入口处封起来！””

林老太太讲到这里，停了停，才又道：“子渊一听，立时笑了起来。唉，多少年来，他那种笑声，一直在我耳际响着，我真后悔，我当时没有坚持自己的意见！”

林老太太现出极难过的神情来。林子渊在地窖中究竟找到了什么，我还不知道。但是我却可以肯定，林子渊到炭帮总部之行，一定和他进入地窖有关，结果，是林子渊葬身炭窖，尸骨无存，这自然是一个极其悲惨的结局，林老太太这时心情已经落了地，而面向前走着，墙中间的夹心，一直延续到地底下，成为一条甬道。他走出了下多久，我就看不到他了，只看到灯光在闪动，我忙对着缺口叫道：“子渊，我看不见你了！”他的声音传了上来：“这里有一扇门！”接着，就是“砰砰”的撞门声。不知道为了什么，我听到这样的撞门声，心像是要从口中跳出来！”

林老太太说着，向我望来。我不禁苦笑。她是当事人，连她也不知道是为甚么，我怎么知道？

林老太太停了一停，又道：“过了没有多久，我就听到一下大声响，和子渊的欢呼声：“门撞开来了！”我忙道：“门裏有什么？”我连问三四声，子渊却没有回答我……”

当她讲到这里的时候，我忍不住道：“在这样的情形下，你竟忍得住不下去看看？”

林老太太道：“是的，要不是在临下去之前，讲到怕会没有人照顾孩子，我也早已下去了。”

我点了点头，没有再说什么，林老太太道：“我急起来，正想大声再叫，

忽然又看到了灯光、人影，接着，子渊就出来了，我看到他一手提着铁箱子，一手提着马灯，神情兴奋得难以形容，他一面走出来，一面抬头向上，叫道：“果然有东西！你看，有一只小铁箱！”他来到了缺口下面，由于他两只手都拿着东西，很难攀上来，所以，他先将那只铁箱抛上来给我。

“那只铁箱不是很大，可是我笨手笨脚，他运抛了几次，我才接住。铁箱在手裏，也不是太重，我才后退一步，子渊就迅速爬了上来。

“他一爬上来，就喘着气：“裏面是一间很小的地窖，四面全用大麻石砌着，只有这只小箱子放在中间，这下子，我们一定发财了！”我提着箱子：“箱子很轻，不像是金子银子！”子渊骂我道：“傻瓜，比金子银子值钱的东西有的是！”他一面说，一面接过了箱子来，自己拿着，我们一起回到了屋子中，恰好在那时，伯骏哭了起来，我进房去抱伯骏，子渊也跟了进来。

“他一面提着箱子，一面在用力拗那箱子的锁。箱子虽然有锁，可是并不很结实，一到房间，我抱起了伯骏，他将箱子放在桌上，用力一扭，已将箱子的锁扭了下来，当时，我们都极其兴奋，子渊望着我：“闭上眼睛，小心叫箱子裏的珍宝弄花了眼！”我道：“快打开箱子来看看！”子渊吸了一口气，将铁箱盖打了开来。箱盖一打开，我们向箱子中一看，全都傻了！”

我并没有打断林老太太的叙述，她讲到这里，自己停了下来。但是，只停了极短的时间，她立时又道：“铁箱子裏，只有一叠纸，裁得很整齐，用线钉着，像是一本账簿……”

我心急：“或许纸上写着什么重要的东西？”

林老太太摇着头：“我不知道！”

我呆了一呆：“你不知道？这是什么意思？难道纸上面没有字？”

林老太太道：“有，一眼我看到，纸上有几行字，字体极工整，写着：“林家子弟，若发现此册，祸福难料。此册只准林姓子弟阅读，外姓之人，虽亲如妻、女，亦不准阅读一字，否则列祖列宗，九泉之下，死不瞑目！”我一看到这几行字，真是又好气又好笑，当时，我将抱着的伯骏，同子渊的怀裏一送：“好，你祖宗订下的家规，你们两父子去看吧！”我一说完，就赌气向外走了出去。”

我听得林老太太讲到这里，也不禁苦笑。以前，轻视女性，是平常事。连自己的女儿，也被当作“外姓人”。林老太太在那个时代，已经接受过学校的教育，又有勇气不顾家人的反对，和林子渊结婚，当然是一个知识女性，个性也一定相当倔强，对于这样的“祖训”，心裏自然极度的反感！但是她这一争气，只怕我也难以知道这本郑而重之，放在小铁箱，又特地为之建立了一个秘密地窖的册子中，究竟写着什么了！我苦笑了一下：“你始终没有看那册子中写的是什么？”

林老太太道：“没有，当时我赌气走了出去，到了天井，生了下来。我以为子渊一定会追出来的，可是我等了很久，也不见他出来，我心裏有点生气，也有点不耐烦，就绕到房间外面，隔窗子去看他。窗子关着，窗上糊着棉纸，看不清裏面的情形。可是他的影子，被灯光映在窗上，我看到他正在聚精会神地翻着那本册子，他一页又一页地翻着。”

我又问道：“林先生以后没有提起，他在那本册子中看到了什么？”

林老太太道：“没有，奇怪的是，我因为看到了册子第一页写的那几行字，心中动了气，不愿意再提起这件事。可是自从那晚之后，子渊也绝口不提这本册子的事。当晚，我又到天井坐了下来，过了好久，听到了伯骏的哭



声，哭了好久仍没有人理会，我奔进房中，看到伯骏在床上哭着，因为哭得久了，脸胀得通红。子渊却只是在一旁坐着，一动也不动，不知在想什么事，连儿子哭成那样，也不知道！”

林老太太的叙述，堪称极之详细，但是我发现她在有点紧要关键上，反倒不注意。伯骏哭了多久，全然无关紧要，她反倒说了出来。

是以我忙又道：“那时，他还在看那本册子？”

林老太太皱了皱眉：“当时我奔进房子，看到孩子哭成那样，当然是先抱起了孩子来，哄着他，直到孩子不哭了，我才注意子渊，发现他仍然像是木头人一样坐着发怔，我忍不住大喝一声，道：“你在干什么？”子渊被我一喝，整个人震动了一下：“没……没什么！”我和他做了几年夫妻，当然知道他是有事在瞒着我，我立时又想到册子第一页上的那几行字，哼了一声，道：“你看到了些什么？”

“子渊苦笑了一下：“你别怪我，祖训说，不能讲给外姓人知道！”我当然更生气，冷笑了几下，就没有再理会他。这时，我没有看到那册子，也没有看到那只小铁箱，不知道他放到什么地方去了！我当然也不希罕知道他们林家的秘密。当长毛的，还会有什么好事？多半是杀人放火，见不得人的事！”

事隔多年，林老太太讲来，兀自怒意盎然，可见得当时，她的确十分生气。

她继续道：“自那晚起，我提都不提这件事，子渊也不提，像是根本没有这件事一样。”

这样过了七八天，子渊忽然在一天中午，从学校回到家裏。他平时不在这时候回家的，我觉得意外，子渊一进门，就道：“我请了假，学校的事，请教务主任代理。”我呆了一呆：“你准备干什么？”子渊道：“我要出一次门！”他说的时候，故意偏过了头去，不敢望我。”

“我心中又是生气，又是疑惑。那时候的人，出门是一件大事，他竟然事先一点不和我商量。我立即盯着他道：“你要到哪里去？”子渊呆了片刻，才道：“到安徽萧县去。”我这还是第一次听到有这样的一个县，心中更奇怪，大声问他：“去干什么？有亲戚在那边？””

“子渊搓着手，神情很为难，像是说又不是，不说又不是。我知道他人老实，不善撒谎。我立时又想到了那件事，冷笑一声：“又是不能给外姓人知道？”子渊苦笑着：“是的！”我赌气不再言语。我已经感到事情愈来愈不对头，可是就因为赌了气，所以我就道：“要去，你一个人去，伯骏可不能让你带走！”子渊笑了起来：“本来我就是一个人去。”他收拾了一下行李，只带了几件衣服，临走的时候对我道：“我很快就会回来！””

林老太太说到这里，双眼都红了，发出了一阵类似抽咽的声音，神情极其哀伤。

林老太太为什么会悲从中来，当然再明白也没有。她的丈夫，林子渊，一去之后，再也没有回来过！

在这样的情形下，我也实在不知该说些什么话去安慰她好，只好陪着她叹了几口气。

过了好一会，林老太太才止住了抽咽声：“他一去，就没有回来过！”

我点头道：“我知道！”

本来，我还想告诉她关于林子渊出事的经过，但是我不知道当年四叔是怎样对她说的，唯恐她原来并不知真相，知道了反而难过，所以话到口边，

又忍了下来。林老太太渐渐镇定了下来：“他去了之后，我每天都等他回来，他也没有说明去几天，我一直等着，子渊没回来，那天下午，忽然有一个陌生人来了。那陌生人一见到我，就道：“是林太太么？林子渊太太？”我不知为什么，一看到这个陌生人，心就怦怦跳起来，一时之间，竟连话也说不出来。那人又道：“我姓计，叫计天祥，从安徽来。”

当林老太太说到林子渊走了之后几天，忽然有一个陌生人来见她之际，我已经知道这个“陌生人”就是四叔了。不过，四叔姓计，我自是知道，四叔的名字叫“计天祥”，我还是第一次听说。

林老太太道：“我一听到这个姓计的是从安徽来的，心跳得更厉害，张大了口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那姓计的道：“林太太，我来告诉你一个不幸的消息，林子渊先生死了！”他这句话才一出口，我耳际轰地一声响，眼前金星直冒，接着一阵发黑，就昏了过去。

“我和计先生在门口讲话，我昏了过去，等到醒过来，人已经在客厅，坐在一张椅子上，两个老仆人正在团团乱转。我一醒过来，就听得两个老仆人焦急地在叫着：“怎么办？怎么办？”那姓计的倒很沉着：“林先生有亲人没有，快去叫他们来！””

“两个老仆人还没有回答，我已经挣扎着站了起来：“没有，子渊一个亲人也没有。他是独子，甚至于连表亲也没有！”我一开口说话，计先生就向我望了过来。我那时，心中所想到的只是一件事：子渊死了！我再也见不到他了！子渊死了！”

林老太太讲到这里，不由自主，喘起气来。我只是以十分同情的眼光望着她。当年，她年纪还轻，儿子只有三岁，丈夫莫名其妙死了！好好一个家庭，受到了这样的打击，心中的悲痛可想而知。即使过了那么多年，这种悲痛，也一定不容易消逝。

## 第九部：一切关键在那本小册子

林老太太深深地吸了一口气，又长叹了一口气，才又道：“那姓计的一听到我这样说，神情难过地握着手：“林太太，你没有孩子？”他一问，我才想起伯骏来。我忙道：“伯骏呢？伯骏在哪里，快找他来！”这时，我什么也不想，只想将伯骏紧紧地搂在怀里。”

林老太太又道：“伯骏在外面和别的小孩子在玩，一个老仆人听得我那样叫，马上奔了出去，去找伯骏。”

“那姓计的来到了我的身前：“林太太，我，我是炭帮的帮主。”我呆了一呆，我根本不知道什么是炭帮，听也没有听到过，那姓计的又道：“你先生来找我，向我提出了一个十分古怪的要求。本来，事情很简单，可是我实在没有法子答应他，他……他竟然……””

林老太太的神情，愈说愈难过，停了半晌，才又道：“计先生接着，就告诉了我子渊死的情形，那真是太可怕了，我实在不想再说一遍……”

我忙道：“你可以不必说，林先生当年出事的经过，我全知道！”

林老太太望了望我半晌：“这些年来，我对姓计的话，一直不是怎么相

信，他说……他说子渊是在一座炭窖中烧死的？”

我道：“是的，据我所知，是那样！”

林老太太默然半晌，才苦涩地道：“活活烧死？”

我忙道：“林老太太，情形和你设想的不一样，他一进炭窖，一生科，火势极猛，一定是立刻就死，所以，他不会有什么痛苦！”

林老太太陡地一震，突然伸手，抓住了我的手腕：“什么？你说什么？是他进了炭窖之后，才生火的？”

我不禁暗怪自己的口太快，我应该想到，四叔当年可能隐瞒了这一点的。

我忙含糊地说道：“我也不清楚，但总之，林先生是在炭窖裏烧死的，有一个本领很大的人，想去救他，几乎烧掉了半边身子！”

林老太太木然半晌，才道：“那姓计的人倒不错，他看到我难过的样子，安慰了我好久，才道：“我来得匆忙，没准备多少现钱，不过我带来了一点金子，我想你们母子以后的生活，总没有问题！”他一面说，一面将一只沉重的布包，放在几上，解了开来，我一看，足有好几百两金子。

“我当时道：“不，我和你根本不相识，怎能要你那么多金子！”计先生道：“这是我一点心意！”我陡地起了疑：“子渊是你害死的？”计先生脸色变了变：“他死的经过，我已经跟你说过了！”我道：“要不是你良心不安，为什么你要这样对我？”计先生叹了一口气：“是的，我有点良心不安，林先生的死，多少和我有一点关系。可是我不明白，何以林先生会向我提出那个古怪的要求来！他对我们那一带的地形，好像很熟！他是那里出生的？”

“我道：“当然不是，他除了曾到南京去上学外，没到过别的地方！”计先生道：“这就怪了，我来之前，曾经向几个人问起过，他们说，林先生到了之后，并不是立即见我，他先由一条小路，这条小路，只有我们的伐木人才知道。他从那条小路，到了一个叫猫爪坳的小山切之中……”他讲到这里，我就打断他的话头：“你和我说这些，没有用处，我根本不知道他为什么要出门，他没有告诉我！”

“计先生听得我这样讲，“啊”地一声：“你不知道？”我道：“我不知道。”这时，我心中乱到了极点，可是我感到计先生是一个可以倾诉心事的人。”

林老太太道：“或许是许先生给了我那么多金子，这至少表示他有诚意。我接着，就将那个隐秘的地窖，在地窖中发现了一只小铁箱，铁箱之中，有一本只准林家子弟看的册子一事，讲给了他听。他听得很用心：“对了！一定在那册子上，载有什么奇怪的事情！”

“他讲到这时，老仆人在街上将伯骏找回来了，我一见到伯骏，悲从中来，搂住了伯骏，就哭了起来。计先生在一旁，我也没留意他在我哭的时候究竟在干甚么，好像是不断地来回踱步。等到我哭声渐止，他才道：“林太太，我看你留在这儿，只有更伤心，这样吧，我出高价，同你买这所屋子，你也别再耽搁了，先到你娘家去暂住几天，然后，拿了钱，带着孩子，到别的地方去吧！”我那时六神无主，而且一想到子渊死了，叫我和伯骏住在大屋子裏，我也实在不想，所以就答应了他。我以为那些金子就是他付的屋价，谁知道过了几天，他又给了我一大笔钱。说是屋价！”

我听到这里，忙道：“等一等，我有点不明白，你当时就离开了家？”

林老太太道：“是的，什么也没带，抱了孩子，两个老仆人跟着，我叫

他们其中一个，拿了那包金子，就离开了。”

我道：“这……这情形有点不寻常，是不是？”

林老太太呆了一呆，像是她从来也没有想起过这个问题，她想了一想，才道：“是的，很不寻常，但当时，一则我心裏悲痛，二则，我感到子渊出事，由这所屋子所起。如果不是这所屋子中有这个隐秘的地窖，他又在地窖中发现了那册子，他根本不会离家到什么萧县去！”

我道：“那时，你并没有确切的证据，证明林先生出门，是因为那本小册子？”

林老太太道：“还会因为什么？本来，他的生活很上常，但是一发现那本册子之后，他就变了，忽然之间，要出门去了！”

我点了点头，林老太太这样说法是合理的。林老太太道：“所以，我因为子渊的死，对这所屋子，厌恶到了极点，根本不想再多逗留片刻，我想，就是因为这样，所以我才突然离开的！”

我“嗯”地一声，接受了她这个解释。

林老太太又道：“我来到门口，计先生追了上来，道：“林太太，请你给我你娘家的地址。”我告诉了他，他又道：“我可以在这屋子裏住么？”我道：“屋子是你的了，你喜欢怎样就怎样！”计先生倒是君子，他又道：“我可能要在屋子找一找，想找到林先生这种怪异行动的原因。”我道：“随便你怎样，你喜欢拆了它都可以！”我就这样走了！”

“我到了娘家，我父母听到了子渊的死讯，当然很难过，乱了好几天，我再也没有到那屋子去，只派仆人去取过一点应用的东西，去的仆人回来说，计先生一直住在那屋子裏！”

我吸了一口气，四叔耽搁了一个月之久才回来，除了路上来回所花的时间，他在那屋子之中，至少也住了三个星期之久，在这三个星期之中，他是不是在这屋子裏找到了林子渊当年怪诞行径的原因了呢？

我心中的疑惑，十分之甚，忙道：“你以后没有再见过计先生？”

林老太太道：“见过，我已经说过了，过了几天，他又送了一大笔钱来给我，还抱着伯骏，去买了不少东西给伯骏。当时，他只问了我几句话：“林太太，林先生的祖上，是当太平军的？”我道：“是，要不，他们也不会长毛营造房子！”计先生道：“我找到了那本册子，也看了！”当时我呆了一呆道：“那么他为什么要去找你，去找那块木料？”

“计先生回答道：“他不是要找木料，他是想去找那株树，可是在他来到以前一个月，恰好叫我们的人采伐了下来，所以，他只好找木料！”我听得莫名其妙，实在不知道他在说什么。而且，子渊已经死了，我也实在没有兴趣再去探讨这件事，就没有再接口。

“计先生这次走了之后，一直到大约两个星期之后，才又来找我：“我要走了，林太太你多保重！”我向他道了谢。

“当时，他的神情很怪，好几次欲语又止，我看出他心中好像有些问题十分为难，我道：“计先生，我们虽然只有见过几次面，但是你这样帮助我，我十分感激，你有什么话，只管说。”计先生又犹豫了一下，才道：“好的，林太太，请你记着，不论过了多少年之后，如果你知道，有人要出让一件东西……”

“卫先生，他当时的话很怪，我只是照直转述。他说：“是一件什么东西，我现在也说不上来，但决不会是一件值得出让的东西，而且要的价钱很贵，

这件东西，多半是一段木头，一块炭，或者是一段骨头，也可能是一团灰。总之有人出让这样的东西，你又有能力的话，最好去买了来。”

林老太太说到这里，望着我。

我也莫名其妙，四叔的话，的确很怪。但是在祁三的叙说之中，我早已知道，四叔一回去之后，再进秋字号窖中，发现了那块木炭。当时，他自己也不知道会找到什么东西。

可是，他却知道在秋字号窖中，一定有着什么东西，这又是为什么？

我神情茫然地摇着头。

林老太太的神情，也充满了疑惑，道：“计先生的话，有很多我到现在还想不明白。”

我道：“整件事十分神秘，你照直叙述好了。”

林老太太叹了一口气，道：“好，当时我问他，道：“这是什么意思，连你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，为何要我去买下来？”计先生叹了一口气：“我回去，找到了那东西，会托人带一个信来给你。””

我忙道：“你后来接到了他的信？”

林老太太道：“是的，我收到了他的一封信，信上只写了“木炭”两个字。”

我又道：“他没有提到林先生为什么要不顾自己性命，要去找那段木头？”

林老太太道：“我问了，可是计先生却像是不愿意回答，一面踱着步，一面叹息着。等我问急了，他才道：“我不相信，真的不相信！”我问道：“你不相信甚么？”计先生道：“他……他……你先生看到了一些记载，记着一件怪事，他相信了，可是我实在无法相信！”我再追问，他道：“你还是不知道的好，等你孩子大了，他要是有兴趣，你可以撰他自己去下判断，信不信，全由他自己来决定好了。””

林老太太道：“他这样说了之后，又交给了我一样东西，那是一只小小扁平盒子，大小大约可以放下一本书，是铁铸的，盒子的合口处是焊死了的。他道：“这件东西，你一定要好好保管，不论你准备搬到哪里去，都带着。等到你得到了我刚才说的那件东西，可以叫伯骏打开来。”他说到这里，神情更茫然：“我不明白……我没读什么书，你要叫伯骏好好读书，或者他会明白，将来他会明白。””

林老太太又向我望来，我愈听愈糊涂，道：“你没有问计先生，那是什么？”

林老太太道：“我问了，他只是说：“我不明白。””

我忙道：“那东西还在？”

林老太太点了点头，我一看到她给了我肯定的回答，心中才松了一口气，因为四叔这样嘱咐，那东西一定极其重要！

我想叫林老太太立时拿那东西出来给我，但是林老太太接着又道：“当时，我答应了他，他就走了。不多久，我就带着伯骏，带着计先生给我的钱，离开了家乡，先到新加坡，再到汶莱。人生地疏，开始了新生活，伯骏总算是很争气。一直到几年前，我无意中看到了一段广告，说是有一块木炭出让，我立时想起了计先生的话，所以才叫伯骏找上门去……”

林伯骏上次去见边五和祁三的情形，我已经知道，所以我又作了一个手势，打断了林老太太的话头：“这我已知道了，结果并没有成交！”

休老太太道：“是的，伯骏回来告诉我，说他看到一块木炭，竟要和等大的金子交换，他认为极端荒谬！”

我总觉得，林老太太的叙述之中，有点难以解释的地方。她提及在地窖中找到的那本“册子”，林子渊是看了这本“册子”之后才有怪诞行动的。计四叔到了林子渊的家中，住了相当久，他可能也看到了这本“册子”，而他看了之后的反应是“我不相信”、“我不明白”。

计四叔在临走之际，又交给了林老太太“一只铁盒子”，“大小恰好可以放下一本书”，又郑重叮咛不可失去，那么，盒子中放的，就是那本“册子”，实在再明白也没有！

我的疑问就是：何以这许多年来，林老太太竟可以忍得住，不将这盒子打开来看看？

看她这时，抱住那块木炭的情形，她决不是不怀念她的丈夫。

而事实上，她看到了那块木炭，神情激动，也并不是由于她真正知道那块木炭有什么古怪，只不过是那块木炭，令她想起了往事！

我想到这里，实在不想再听林老太太再讲下去，我要开门见山，解决心中的疑难。

所以，当我一看到林老太太又要开口之际，我作了一个相当不礼貌的手势，几乎没有伸过手去，捂住她的口：“那铁盒子呢？请你拿出来！”

林老太太一怔，才道：“铁盒子，计先生说，如果伯骏有兴趣，可以打开来看看！”

我大声道：“这些年来，难道你一点好奇心也没有？不想将之打开？”

林老太太苦笑了一下：“我知道，那铁盒子裹放的东西，多半就是子渊当年在地窖中找到的那本册子，那是只能给林家子弟看的！”

我又好气又好笑：“林先生死了，可能就是因为这册子死的，你还讲规矩？”

林老太太道：“正因为子渊死了，所以我才希望伯骏来看这册子。”

我无意识地挥着手，一句“岂有此理”几乎已要冲口而出了。林老太太又道：“伯骏一懂事，我就开始和他讲这件事，前后不知道讲了多少遍，可是，他这人很固执，一点兴趣也没有！”

我忍不住站了起来：“事情和他父亲的死有关，他怎么可以没有兴趣？”

我的话才一出口，林伯骏的声音，突然在我身后响了起来：“为什么不可以？人已经死了，就算我知道了他死亡的原因，又有什么帮助？我已经离开了家乡，建立了一个完全与过去不同的生活，为什么要让过去的一些莫名其妙的事，再缠着我？”

我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进来的，一听到他的声音，我就转过身去，我耐着性子等他说完，又呆了半晌。林伯骏的话，倒也不是全无道理，虽然在我这好奇心极浓烈的人看来，不可理解，但不能完全说他没有道理。

林伯骏又道：“所以，当找十岁那年，母亲要我打开那铁盒子来看看，我就拒绝，她每年都要求我一次，我都拒绝，我决不会想知道盒子内有什么！”

我迅速地转着念：“你不想知道，不会有人强逼你。不过，我很想知道！”

林伯骏道：“好，那不关我的事！”

他答应得这样爽快，倒颇出乎我的意料之外。我和他虽然相见不久，但是已可以知道他是一个极其精明的人。一般来说，精明的人，是不怎么肯

爽快答应人家任何事的。所以，我望着他，看他还有什么话说。

果然，林伯骏立时又道：“那铁盒子可以给你……”

他讲到这里，伸手向林老太太手中的那块木炭一指：“就向你换这块木炭！”

我一听，陡地跳了起来，当时，我正想顺手给他重重的一拳！而接下来，林老太太的话，尤其浑蛋，她竟然道：“伯骏，那不可以，这块木炭，人家是要换一样大小的金子的，多少你得贴一点旅费给人家！”

我听到这里，实在是忍无可忍了，我一步跨向林老太太，多半是我在盛怒之下，脸色十分可怕，以致这位林老太太睁大了眼睛，吃惊地望着我，我一伸手，自她的手中，将木炭接了过来，向外便走。

我来到门口，才转过身来：“林先生，或许你对过去的事不感兴趣，但是我还是要告诉你，你父亲当年死在炭窖裏，这个炭窖中的任何东西全成了灰，只有这块木炭在，这其中，有许多不可解释的事，和你父亲有着关连！”

我在最后一句话上，加重了语气。

可是林伯骏的回答，却令我瞠目，他冷冷地道：“就算你带来的，是我父亲的遗体，我也不会出那么高的价钱，你可以保留着！”

林老太太道：“伯骏，和卫先生商量一下，那毕竟和你父亲有关……”

林伯骏道：“妈，你只不过想有人详细听你讲过去的事，现在你讲过了，他也听过了，这样的一块木炭，还要来干什么？”

林老太太叹了一口气，不再言语。而这时候，我的啼笑皆非，真是难以形容到了极点！

当然没有什么可以说的了，我转身向外便走，一直走出了林伯骏的屋子，一直向前走着。

我在这时，心中又是生气，又是苦恼，而且又充满了疑团，真不知道想些什么才好。我来的时候，是林伯骏的车子送我来的，直到这时，我才发觉，这条路相当长，我要步行回市区，不是容易的事！

可是无论如何，我决不会回去求林伯骏，这王八蛋，我实在对他无以名之。而我到这里来，会有这样的结果，始料不及！林老太太才一见到我时，何等兴奋，可是原来她也根本不知道那块木炭有什么古怪，只不过要人听她讲往事！

而我，不是自负，可以说是一个不平凡的人，这次竟做了这样的一桩蠢事！

我愈是愈想愈气恼，刚好在我面前，有一块石块，我用力一脚，将之踢得向前直飞了出去，石头飞出之际，一辆极豪华的汽车，正迎面驶来，石头“拍”地一声响，正好撞在汽车的挡风玻璃上。

车子行驶的速度相当高，石头的去势也劲，玻璃在一撞之下，立时碎裂开来，车子向路旁一侧，几乎冲进了路边的田野之中，看起来司机的驾驶技术相当高，及时煞住了车子。

这时候，我自己心中感到极度的歉意。我自己心中气恼，倒令得一辆路过的车子遭到无妄之灾，而且还可能闹出大事来。

我忙向车子走过去，已经准备十分诚恳地道歉，可是车子一停，车门打开，两个彪形大汉，陡地冲了出来。一面吆喝着，一面向我直冲过来，不由分说，挥拳直击！

从这个大汉出拳的身形、劲道来看，毫无疑问，他们全是武术高手，

我可以肯定，一个身体健壮的人，只要不懂武术，在他们两人这样的攻击之下，只要五秒钟，就一定会躺在验房中！

这大大出乎我的意料之外，我立时身子一侧，避开了一个大汉的一拳，同时伸足一勾，勾得另一个大汉身子向前跌出一步，使他的一拳，打在他的同伴身上。

我立时又疾转过身来，准备应付这两个大汉的第二次进攻。

这两个大汉，又怒吼着攻了过来，但也就在此际，我身后陡地响起了一下呼喝声，叫道：“ 停手！老天，卫斯理，是你！”

我呆了一呆，前面那两个大汉已经立时站定，神情惊疑不定。我吁了一口气，转过身来，在车子中，一个人正走出来。

这个人，不是别人，就是我的债主陶启泉，亚洲豪富。我知道他在汶莱，但是想不到竟然和他会在这样的情形之下见面。

陶启泉见了我，又是高兴，又是吃惊。

他一面下车向我走来，一面道：“ 卫斯理，你为什么要对付我？如果你要对付我，我一定完了，我这两个保镖，不会是你对手！”

我本来心中憋了一肚子气，可是这时，忍不住哈哈大笑了起来，陶启泉莫名其妙地望着我，我道：“ 如果我告诉你，我只是心中生气，无意之中踢出了一块石头，石头撞中了你的车，你是不是相信？”

陶启泉呆了一呆，才道：“ 相信，你曾经帮过我这样的大忙，我没有理由不相信你。你怎么会要步行？你准备到哪里去？”

我长叹一声：“ 说来话长！”

陶启泉十分高兴，拍着我的肩头：“ 我们难得见面，今晚你在酒店等我！”

陶启泉是一个大人物，这时可以证明。他的那辆车子，是苏丹拨给他使用的，车子一停，保镖跳出来，司机已经用无线电话报告出了事，前后不到十分钟，我已经听到了直升机的轧轧声，当地警方的一架直升机已经赶来，司机下车来：“ 陶先生，车子立刻来。”

陶启泉道：“ 要两辆，一辆交给卫斯理先生用，要和招待我的完全一样！”

司机答应一声，立时又回车子，去联络要车子了。

直升机在上空盘旋了一会降落，几个警官神情紧张地奔了过来，和保镖叽哩咕噜了片刻，又过来向陶启泉行礼。他们冲着我直瞪眼。

陶启泉不理他们，邀我进车子坐：“ 你到汶莱干什么？又有稀奇古怪的事？”

我苦笑了一下：“ 别提了，人窝囊！你去见什么人？”

陶启泉道：“ 一个叫林伯骏的人，生意上，他有点事求我，千请万恳要我去吃一餐饭，不好意思拒绝。”

我闷哼了一声：“ 这王八蛋！”

陶启泉一听得我这样骂，陡地一怔：“ 怎么，这家伙不是玩意儿？”

本来，我可以趁机大大说林伯骏的一番坏话，但是我却不是这样的人，我道：“ 那是我和他之间的事。你和他如果有生意上的来往，他倒是一个好的生意人，一定会替你，替他自己赚钱。他精明、能干，几乎不受外界的任何影响，极其坚定，有着好生意人的一切条件！

你放心好了！”



陶启泉有点意外地望着我，我笑道：“你应该相信我的判断！”陶启泉道：“我当然相信你，可是刚才你说……”

我道：“这事说来话长……”我转换了话题：“你可想知道，我向你借了两百万美元，买了什么？”

陶启泉道：“我从来不借钱给任何人！”

我很感谢他的盛情，也不多说些什么，只是打开了那只盒子来，让他看那块木炭：“我买了这块木炭！”

陶启泉睁大了眼，盯着这块木炭，又盯着我，神情疑惑之极。我笑道：“我怕你没有时间知道所有的来龙去脉，要讲，至少得半天时间！”

陶启泉道：“你真是怪人！”

这时，陆续有不少华贵的汽车驶过来，那些车子一看到陶启泉的车子停在道旁，也全停了下来，自车中走出来的人，都向陶启泉打招呼，围在车旁，看来，那全是林伯骏请来的陪客。

半小时之后，又两辆华丽大房车驶到，一辆来接陶启泉的，另一辆，给我使用。我和陶启泉分手，上了车，驶到市区，住进了酒店，心裏又紊乱又气恼，我想和白素通一个电话，但是拿起电话来之后，我想来想去，没有什么可以告诉她的。总不成说我去上门兜售结果不成功，差点没叫人当作骗子赶了出来？所以我又放下了电话，索性一个人闷气。

我已经准备睡觉了，突然一阵拍门声传了来。我跃起，打开门，不禁呆了一呆。在门口的是林伯骏。神情十分惶恐，手中拿着一个纸包，望着我，想进来又不敢进来。

我一看到林伯骏，心中已经明白，一定是陶启泉见到他的时候，向他提起了我。我闷哼一声：“宴会完了么？林先生！”

林伯骏道：“我可以进来？”

我作了一个“请进”的手势，林伯骏走了进来，将他手中的纸包，向我递了过来：“卫先生，这就是家母提到过的，当年计先生临走时交给她的那只铁盒子！”

我早就说过，林伯骏是一个十分精明能干的人，他自然知道再来见我，我不会有什好嘴脸给他看，所以他一见到了我，就将那铁盒子给我。那使我想生气也生不出来，因为我实在想知道那铁盒子裏面究竟有些什么东西！

我呆了一呆，接过了盒子来：“林先生，这里面可能有件你上代的大秘密……”

林伯骏道：“我不想知道！”

他答得如此肯定，我自然不好再说下去。他又道：“我是送给你的。”

我笑了起来：“谢谢你了！”

林伯骏道：“不，我应该谢谢你才是，陶先生已委托我作为他在汶莱的代理人，这是由于你的推荐，想得到这个委任的人很多，本来轮不到我！”

我道：“那是由于你的才能！”

林伯骏又道：“陶先生在这里的事业相当多，有的还可以大大发展，我想请你当顾问！”

我呆了一呆：“对于做生意，我可是一窍不通！”

林伯骏笑了起来：“顾问的车马费，是每年二十万美元，你可以预支十年。”

我呆了一呆，随即明白了他的意思，我哈哈笑了起来：“不错，这样，

我就可以还钱给陶启泉了！好，我当顾问！”

这件事，会有这样的解决，倒真出于我的意料之外，林伯骏极高兴，立刻取出了一张银行本票来给我，我刚接本票在手，又有人叩门，我去开了门，陶启泉走了进来，看到林伯骏，笑着：“你比我还来得早！”

林伯骏笔挺地站着，一副下属见了上司的模样，我道：“我做了林先生的顾问！”

陶启泉道：“好啊，我更可以放心投资了！”

我将林伯骏给我的本票，交给陶启泉：“欠债还钱，利息欠奉！”

陶启泉接过了本票来，向袋中一塞：“我推掉了一个约会，来和你闲谈，那木炭究竟是怎么一回事？”

他说着，坐了下来，林伯骏仍然站着。

这时，我心境极愉快，因为不但还掉了一笔欠债，而且，还得到了计四叔当年给林子渊太太的那只铁盒子！我急于想知道铁盒子中是什么，所以我不客气地将陶启泉从椅上拉了起来，推他向门口：“对不起，我没有时间陪你闲谈！”

陶启泉叹了一口气：“真难，大家都太忙了！”

他无可奈何地走了出去，林伯骏忙跟了出去，我关上门，急不及待撕开纸包，看到了那只铁盒子。正如林老太太所说，盒子是密封的，在焊口处，粗糙得很，看得出是手工的焊制。

我估计铁盒用一厘米厚的铁板铸成，要撬开它，不是什么难事，我取出了随身携带的一柄多用途的小刀，先用其中的一柄锉子，在焊口处用力锉着，不一会，就锉下了很多铁屑，大约十分钟之后，焊口已经锉出了一道缝。

我再用小刀，伸进缝中，用力撬着，没多久，裂缝渐渐扩大。我用一只钳子，钳住了一个断口，将铁盒用力踏在地上，手向上拉，渐渐将铁盒上面的一片，拉了下来。

铁盒一打开来，我就看到了一个用油布小心包好的扁平包裹，我将油布拆了开来，一本小册子，在油布之内。

我到这时，才明白林老太太何以不说那是一本书，而说那是“册子”。因为那是一本旧式的账簿，玉扣纸，有着红色纵纹的那一种。这种账簿，现在早已绝迹。在册子的封面上，我看到了那两行字：“林家子弟，若发现此册，祸福难料……”

也确如林老太太所说，字体十分工整。而和林老太太所说不同的是，在那两行字旁边，另外有几行字，字体歪斜，有一股豪气，那是计四叔留下来的，写道：“余曾详读此册中所记载之一切，余不信，亦不明，但余可以确证，林子渊先生因此册中所载而导致怪行，以致丧生。林家子弟，即使阅读此册之后，如林子渊先生一般，深信不疑，亦不可再有愚行。计四。”

那几行字，自然是表示计四叔看了这本册子之后的感想，我还未曾看这本册子，当然也无法明白四叔何以会这样写。

我先将整本册子，迅速翻了一翻，发现约有七八十页，上面密密麻麻，写满了蝇头小楷，有的字体工整，有的字体潦草，看起来，像是一本日记。

我心中十分兴奋。因为林子渊当年，为什么突然离开家乡，为什么他会有这种怪诞的行动，很快就可以有答案了。

## 第十部：那本小册子记载的神秘事件

我定了定神，开始看那册子上所记载的一切。那的确是一本日记，记载着大约三个月之间的事。等到我看完了这本册子之后，已经是将近午夜时分，我合上册子，将手放在册子上，呆呆地生着，心头的骇异，难以形容。

就算我能够将心头的骇异形容出来，也没有多大的用处，倒不如将那本册子的内容介绍出来的好。

册子中所写的字极多，超过二十万字，最好，当然是原原本本将之抄下来，但是有许多，是和这个故事没关系的，而且，记载的人，也写得十分凌乱，还夹杂着许多时事，用的又是很多年前，半文不白的那种文体，看起来相当吃力。

所以，我整理一遍，将其中主要的部分，介绍出来，其它的略而不提。而且，一些专门名词，我也用现代人所能了解的名词来替代，以求容易阅读。

写日记的人，名字叫林玉声。我相信这位林玉声先生，一定是林子渊的祖先，可能是他的祖父，或者曾祖父，等等。

林玉声是太平军的一个高级军官，在日记中看来，他的职位，相当于如今军队中的一个师的参谋长。他的军队，隶属于忠王李秀成的部下。日记开始，是公元一八六一年（清咸丰十年），三月。这时，已经是太平天国步向灭亡的开始了。

三月，曾国藩的湘军，已经收复武汉、九江。向北进兵的太平军，又被僧格林沁打得大败，但是太平军还保有南京，在江苏、安徽一带，还全是太平天国的势力范围，军队的数量也不少。

当时的形势是，清廷在南京附近屯兵，由向荣指挥，称江南大营，在扬州附近屯兵，由琦善指挥，称江北大营。江南大营的战争对象是太平军的李秀成，江北大营的敌对方面，是太平军的陈玉成。

林玉声，就是李秀成麾下的一名高级军官，他的日记，也就是在如何与向荣的江南大营血战开始，其中的经过，写得十分详尽，两军的进退、攻击，甚至每一个小战役，都有详尽的记载。这些，当然是研究太平军和清军末期交战的好资料，但是对本篇故事，并没有多大关系，所以只是约略一提就算。

真正有关系的是在四月初八那一天开始。那一天，林玉声的日记中记着如下的事件（我将之翻译成白话文，仍保留林玉声的第一人称）！

忠王召见，召见的地点在军中大帐，当时我军在萧县以北，连胜数仗，俘向荣部下多人，有降者，已编入部队，其中满籍军官三十七人，被铁链锁在一起，扣在军中，拟一起斩首，忠王召见，想来是为了此事。

及至进帐，忠王屏退左右，神情似颇为难，徘徊踱步良久，才问道：“你看天国的前途如何？”我答道：“击破江北大营，可以趁机北上，与北面被围困的部队会合，打开新局面。”

忠王苦笑：“怕只怕南京城裏不稳！”我闻言默然。天王在南京，日渐不得人心，虽在军中，也有所闻，但不便置喙。

忠王又问：“如果兵败，又当如何？”我答道：“当率死士，保护忠王安全！”忠王长叹：“但愿兵荒马乱之后，可以作一富家翁，于愿足矣！”我

不作答，因不知忠王心意究竟如何。

忠王又徘徊良久，才道：“玉声，你可能为我做一件事？”

我答：“愿意效劳！”

忠王凝视我半晌，突然大声叫道：“来人！”一名小队长，带领十六名士兵进帐来，我认得这十七人，是忠王的近身侍卫，全是极善武之人。忠王等他们进来之后，指着地道：“自现在起，你们拨归玉声指挥，任何命令，不得有誤！”

全体十七人都答应着，忠王又挥手令他们出去，然后取出一幅地图来，摊开，置于案上，指着地图一处：“这里叫做猫爪坳，离我们扎营处，只有四里，翻过两座山头可到！”

我细审地圃，心中疑惑，因为这小山坳进不能攻，退不能守，于行军决战，毫无用处，不知忠王何以提及。

忠王直视我，目光炯炯。忠王每当有大事决定，皆有这种神情，我心中为之一凛，心知忠王适才要我办的事，决非寻常。

忠王视我良久，才道：“玉声，你是我唯一可以信任之人。”

我忙道：“不论事情何等艰难，当尽力而为。”

忠王道：“好。”随即转身，在一木柜之中，取出一件东西，那是一只径可五寸，长约三尺的圆筒，两端密封，筒为铁铸。

我看了不禁大奇，因从未在军中得睹此物，于是问：“这是什么？洋鬼子的新武器？”

因为这时，有洋鬼子助清廷，与我军对抗，是以才有此一问。

忠王笑道：“不是，这铁筒内，全是我历年来，在戎马之中所得的财宝。”

我闻言，大吃一惊。忠王戎马已久，转战南北，率军所过之处，皆东南富庶之地。军中将领，莫不趁机劫掠，贤者不免。为讨好上奉，颇多择其中精良罕见的宝物，价值连城者，奉献上奉。忠王位高，又素得部下爱戴，可知此一圆筒之中，所藏的宝物，一定价值连城，非同小可。

我面上色变，忠王已洞察：“玉声，这里中，有珍珠、翡翠、金刚钻，颇多稀世之宝，我曾粗略估计，约值银三百万两之谱！”

我不禁吸气：“如此，则兵荒马乱之后，岂止一富家翁而已！”

忠王笑，神情苦涩。我道：“若是要我找人妥为保管这批宝物……”

忠王挥手，截断我话头：“不然，我已找到一妥善地方，收藏此物！”

我恍然大悟：“在猫爪坳？”

忠王点头道：“是。月前我巡视地形，经过该处，发现某地甚为隐秘，古木参天，我已想好收藏这批宝物的方法，找其中一株大树，以极精巧之方法，将树心挖空，然后将圆筒插入树心之内，再将挖伤之处，填以他株树上剖下之树干，用水苔、泥土包扎……”

忠王讲到此处，我已明白，击案道：“好方法，不消一年，填补上去的树干，会和原干生长吻合，外观决不能觉察！”

忠王笑道：“是，而原树一直长大，宝物在树心之内，绝无人知！”

忠王讲到“绝无人知”之际，我心中已暗觉不妙。此事，他知、我知，而且非一人可办，何得谓绝无人知？然而当时又未暇细想。

忠王又道：“玉声，我派你带适才一队士兵前往，不可告知任何人，去办此事。办完之后，更不可对任何人提及。不幸兵败，取宝藏，远走高飞，当与你分享！”

忠王语意诚恳，我听了不胜感动惶惑，忙答道：“愿侍候王爷一生！”

忠王笑拍我肩，将有关猫爪坳之地形图交予，嘱明日一早行事，出发之前，先到他帐中，取收储宝物之圆筒。忠王虽曾一再叮嘱，不可将此事与任何人提及，但我向有日记之习惯，是以归营之后，将与忠王之对话，详细记载，或有后人观之，我固未曾与任何人提及也。

（才在册子上看到这一段记载，我心中已经骇然。原来林子渊的上代，在太平军的地位相当高，而且，曾替忠王李秀成进行这样一件秘密的藏宝任务！）

（林玉声在日记中提到的那个圆筒中宝物，忠王自己的估计，是“约值三百万两”，这真是骇人听闻。当年约三百万两，是如今的多少？而且，近一百年来，稀有珍宝的价值飞涨，这批宝藏，是一个天文数字的财富！）

（我想，林子渊一定为了这批珍宝，所以动了身到萧县去的。）

（我的想法，或许是对的，但是当我再向下看那本册子中所记载的事情时，我发现，这种想法，就算是对的，也不过对了一部分。）

（林子渊到萧县去，那批珍宝，只是原因之一，因为后来事情发展下去，有更怪诞而不可思议的事在！）

（让我们再来看林玉声当年的日记。那是他和忠王对话之后第二天记下的。）

昨宵，一夜未眠，转辗思量，深觉我军前途黯淡，连忠王也预作退计，我该当如何，实令人浩叹。

往忠王帐，兵士与小队长均在帐外，进帐，忠王将圆筒交予，在铁筒外，裹以黄旗一面。我接过，忠王又郑重付托，说道：“玉声，此事，你知、我知而已。”

我道：“帐外十七人……”

我语未毕，忠王已作手势，语言极低：“帐外十七人，我自有裁处，你可不必过问。”

我听忠王如此言，心中一凉，已知忠王有灭口之意，但骇然之情，不敢外露，免遭忠王之疑，只是随口答应：“如此最好。”

忠王送出帐来，队长已牵马相候，我与队长骑马，十六名士兵，八人一队，列两队前进。

一路上，我和队长闲谈，得知队长张姓，江苏高邮人，沉默寡言，外貌恭顺，但我察知其人阴鹭深沉。然此际共同进退，绝未料到会臣变陡生。

自军营行出里许，略歇，停息于山脚下一处空地之中，士兵略进乾粮，我不觉饥饿，但饮清水。于其时，我问队长：“忠王所委的事，你必已经知道？”

出乎预料之外，队长答：“不知，王爷吩咐，只听林六爷令。”

我不禁略怔，由此看来，忠王真是诚心托付，当我是亲信。当时，知遇之感。油然而生。队长也不再问，我道：“到达目的地之后，自当告知！”

休息片刻，继续前进，进入地图所载之猫爪坳之范围，且已圈中其中一株树木，按图索骥，来至树前，随行十兵，多带利器，剖树挖孔，甚易进行。

至天将黑，树心已挖空，我抖开黄旗，将圆筒取出，置于树心之中，再在它树剖取一截树干，填入空隙，裹以湿泥，明月当空。

队长及众士兵，在工作期间，一言未发，当我后退几步，观察该树，

发现已不负所托之际，长吁道：“总算完成了！”

队长面上，略现讶异之色：“没有别事？”

我道：“是，这事，王爷郑重托付，不可对任何人提及，你要小心！”

队长道：“是，是，我知道这事，一定极其隐秘……”

队长说到此际，月色之下，隐见他眉心跳动，神情极度有异，我忙道：“王爷派你跟我来办事，足见信任，要好自为之。”

队长答应一声：“林公，我蒙王爷不次提拔，只有今日，王爷若有任何命令，自当一体遵行！”

我尚小以为意：“自然应当加此！”

我话才出口，队长陡地霍然拔刀出鞘。月色之下钢刀精光耀目，我见刀刃向我，不禁大惊，竟张口无声，队长疾声道：“林公，此是忠王密令，你在九泉之下，可别怪我！”

队长疾喝甫毕，刀风霍然，精光耀目，我急忙转身，待要逃避，但背上已经一阵剧痛，我在剧痛之中，扑向树身，双臂紧抱树干，身子也紧贴在树干上，但觉得背上剧痛，身子像已裂成两半，眼前发黑，耳际轰鸣。所想到唯一之事，是我命休矣！忠王竟先杀我灭口，枭雄行事，果异于常人！

我一想到此际，已然全无知觉，但奇在倏忽之间，眼前光明，痛苦全消，身轻如无物，心静若悟禅。最奇者，眼前景物，历历在目，但竟不知由何而视。耳畔声响，一一可闻，但也不知是何而闻。首先看到者，是我自己，仍紧抱于树干之上，背后血如泉涌，神情痛苦莫名，其时，我只觉得心中好笑，根本无痛苦，何必如此神情痛楚？

继而，听到惨呼声不绝，旋又看到，十六名士兵，八人一队，正在呼喝惨叫，其中八名，陡即倒地，有扭曲者，有负伤爬行者，血及污泥交染，可怖之极，无异阿修罗地狱，惨叫之声，惊心动魄。

尚余之士兵，仍在狠斗，长刀飞舞，不片刻，一一倒地，只余队长一人，持刀挺立。

我看到队长来到众士兵之前，一一检视，见尚有余气未断者，立时补戮一刀，直至十六名士兵尽皆伏尸地上，队长向我抱在树上的身体走来，扬刀作势欲砍，但扬起刀后，神情犹豫，终于长叹一声，垂下刀来，喃喃道：“上命若此，林公莫怪！”

我听得他如此说，又见他转身，在鞋底抹拭刀上之血迹，心知他回营之后，必遭忠王灭口，想出言警告，但竟有口不能言，而直到此际，我才发现自己，有口乎？无口乎？不但无言，亦且无身，我自己之身，犹紧抱在树干之上，但我此际，分明已超然于身躯之外，与身躯已一无关系可言，直到此时，我方明白：我已死！我已死！魂魄已离躯壳，我已死！

（当我看林玉声的日记，看到这里之际，实在骇异莫名。说不定是心理作用，我竟觉得酒店房中的灯光，也黯淡了许多！）

（这真是太不可思议了！）

（我第一个直接的反应，是逻辑性的：林玉声既然“已经死了”，加何还会将他的经历写下来？在册子上所写的文字来看，笔迹一致，分明是一个人所写的。如果说他死了之后还会执笔写字，当然不可能。）

（其次，我感到震惊的是，林玉声在记述他“已死了”的情形时，用的字句，十分玄妙，他说自己没有口，没有眼，没有耳，连身子也没有，但是，他却一样可以听，可以看，而且还可以想！）

（我的手心不由自主在冒汗，我看到这里，将手按在册子上，由于所出的手汗实在太多，所以，当我的手提起来之际，册子上竟出现一个湿的手印

（我定了定神，我知道再看下去，一定还可以接触到最玄妙不可思议的事情，我真要好好镇定一下，才能继续看下去。）

（林玉声写在册子上的“日记”，继续记述着以后所发生的事。）

我已死！魂魄已离体，想大叫，但无声。目睹队长离去，欲追队长，但发现不能移动。

也非绝不能移动，我自觉可以动，可以上升，可以下沉。

可以左、右横移，但移动不能超越大树树枝的范围。

可以一直移至大树最高的树梢之上，望到远处，望见队长在离去之际，开始尚一步一回头，神情极痛苦茫然，但随即走出山坳之外。

我又下沉，沉到自己的身体之前，犹可见自己痛苦扭曲之脸，紧贴于树干之上。

至此，我更恍然大悟，我之魂魄，离开身躯之后，已进入大树之中，依附于大树，不能离开大树范围之外，我在大树之中！

我实在不愿在大树之中，更不知此事如何了局，我竭力想叫唤，但自己也听不见自己发出之声音，我竭力挣扎，想脱出大树之范围。

我无法记忆挣扎了多久，事后，一再追忆，恍然若噩梦，只有片段感觉，清楚在忆，其余，散乱不堪。我只忆及在挣扎之间，陡然眼前剧黑，背部又是阵阵剧痛，张口大叫，已可闻自己之声，背部剧痛攻心，令我全身发抖，张眼，见树皮在眼前，低头，见双手紧抱树身，我竟又回到了自己躯壳之内！

背后之剧痛，实难忍受，我大声呻吟，甚盼再如刚才之解脱，但已不可得，剧痛继续。

幸久历军伍，知伤残急救之法，勉力撕开衣服，喘息如牛，汗出如浆，待至紧扎住背后的伤口，已倒地不起，气若游丝。

当时，唯一愿望，是再度死亡，即使魂魄未能自由，千年万年，在所不计，适在片刻之间，眼前光明，痛苦全消之境地，犹如亲历，较诸如今，满身血汗，痛苦呻吟，不可同日而语。虽夭死可怨，我宁死勿生，生而痛苦，何如死而解脱！

我已知人死之后，确有魂魄离体而存，又何吝一死？但此际，求死而不可得，痛苦昏绝，及至再醒，星月在目，已至深夜。

我不知可以会死而复苏，想是张队长下手之际，不够狠重，一刀之后，猝然而亡，魂魄离躯，但心肺要脉未绝，又至重生。或是由于我当时竭力想挣扎离开树中，以致重又进入躯壳之中，是则真多此一举矣。

醒转之后，难忍痛楚，重又昏绝，昏后又醒，醒后又昏，一日之中，昏绝数次，每当醒转之际，剧痛攻心，口乾舌燥，痛苦莫名，直至次日黄昏时分，在大声呻吟之中，才挣扎站起，倚树喘息。

我魂魄何以会进入大树之中，真正难明，其时，只盼魂魄能再离躯，思索若其伤重不治，又可解脱，内心稍觉安慰，但当日中午，适有樵夫经过，骤见遍地体，大惊失色，继闻我呻吟声，将我扶住，又召来同伴，将我抬出三里之外。

十日之后，伤已大有起色，可以步行，削树为杖，持杖告别樵民，回

至营地，大军已拔营而起，唯我所住的营帐还在，想是忠王心有所愧，未敢擅动。进帐之后坐定，帐内物件，一一还在，无一或缺，人言“恍若隔世”，我是真如隔世矣！

大军虽起行，但尚留下不少食物，在帐中，独自又过一月有余，伤已痊愈，背镜自顾，背后伤痕，长达尺许，可怕之极。

帐中养伤，早已想定，一旦伤愈，自然不能再从行伍，当急流勇退，而忠王对我不仁，我也对他不义，树中宝藏，自当据为己有！

伤痊愈之后，再依图前往猫爪坳，十六名士兵尸体，已成白骨，大树兀立，拆开包裹之湿泥，补上之树干，已与被挖处略见吻合，正以随身小刀，待将填补之树身取出来之际，奇事又生！

小刀才插入隙缝之中，身子突向前倾，撞于树干之上，俄顷之间，又重睹自身，满面贪欲，油汗涔涔，正在缓缓下倒。

于此一刹那间，我明白自己重又离魂，但我固未受任何袭击，身躯虽在向下倒去，绝无伤痕。如今情形，正是我一月余前，伤重痛苦、呻吟转辗之间想求而不可得之境地，今又突然得之，一时之间，真不知是喜是悲，不知是留于树中，还是挣扎回身躯之内。

也就在此时电光石火，一刹那之间，我已明白，不禁大笑，虽未能闻自己笑声，但内心欢愉，莫可名状，古人有霎时悟道者，心境当与我此时相同。

我已明白，魂魄在树，魂魄在身，实是一而二，二而一，并无不同。魂魄在树，可见可闻，魂魄在身，情形一致无二，何必拘泥不化，只要魂魄常存，树干即身躯，身躯即树干。

w 至于不灭之境矣！

飘然而离，于我而言，已无可眷恋之物！

林玉声的“日记”，最主要的部分，如上述。

而当我看到了他在日记中记载的一切之后，心中的感觉，真是难以形容。

林玉声在由死到生，由生到死之中，悟透了人生不能永恒，躯体不能长生存的道理。任何人，在经历过巨大的剧变之后，多少可以悟点道理，何况是生死大关！但是，他记载着，他的“魂魄”，曾两度进入大树之中，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？

“魂魄”是林玉声日记中用的原文，这是中国传统的说法。较现代的说法，是“灵魂”。

从林玉声的记载中看来，他肯定了人有灵魂的存在。灵魂离体之后，“有口乎？无口乎？”或者说：“有形乎？无形乎？”根本已无形无体，但是，为什么会进入树中呢？

林玉声记载中，有不明不白的地力，就是，在进入树干之后的他的灵魂，照他记载的，是可以在树内自由活动，上至树梢，下至树根，但是脱不出树伸展的范围之外。

这样说来，在这样的情形之下，树，就是他的身体。那么，是不是这时候若有人伐树，他会感到疼痛？

林玉声没有说及这一点，当然，这也不能怪他，因为当时只有他一人，并没有人在这时在树上砍一刀或是折断一根树枝，使他可以“有感觉”。

还有我不明白的是，当时，一起死去的，除了林玉声之外，还有十六



名士兵。这十六名士兵的情形，又如何呢？他们的灵魂又到哪里去了？是进入了附近的树中，还是进入了其它什么东西之中？

何以灵魂可以进入其它东西之中？中国古时的传说，虽然常有“孤魂野鬼，依附草木”之说，但是林玉声的记载中那样具体的，我还是第一次接触到。

我呆呆地想着，心裏难怪计四叔看了之后，除了“我不相信”、“我不明白”之外，根本没有别的话可说。这时，如果有人问我，我的感想怎样，相信除了这八个字外，我也没有什么可说的了。

我呆了很久，林玉声的日记还没有完，我再继续向下面看去。

以后的一切，全是说他如何定居之后的情形，都十分简单，显然是他已真正感到，人生百年，如过眼烟云，连他自己的婚事，也只有六个字的记载：“娶妻，未能免俗。”

一直到最后一部分，看来好像是另外加上去的，纸质略有不同。

这几页之中，记载着林玉声一生之中，最后几天的事情，我再将之介绍出来：“年事已老，体力日衰，躯壳可用之日无多矣。近半年来，用尽方法，想使魂魄离体，但并不能成功，曾试独自静坐四日夜，饿至只存一息，腹部痛如刀割，全身虚浮，但总不能如愿。

曾想自尽，自尽在我而言，轻而易举，绝无留恋残躯之意。但弃却残躯之后，是否魂魄可以自由？若万一不能，又当如何？思之再三，唯一办法，是再赴旧地。

我魂魄曾两度进入一株大树，在大树之中留存。当时情景，回想之际，虽不如意，但树龄千年，胜于残躯，或可逐渐悟出自由来去，永存不灭之道。世事无可牵挂，未来至不可测，究竟如何，我不敢说，我不敢说。”

最后一段相当短。

想来，林玉声其时，年纪已老，他写下了那一段文字之后，就离开了家，再到猫爪坳去。

在林玉声这段记载之下，另外夹着一张纸，是用钢笔写的，是林子渊看了他祖上的日记后所写下来的，我将之一并转述出来。

记载可能是分几次写下来的，其间很清楚表现了林子渊的思索过程，每一段，我都用符号将之分开来。

这种事，实在是不可信的，只好当是“聊斋志异”或“子不语”的外一章。

（这是林子渊最早的反应，不信，很自然。）

再细看了一遍，心中犹豫难决，玉声公的记载，如此详细，又将这本册子，放在这样隐蔽的一个所在，决不会是一种无意识的行动。

“发现此册之后，祸福难料。”是什么意思？是肯定看到册子中记载的人，会像他一样，也到那株大树旁去求躯体的解脱？

玉声公不知成功了没有？算来只有百年，对于一株大树而言，百年不算什么，玉声公当年若成功，他的魂魄，至今还在树中？是则真正不可思议之极矣！

（这是林子渊第二个反应，从他写下来的看来，他已经经过一定程度的思索，开始想到了一点新的问题，并不像才开始那样，抱着根本不信的态度。他至少已经想到，人有灵魂，也怀疑到了灵魂和身躯脱离的可能性。）

连日难眠，神思恍惚，愈想愈觉得事情奇怪。魂魄若能依附一株大树

而存在，可见可闻，那么，灵魂是一种“活”的状态存在着。是不是一定要有生命的物体，才可以使灵魂有这种形式的存在呢？

如果只有有生命的物体才有这个力量，是不是只限于植物？如果灵魂进入一株大树，情形就如同玉声公记载的那样。如果进入一株弱草呢！又如果，动物也有这种力量，灵魂进入了一条狗、一只蚱蜢之后，情形又如何？

再如果，没有生命的物体，也可供灵魂进入的话，那么情形又如何？设想灵魂如果进入了一粒尘埃之中，随风飘荡，那岂不是无所不在？

愈想愈使人觉得迷惘，这是人类知识范围之外的事。

（这是林子渊第三阶段的思索了，一连串的“如果”，表示他在那几天之中真是神思恍惚，不断在想着这个问题。从林子渊的记载，结合林老太太的叙述来看，林老太太的叙述很真实，林子渊在发现了那小册子之后的几天之中，一直思索着这个人类生命秘奥的大问题，他自然无法和妻子讨论。）

（从林子渊这一段记载来看，他已经有点渐渐“入魔”了！）

我有了决定，决定到那个有着那株大树的猫爪坳去。我要去见那株大树。如果玉声公的灵魂在那株大树之中，他自然可以知道我去，我是不是可以和他交谈呢？灵魂是什么样子的？我可以看到他？或者是感觉到他？

要是灵魂真能离开躯壳的话，我也愿意这样做。

退一步而言，就算我此行，完全不能解决有关灵魂的秘奥，至少，我也可以得到忠王的那一批珍宝，价值连城，哈哈！

（这是林子渊第四段记载。直到这时，他才提到忠王的那批珍藏，而且，还在最后，加上了“哈哈”两字。我很可以明白他的心情。人喜欢财富，在没有比较的情形之下，会孜孜不倦，不择手段追求财富，以求躯体在数十年之间尽量舒服。但如果一旦明白了躯体的短短一生，实在并不足恋，有永恒的灵魂存在，那就再也不会着眼于财富的追寻了。）

（林子渊这时，显然在经过一番思索之后，已经明白了这个道理！）

我一定要到猫爪切去，见那株大树。忠王的珍藏，实在算不了什么，如果灵魂可以脱离躯体，那岂不是“成仙”了？

这是极大的诱惑，玉声公说：“福祸难料”，我认为只有福，没有祸。不论怎样，我都要使自己的魂魄，像玉声公一样，可以离开自己的身体。就算要使身躯损毁，我也在所不惜。

我深信，只要我有这个信念，而又有玉声公的例子在前，一定可以达到目的。

不论是一株树、一块石头、一根草，或是随便什么，我都要使灵魂附上去，我相信这是第一步，人的灵魂，必须脱离了原来的躯体之后，才能有第二步的进境。第二步是什么呢？我盼望是自由来去，永恒长存。

我不惜死，死只不过是一种解脱的方式！

我决定要去做，会发生什么后果，我不知道，但即使死了，一定会有什么东西留下来。

留下来的东西，必然是我的生命的第二形式。

我要留几句话给伯骏，当他长大之后，他应该知道这些，至于他是不是也想学我和玉声公一样，当然由他自己决定。

我走了。

（这是林子渊最后一段记载。）

（在这段记载之中，他说得如此之肯定，这一点令人吃惊。虽然我这

时和他一样，读过了林玉声的记载，也经过了一番思索，但是却不会导致我有这样坚定的信念。或许，是因为林玉声是林子渊的祖先，这其中，还有着十分玄妙不可解的遗传因素在内之故。)

在林子渊的记载之后，还有计四叔的几句话写着。计四叔写道：“林子渊先生已死，死于炭帮炭窖，炭窖中有何物留下？是否真如林先生所言，他生命的第二阶段，由此开始，实不可解。

“不论如何，余决定冒不祥之险，进入曾经喷窖之炭窖中，察看究竟。若有发现，当告知林氏母子。但事情究属怪诞，不论找到何物，林氏孤子，有权知道一切，知道之后，真是祸福难料，当使他不能轻易得知，除非林氏孤子，极渴望知道一切秘奥，不然，不知反好。

至于何法才能令林氏孤子在极希望不知情下才能得知，当容后思。”

计四叔当时说：“当容后思。”后来，他想到了这样的办法。

他进入秋字号炭窖，发现炭窖之中，除了灰之外，只有一块木炭。从林玉声、林子渊的记载来看，这块木炭，自然是林子渊坚信他生命的“第二形式”了！

一想到这里，我不由自主，打了一个寒战！

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么，林子渊的灵魂，在那块木炭之中！

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，盛载那块木炭的盒子，就在我面前，不到一公尺处，我曾经不知多少次，仔细审察过这块木炭，但是这时，我却没有勇气打开盖来看一看！木炭裹面，有着林子渊的灵魂！

这真是人不可思议了！

难道说，林子渊一直在木炭之中，可见、可闻、可以有感觉、可以有思想？木炭几乎可以永远保存下去，难道他就以这样的形式，永久存在？

当我用小刀，将木炭刮下少许来之际，他是不是会感到痛楚？当我捧着木炭的时候，他是不是可以看到我？

就这样依附一个物体而存在的“第二阶段”生命形式，是可怕的痛苦，还是一种幸福？

我心中的迷惘，实在是到了极点。

这时，我倒很佩服四叔想出来的办法，他要相等体积的黄金来交换这块木炭，就是想要林伯骏在看了册子上的记载之后，对所有不可思议的事确信不疑，有决心要得到这块木炭。

只要林伯骏的信心稍不足，他决不肯来交换。至于林伯骏根本没有兴趣，连那本册子都不屑一顾，这一点，四叔自然始料不及。

我又想到，林伯骏曾说过一句极其决绝的话：“即便你带来的是我父亲的遗体，我也不会有兴趣！”

如果我告诉他，我带来的，不是他父亲的遗体，而有可能是他父亲的灵魂，不知他会怎样回答？

我苦笑了起来，我当然不准备这样告诉他。正如四叔所说，“林氏孤子”如果不是极其热切地想知道事情的始末，可以根本不必让他知道。四叔要同样体积的金子换这块木炭，就是这个原因。

我深深吸了一口气，盯着那只木盒，思绪极其紊乱。我首先要令自己镇定下来，我喝了一杯酒，才慢慢走向那木盒，将盒盖打开来。

木炭就在木盒之中，看来完全是一块普通的木炭。

我立时想到，当年，当林玉声的魂魄，忽然进入了那株大树，那大树，

在外表上看来，自然也只不过是一株普通的大树，决计不会有任何异状。那么，如今这块木炭看来没有异状，并不能证明其中，没有林子渊的灵魂在木炭之中！

我有点像是服了过量的迷幻药品一样，连我自己也有点不明白，何以我忽然会对那块木炭，讲起话来。我道：“林先生，根据你祖上的记载，你如果在木炭之中，你应该可以看到我，听到我的话？”

木炭没有反应，仍然静静躺在盒中。

我觉得我的鼻尖有汗沁出来，我又道：“我要用什么法子，才能确实知道你的存在？如果在木炭之中，如你所说，是生命的“第二阶段形式”，那么我相信这个“第二阶段”一定不是终极阶段，因为虽然无痛苦，但长年累月在木炭中，又有甚么意思？”

讲到这里，我又发觉，我虽然是在对着木炭讲话，但事实上，我是在自言自语，将心中的疑惑讲出来，自己问自己，没有答案。

我像是梦呓一样，又说了许多，当然，木炭仍静静的躺在盒中，没有反应。

林子渊当年动身到“猫爪坳”去，到了目的地之后，发现他要找的那株大树，已经砍伐下来，作为烧炭的原料，而接下来发生的事，边五和祁三，已经对说得十分详细。

林子渊最初做了什么，何以他会毫不犹豫跳进炭窖去？看他如此不顾自己的身躯，这种行动，似乎不是单凭他思索得来的信念可以支持，其中一定还另外有着新的遭遇，使他的信念，更加坚定！

那么，最初他到了目的地之后，曾有什么遭遇呢？

可以回答我这个问题的，大约只有林子渊本人了！所以，我在一连串无意义的话之后，又对着木炭，连连问了十七八遍。

这时，还好房间裏只有我一个人，不然，有任何其他人在，都必会将我当作最无可药救的疯子！

不知什么时候，天亮了。我叹了一口气，合上木盒的盖子，略为收拾一下，也不及通知陶启泉和林伯骏，就离开了汶莱。

白素在机场接我，她一看到了我，就吃了一惊：“你怎么了啦？脸色这样苍白！”

我自己也不知道自己的脸色苍白到什么程度，但可想而知，我的脸色绝不会好看。

## 第十一部：木炭中有着一个灵魂

我接触到的事，是如此玄秘，如此深奥，简直是没有任何可依据的知识作为引导。

我没有说什么，只是拉着她向前走，来到了车房，我才道：“我驾车，你必须立即看一些东西！”

我的意思是，要白素在归途中，就看那本小册子中所记载的一切。但是白素摇着头：“不，我看你不适宜驾车。我不像你那样心急，不论是什么

重要的事，我都可以等回家再看！”

我听得她那样讲，本来想说，那也没有什么，就算我们撞了车，死了，说不定我们的灵魂，会进入撞坏了的车子之中。但是按着，我又想到，如果“住”在撞坏了的车身之中，车身生起锈来，那是什么感觉？会不会像是身体生了疥癣一样？

想到这里，我忍不住为自己荒谬的联想，哈哈大笑起来，白素看到我有点反常，十分关心地望着我。我忙道：“你放心，我很好！”

白素驾着车，回到了家中。我急不及待地将那本册子取了出来：“你看，看这本册子上记载的一切。”

白素看到我神色凝重，就坐了下来，一页一页翻阅着。我因为已经看过一遍，所以可以告诉她，哪里记着重要的事，哪里所记的，全是无关紧要的，所以她看完全册，所花的时间比我少得多。

她抬起头来，神情有点茫然，问：“你得到了什么结论？”

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：“你怎么啦？你也应该得到相同的结论！”

白素作了一个手势，表示她实在没有什么结论可言，我叫了起来：“结论是：那块木炭之中，有着林子渊的魂魄！”

白素皱了皱眉，开玩笑似地道：“这倒好，你还记得皮耀国？他说木炭裹有一个人，你说木炭裹有一只鬼……”

白素还想说下去，可是她的话，已经给我带来了极大的震动！

我在陡地一震之后，失声道：“你刚才说什么？再说一遍！”

我这句话几乎是尖叫出来的，而且那时我的脸色，一定十分难看，是以白素吃了一惊，显然她没有想到我这样开不起玩笑，她忙道：“对不起，我是说着玩的，你不必那么认真！”

我一听，知道白素是误会我的意思了！我并不是对她这句话生气，只不过是她的这句话，令我在陡然之间，捕捉到了一些什么东西，但是却又未能太肯定，所以我才要她再讲一遍。

我忙道：“不，不，你刚才说什么，再说一遍！”

白素有点无可奈何，道：“我刚才说，你和皮耀国两人，各有千秋，他说木炭裹有一个人，你说木炭里面，有一只鬼！”

我伸手指着她，来回疾行，一面道：“嗯，是的，他说，他看到木炭里面有一人！是通过X光照射之后，出现在萤光屏上，当时他大吃一惊。是的，我说有一只鬼？皮耀国和我，都说木炭里面有一点东西……”

我说到这里，陡地停了下来，直视白素，吸了一口气，才缓缓地道：“皮耀国看到的，和我所推断的，是同一样东西！”

白素皱着眉，不出声。

我大声道：“怎样，你不同意？”

白素笑了起来：“不必大声吼叫，我只不过心中骇异。”

我立时道：“你不是一直很容易接受新的想法，新的概念？”

白素的神情有点无可奈何：“是么？”她随即扬了扬眉：“一个鬼魂在木炭之中，而这个鬼魂，在经过X光的照射之际，又可以在萤光屏上现形，这种概念，对我来说，或许太新了一点。”

我作了一个手势，令白素坐了下来，我走到她的面前：“一步一步来。首先，人有魂魄，也就是说，有鬼，这一点，你是不是可以接受？”

白素抬头望我：“你要我回答简单的“是”或“不是”，还是容许我发

表一点意见？”

我笑了一下，道：“当然，你可以发表意见。”

白素道：“好，人的生命会消失，会死亡，活人和死人之间，的确有不同之处，活人，灵魂寄存在身体之内。这个问题我可以回答：是，我相信人有灵魂，我可以接受。”

我忙又挥着手：“林玉声的记述，你是不是接受？他的灵魂，进入了一株大树之中？”

白素又想了片刻：“从留下来的记述看来，林玉声没有道理说谎，这可能是一种极其特异的现象，人的魂魄，忽然离开了身体，进入了一件旁的东西之中。古人的小说笔记之中，也不乏有这样的记载！”

我“拍”地拍了一下手：“是，可是任何记载，都没有这样具体和详尽。”

白素点了点头，表示同意。

我又道：“林玉声的记载，和林子渊看了这样的记载之后所得出来的结论，以及日后他在炭窖中发生的事。只能导致一个结果……”

我讲到这里，白素作了一下手势，打断了我的话头：“等一等！”

我说道：“你让我讲完了再说！”

白素却抢着道：“不必，我知道你想说什么，你想说，当人在死前，他的身子靠着什么东西，他的魂魄就有机会进入那东西之中！”

我道：“是的，林玉声就是这样，他背上叫人砍了一刀，他仆向前，双手抱住了一株大树，结果，他的魂魄，就进入了大树之中！”

白素道：“好，就算这个假定成立了，你又怎知道林子渊在炭窖之中做过甚麽？或许，他抱紧了一段木头，或许，他紧贴在窖壁上，也或许，他抱着的那段木头烧成了灰……”

我听得白素讲到这里，忍不住打断了她的话头：“不必再假设了，如今，那个炭窖之中，在什么都烧成灰的情形之下，单单有这块木炭在，我们就只有肯定，林子渊的魂魄，在这块木炭之中！”

白素静了片刻，没有再出声。我也暂时不说什么。过了一会，白素才道：“就这个问题争论下去，没有意义。就算肯定了林子渊的鬼魂，在这块木炭之中，又怎么样？我们有什么法子，可以令他的鬼魂离开木炭呢？”

我深深吸了一口气，这是我一直在思索着的一个问题：“找人帮助。”

白素道：“找谁？”

我用力一挥手：“我到伦敦去，普索利爵士是一个灵学会的会员，我曾经见过他几次，他是一个极有成就的科学家，在灵学研究上很有出色经验，他可以帮助我！”

白素道：“不错，他是适当的人选。”

我忙道：“我先和他联络一下。”

我一面说，一面放好了木炭，捧着盒子，到了书房，白素陪着我进书房，但并没有逗留多久就离开了，我接驳着长途电话，过了相当久，才听到普索利爵士的声音：“什么人？卫斯理？这是什么时候？哪一个见鬼的卫斯理，嗯？”

他的声音很生气，我心中暗觉好笑，我忘了两地的时间差异，算起来，这时是伦敦的凌晨二时许，在这种时间被人吵醒，自然不会是很愉快的一件事。是以一向君子的普索利爵士，也会口出粗言。

我忙大声道：“爵士，我的确是“见鬼的”卫斯理，我有一个鬼魂在手

上，要你帮助。”

一听到我有“一个鬼魂在手上”这样奇异的说法，旁人可能会将我当疯子，但是爵士却立时精神了起来，在电话裏听来，他的声音也响亮了许多，居然也记起我是什么人来了！

他道：“哦！你是卫斯理，哈哈，那个卫斯理。对不起，我对于外星人的灵魂，并不在行！”

他果然想起我是什么人来了，我和他认识，是有一次，在一个俱乐部中，和一些人讨论到来自地球之外的生物时，他突然走过来，大声道：“先生们，人对于自己生命的秘奥，还一无所知，还是少费点精神去研究地球以外的生命吧！”

当时，我和他争论了很久，他自然对我留下了一定的印象。

普索利爵士对于我是什么人，显然没有什么兴趣，他急急地追问我：“你说你有一个鬼魂在手上，这是什么意思？”

我道：“很难说得明白，因为这是一个太长的故事，我立刻动身到伦敦来。希望你能召集所有，曾经有过和灵魂接触经验的人，等我到，就可以展开研究，我想你不会拒绝的吧！”

爵士“呵呵”笑了起来：“我从来不拒绝灵魂的到访。”

我道：“我一到伦敦，再和你联络。”

爵士道：“好的，我等你。”

我放下了电话，心中十分兴奋。因为我想，普索利爵士和他的朋友，都曾花了二十年以上的时间去研究和灵魂的接触，我一去，一定可以有结果。

我收拾了一下简单的行装，尽管白素坚持要我休息一天再走。可是我却不肯，当天就上了飞机。

在我到达伦敦之后，伦敦机场的关员，对这块木炭产生了疑惑。

我被请到一间特别的房间之中，那房间中，有许多连我也不是十分叫得出名堂来的仪器。一个警官，很有礼貌地接待着我，我不等他开口，就道：“老汤姆还在苏格兰场么？”

那警官陡地一怔：“你认识老汤姆？”

我道：“是！”

那警官用十分疑惑的神情望着我：“老汤姆现在是高级顾问，请你等一等！”

他打开门，召来了两个警员陪我，自己走了出来，大约五分钟后，走了回来，神情怪异，我知道他出去，一定是和老汤姆去通电话了。果然，他回来之后：“先生，老汤姆说，就算你带了一颗原子弹进来，讲明要炸白金汉宫，也可以放你过关！”

我笑着道：“老汤姆是好朋友！”

那警官嗟着手：“可是……可是……你带的那块木炭，我们经过初步检查，发现它有一种相当高频率的声波发出来……”

我一听到追裏，整个人直跳了起来。那警官吓了一跳：“我……说错了甚么？”

我忙道：“将测试的记录给我看！”

他呆了一呆，又召来了一个女警官，给我看一卷图纸，纸上，有着许多波形，我一看，就认出了那些波形，和皮耀国给我的那一些照片中第一张上所显示的线条，十分吻合。

我深深吸了一口气，这说明什么？为什么两次试测，都会有这样的波形出现？

我的神情十分疑惑，那警官道：“先生，这块木炭裹面，究竟有什么？”

我苦笑了一下：“告诉你，裹面有一只鬼，而这只鬼，又没有合格的入境签证，你信不信？”

那警官尴尬地笑了起来，但是他显然十分尽责：“先生，不论你怎么说，也不管老汤姆怎么说，我们还是要作进一步详细的检查。”

我打了一个呵欠，道：“可以，这是你的责任，但是请小心，别弄坏了它，要是弄损坏了，别说是你，整个英国都赔不起！”

英国人真是富于幽默感，他居然同意了我的说法，点头道：“是的，英国实在太穷了！”

他又召来了两个助手，开始用各种各样的仪器，检查着这块木炭。我足足等了一小时之久，才见他搔了搔头，将木炭还了给我。

我道：“有结论没有？”

他苦笑道：“没有！”

我道：“那卷有关高频率声波的记录纸，是不是可以给我？对我可能有用！”

他想也不想：“当然可以！”

我离开机场，上了计程车，直赴普索利爵士的寓所。

普索利爵士的寓所，是一所已有相当历史的古老建筑物。他当初搬进来的原因，是因为那是一幢“鬼屋”。言之凿凿，原主人搬走，贱价出售。普索利爵士如获至宝，将之买了下来。可是不如意事常八九，他搬进来之后，每天晚上都希望有鬼出现，却一直未能如愿！

他在那间鬼屋之中，住了十多年，一直未曾见到、听到任何鬼魂的存在。虽然上一任住客并不是一个说谎的人，但是对于如此渴望和任何鬼魂有所联络的普索利爵士来说，这总是意兴索然的事。

不但如此，普索利爵士还创设了一个“降灵会”，和很多其他对灵魂有兴趣的人在一起，经常举行“降灵”的仪式，希望能和灵魂有所接触，但是至今为止，还未曾听到他已有什么成功的例子。

普索利热衷和灵魂接触，我到了之后，发现他的准备工作做得极好。

他不但请了他创设的灵学会中的七个资格极深的会员，而且还请来了三个法国的灵魂学家。

我一进了他的住所，他几乎向我扑了过来，牢牢地握住了我的手，用力握着，他红润的脸上，充满了期望。他将我的手握得如此之紧，以至我不得不和他开玩笑：“你不必抓住我，我不是灵魂！”

普索利“呵呵”笑了起来：“我们每一个人，都有灵魂！”

我开玩笑似地道：“爵士，要是每一个人都有灵魂，自从有人类以来，死去的人一定比活着的人为多，那么，岂不是地球上全是灵魂了？”

普索利却一本正经，一点也不觉得我的话好笑。他闷哼了一声：“你对灵魂，原来一点认识也没有，地球算什么？只有人，才活在地球上，灵魂，可以存在于任何地方！”

他说的时候，为了加强“任何地方”语气，伸手向上面指了一指。我自然知道他向上指的目的，不是指天花板，而是地球以外的任何地方，浩渺无际的宇宙之中的任何所在！



我没有再继续和他开玩笑，他又叹了一口气：“或许他们存在得太远了，所以我们想和他们接触，是如此之困难！”

我安慰他道：“其实你不必心急，总有一天，会是他们一分子！”

普索利怔了一怔，呆了半晌，才道：“来，我给你介绍几个朋友！”

他那几个朋友，事实上早已走了出来，就站在他的身后，普索利替我逐一介绍，我握手如仪，一时之间，自然也记不住那么多名字，只是其中一个小个子，已经半秃了顶，看来像是犹太人，名字叫金特，这个人，以后有一点事，十分古怪，自他开始。不过那是另外一个故事，和“木炭”这个故事无关，以后有机会，我会再记述出来，此处不赘。普索利在介绍完了他的朋友之后，又介绍我：“这位东方朋友，经历过无数稀奇古怪的事情，他和我们一样，肯定人有灵魂！”

他的那些朋友都点苍头，其中一个身形瘦削，面目阴森，肤色苍白，看来扮演吸血僵尸，根本不必作任何化装的人，他的名字叫甘敏斯。

在我们一起向内走去的时候，甘敏斯大声道：“我们是不是可以知道一下，卫先生对灵魂的基本看法是怎样的？”

我呆了一呆，甘敏斯这样说，分明是考验我的“资格”！如果我说不出来所以然来的话，那么，他们一定会看不起我，对我以后说的话，只怕也不会相信的。果然，甘敏斯这样一说之后，所有人全向我望来。

这时已经进入了普索利爵士的“降灵室”，那是一个相当大的厅堂，但除了正中有一张椭圆形的桌子之外，别无他物，整个厅堂，看来十分空洞，而且，光线也十分阴暗。

进了降灵室之后，一起坐了下来，各人仍然望着我，在等着我的回答。

我略想了一想：“我的看法，灵魂，是人的生命的主要部分。我们的身体，活着和死了，化学成分完全一样，根本没有缺少什么，但是却有死活之别，死人比活人缺少的，就是灵魂！”

甘敏斯点着头：“照你的看法，灵魂是一种什么形式的存在呢？”

我又想了一想：“人的身体，其实只是支持活动的一种工具，灵魂通过身体，能活动，能发出声音，等等。但是生命的本质是属于灵魂，而不是属于身体的。请允许我举一个例子……”

我说到这里，略停了一停，在思索着一个什么样的例子最为合适。

我想到了一个例子，我继续道：“譬如说，有一个由电脑控制的机器人，他能行动，能听话，能作出反应，控制他行动的，是电脑记忆组件，放进不同的组件，他就会作出不同的反应。例如放进的组件是如何下棋，他就是一个下棋高手；放进去的组件是打桥牌，他就是一个桥牌高手。”

我讲到这里，略顿了一顿，发现各人都聚精会神地在听着，我才继续道：“在这样的情形下，电脑组件，就相当于灵魂。”

普索利爵士带头，鼓起掌来：“很好，算是相当贴切的比喻。”

我继续道：“将电脑组件取出来，机械人就没有了活动能力、思考能力，他“死”了。

但这并不表示电脑组件不存在了，电脑组件还在，只不过离开了机械人。在离开了机械人之后，单是电脑组件，自然地无法发声，无法活动。灵魂就是这样的一种存在。而我们所要做的，就是如何设法，通过一种不可知的方法，和电脑组件中的记忆，发生联系！”

我的说法，显然令得在座的人都感到相当满意。因为接之而来的，是

一阵极热烈的鼓掌声。

等到掌声停息，我又道：“事实上，活人对于灵魂所知极少，身为灵魂是怎样的一种情形，世人一无所知。不过我至少可以肯定一点，灵魂听得见和看得见……”

甘敏斯立时道：“不对！”

我忙道：“是的，不应该说“看”或“听”，但是，如果有一个灵魂在这里，我们做什么，说什么，灵魂知道！”

甘敏斯这一次，可没有再提抗议。

我又道：“我还知道了一个相当独特的例子，是灵魂在离开了人体之后，会进入一株树内，它的活动范围，离不开这株树！”

我这句话一出口，所有人的神情，都充满了疑惑，显然在他们的研究工作之中，从来也没有发现过这一点。

我又道：“不单是一株树，就是别的物体，也可以供灵魂暂居……”

我说到这里，解开了旅行袋，取出木盒，打开，捧出了那块木炭来。

几个人叫了起来：“一块木炭！”

我道：“是的，一块木炭，我提及的一个灵魂，我坚信，在这块木炭中！”

这句话一出口，所有的人，脸上的神情，全都怪异莫名，一起盯住这块木炭。

普索利爵士最先开口：“朋友，是什么令你相信有一个灵魂在木炭中？”

我道：“我当然会解释。不过这件事，极其复杂，有许多关于中国的事，各位可能不容易明白的，我只好尽我的力量解释清楚。”

我在这样说了之后，略停了一停，就开始讲这块“木炭”的故事。

直到如今为止，上下百余年，纵横数万里，有关这块木炭的故事，实在够复杂，而且有关炭帮、有关太平天国等等，要西方人明白，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，讲起来相当费劲。

我足足花了二小时有余，才将整个经过讲完，相信听的人，都可以知道来龙去脉。

室内一片沉静。最先开口的是甘敏斯，他却不是对我说话，而是望着普索利，叫着他的名字：“我们对于卫先生所说的一切……”

普索利不等他讲完，就道：“我绝对相信卫斯理所讲的每一句话。”

甘敏斯道：“好，最根本的问题解决了！根据卫先生的讲述，我得到的结论是：林子渊先生的灵魂，有可能在这块木炭之中，而不是一定在木炭中。”

我道：“是的，我同意这样的说法。可是我想提醒各位，有人曾在 X 光检查木炭之际，看到过一个人影……”

甘敏斯大声道：“不！灵魂是不能被看见！”

我不禁有点冒火，立时道：“你怎样知道？你凭什么这样肯定？你的唯一根据，就是因为你未曾见过灵魂！”

甘敏斯苍白的脸，红了起来，看来他还要和我争论下去，普索利忙道：“别争论了，我们就当作有一个灵魂在木炭中，我提议我们先略为休息，然后，一起来和这位林先生的灵魂接触！”

普索利的提议，没有人反对，那块木炭就放在桌子中央，我们一起离开了“降灵室”。

我来到了普索利为我准备好的房间之中，普索利跟了进来：“你别对甘

敏斯生气，他是一个十分认真的人，有时固执一点，可是他是搜集灵魂和世人接触的资料权威！”

我“哼”了一声：“不要紧，反正我也不是绝对肯定林子渊的灵魂是在木炭中，也有可能，他的灵魂是在炭窑壁上的一块砖头中！”

我的回答，令普索利有点啼笑皆非，他又说了几句、就走了开去。我洗了一个热水澡，又休息了片刻，仆人就来通知晚膳。

晚膳的菜式，极其丰富，但是可以明显地感觉得出，所有的人都心不在焉，食而不知其味，显然，全记挂着那块木炭。

晚膳中，也没有人讲话，每个人都在想：等一会如何才能使自己和木炭中的灵魂接触。

晚膳之后，大家喝了点酒，仍然没有人说话，然后，普索利道：“我们可以开始了！”

各人都站了起来，走向降灵室。降灵室中没有电灯，只在四个角落处，点了四支烛，烛火闪耀，看来十分阴暗，更增神秘气氛。

各人围着桌子坐了下来，有几个人得到了我的同意，用手指按在木炭上，有几个闭上眼睛，口中喃喃自语，有的盯着那块木炭，全神贯注，各人所用的方式，都不相同，甘敏斯最奇特，在一角落处，不住地走来走去。

我倒反而没有事可做。我不是一个“灵媒”，也不知道用什么样的方法，才能和灵魂接触，我尝试过集中精神，但是，一点结果也没有。所以，我只好等着，看这些灵魂学专家如何和灵魂接触。

时间慢慢地过去，有两个人，忽然脸色变得极其难看，接着，匆匆站起身，向外走去，在我还未曾知道发生什么事之际，门外已传来了他们强烈的呕吐声。

普索利喃喃地道：“有一个灵魂在，我强烈地感到，有一个灵魂在！”

另外几个瞪着眼的人，也点着头，显然他们也强烈地感到有一个灵魂在！

可是，感到有一个灵魂在是没有用的，必须和他有接触，才能得到结论。

在外面呕吐完毕的两个人，回到降灵室之中，神色极可怕，不由自主地喘着气，用他们自己的方法继续着。

时间在过去，又过了一小时左右，情形还是没有尸变，我开始有点不耐烦起来，轻轻地站起来，慢慢地后退，来到了厅堂的一角，看着这些灵魂学家。

当我站在厅堂的一角，可以看清楚整个厅堂的情形之际，我心中有着一股说不出的滋味。我真怀疑，这些人用这种方法，是不是可以和灵魂接触？

到目前为止，至少已经三小时了，可是一点结果也没有。更令人气馁的是，看起来，也不像会有结果。我想离开，可是又觉得不好意思，因为事情由我引起，所有的人都一本正经，在努力想和我带来的灵魂交通，我反倒离开，当然说不过去。

就在这时候，出乎我意料之外的变化发生了，陡然之间，我看到了甘敏斯先跳了起来，他简直是整个人直跳了起来的，同时，脸上呈现一种极难形容的神情，说兴奋不兴奋，说惊讶又不像惊讶。

接着，几乎是在同样的时间内，几个将手指或手掌放在木炭上的人，

像是那块木炭正在燃烧，或者说，像是那块木炭突然之间通了电，他们的手，一起弹了开来。

其中，几个只是手指点着木炭的人，手指弹开之后，身子还没有晃动，其中一个，是将手掌按在木炭上的，他像是被一股强大的力量将手掌弹开，不但手臂向上扬起，那股“力量”，还令得他的身子，向后倒退了一步，撞翻了他身后的椅子。

一切几乎是在同一时间内发生的，那张被撞翻的椅子还未倒地，另外几个正在集中精神的人，也一起惊叫起来。

在他们的惊呼声中，椅子才砰然倒地。从这样的情形看来，显然是在同一时间之中，他们所有人，都有了某种感应！

我忙道：“怎么了？发生了什么事？”

## 第十二部：灵魂发出讯号和人沟通

并没有人回答，我只听到一阵急促的喘息声。每一个人的脸上，都出现一种怪异的神情，谁也不开口。

我还想再问，可是我又不知道在这样的情形下，是不是应该说话，我觉得所有人，除了我之外，人人都极度紧张。他们可能并不是不回答我的问题，而是他们的精神状态，在未松弛到正常情形之前，根本无法开口。

这时，“降灵室”中的情形，真是怪异莫名，难以形容，连我的心头，也感到了一股极难说得出来的重压。

我相信在刚才的那一刹那之间，普索利、甘敏斯，他们那些人，一定有了某种感应。虽然我自己没什么特别的感觉，但是他们和我不同，他们全是多年来致力于灵魂研究的人。如果灵魂能和活人接触，在世界四十亿人口之中，降灵室中的这几个人，应该是最佳的选择对象。

我之所以心头上也起了异样的感觉，是因为我肯定他们已经感到了什么，这是我一生之中，从来也未曾有过的一个新的经历：人和灵魂之间的感应！这应该说是生命最大的秘奥，跨越了阴、阳的分界，人的思想可以进入幽冥世界，和虚无缥缈的幽灵作联络！这种现象，单是想一想，就已经够令人震栗的了！

在我问了一句之后，没有人回答我，降灵室中，只是各人所发出来的喘息声，我正想再问，我猜想，在我发出了第一个问题到这时，只不过是十几秒钟的时间，在这十几秒之间，我的思绪，混乱到了极点。也就在这时，一阵犬吠声，突然传了过来，打破了沉寂。

犬吠声来得极突然，而且不止是一头狗在吠，至少有五六犴狗在吠。吠声先是从几个不同的方向传来。但是在吠叫着的狗，显然是一面吠叫，一面向前急速地奔了过来。

转眼之间，犬吠声已经集中在降灵室的门口。而且可以肯定，在吠叫着的狗，一定极之激动，急于想冲进来，门上甚至传来了爬搔的声音！

犬吠声和门上爬搔的声音，令得降灵室中的气氛，更加怪异。

我实在忍不住了，大声叫道：“天！究竟是发生了什么事？究竟怎么了？”

我讲了两句话之后，甘敏斯首先道：“爵士，先放那些狗进来再说！”

普索利犹豫了一下：“对！”

我不知道他们这样的问答是什么意思，这时，我就在门前不远处，听得普索利这样说，我打横跨出一步，就想去开门，普索利陡地叫道：“卫，等我来！”

他急步抢了过来，到了门前。

普索利爵士来到门口之后，并不先开门，只是隔着门，大声叫着门后各犴狗的名字，叱喝着，一直等到外面的犬吠渐渐静下来，他才像是松了一口气，将门慢慢打了开来。

门一打开，首先直冲进来的，是两犴杜博文狗，那两犴狗一冲进来之后，矫捷无比，一跃上桌，对着桌子上的那块木炭，狺狺而吠，声音低沉而可怕。

接着，进来的是一头狼狗，一头牧羊狗，一头拳师狗，和两犴腊肠狗。几犴狗进来之后，都跃上了桌子，盯着桌上的木炭，像是那块木炭是它们最大的敌人。

令我我觉得诧异的是，拳师狗一般来说，不容易激动，可是这时，神态最凶猛而令人吃惊的，就是那头拳师狗。

更令人惊讶的是，腊肠狗由于体型的特殊，脾气可以说是狗犴中最驯的了，可是这时，进来的两头腊肠狗，它们跳不上桌子，在桌边，竖起了身子，用前脚搭在桌边上，一样对着那块木炭，发出狺狺之声。

我真被眼前的现象弄得莫名其妙，我道：“爵士，这些狗它们怎么了？”

爵士向我作了一个手势，令我不要出声，他则注意着那些狗。我发现，其余的人，也同样在注视着那些狗。从他们的神情来看，他们显然都知道那些狗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反常的动作出现。可是，我不知道。

大约过了五分钟之久，那些狗犴才渐渐回复常态，跳上桌子的，也跃了下来，在降灵室中，来回走着，显得十分不安。

普索利叱喝着，那些狗当然全是他养驯的了，在他的叱喝之下，全都听话地蹲了下来。

降灵室中又回复了寂静。但是我却宁愿像刚才那样的骚乱，因为静下来之后，气氛更是妖异得难以形容。我想说些话，但还在考虑该如何开口之际，普索利已经

道：“卫，刚才我感到的确有一个幽灵在，你有什么特别的感觉没有？”

我道：“没有，我只是感到忽然之间，人和狗都像是发了狂！是不是你们每一个人，都有感觉，感到了灵魂的存在？”

甘敏斯说道：“我有这个感觉！”

有的人只是点头，有的简单的说了一个“是”字，有的道：“对，我感到。”有的道：“我强烈地感到，他在这里！”

说这句话的人，就是将手按在木炭上的那个，刚才他由于身子剧烈的震动，几乎跌倒！

我还是不明白，忙道：“各位，我想要具体一点的说明，所谓感觉，究竟是怎样的一种感觉呢？”

我这样要求，在我来说，当然是十分合理的要求。可是我的话一出口，所有的人，全以一种奇讶的神情望定了我。

甘敏斯像是想开口，可是他却只是口唇掀动了一下，并没有讲什么，

而发出了一下类似无可奈何的叹息声来。我向普索利望去，普索利则带着同情的神色望着我。

普索利的神情，使我感到我自己一定说错了什么，我忙道：“是不是我说了几句蠢话？”

普索利道：“可以说是的！”

我不禁大是不服：“那么，请问，我错在什么地方？”

普索利过来，拍了拍我的肩头，同情地说道：“你不该问我们这种感觉具体是什么样的，感觉只是感觉，只是突如其来，感到了有一样我们寻求的东西存在，那是一种虚无缥缈的感觉，来无影，去无踪，了无痕迹可寻，决计不能用具体的字眼去形容！”

我听了之后，又是好气，又是好笑：“是么？中国传统中鬼魂来临时，多少有点不同。

中国古老的传说，鬼魂一来，会有一阵阴风，令人毛发直竖！”

甘敏斯冷冷地道：“那或者是由于东方人的感觉特别敏锐之故！”

我自然听得出甘敏斯这家伙话中的那股讥嘲的意味，我立刻回敬他：“好，像各位那样，根本连什么感觉都说不出来，有什么办法可令其他人信服你们真的感到了有幽灵的存在？”

普索利摇着头：“这是件最不明白的地方。感到有灵魂的存在，只是我们自己的感觉，我们绝不要求旁人相信，所以，也根本不必要说出一点什么具体的事实来，让人家相信！”

我立时道：“照你这样说法，灵魂的研究，始终无法普及了？”

甘敏斯笑了起来：“当然，你以为研究灵学是什么？是小学教育？”

我被甘敏斯的话，气得说不出话来。可是我略想了一想，倒也觉得他的话相当有道理。

灵魂的研究，是一门极其高深、秘奥的科学。人类的科学历程中，再也没有一种科学比灵学更玄妙，更讲究心灵的感应，更讲究一刹那之间的感觉！

灵学没有必要普及，即使日后，灵学的研究，有了新的局面，有了大突破，仍然可以保持它的神秘气氛，仍然可以只是少数人研究的课题。

这种情形，在科学研究的领域之中，其实早已存在着。爱因斯坦的相对论，又有多少人懂？一样是属于极少数人的研究领域！

我道：“请问各位感觉到的幽灵，是如何一种情形？”

普索利最先开口，他道：“我感到的是，他，就在这块木炭之中，我可以肯定！”

他一面说，一面向其他的人望去，各人都点着头。那个曾用手按在木炭上的，一面点头，一面还道：“他，一定在裹面。真奇怪，他为什么不出来？”

我不去理会这个问题：“最重要的一点，已经肯定，大家都同意，在这个木炭之中，的确有一个灵魂在？”

各人对我的这个问题，倒是一点异议也没有，我又道：“那么，我们怎样才可以和他，交谈，或者说，联络，又或者，自他那里，得到一点讯息？”

对于我这个问题，没有人回答，沉寂大约维持了半分钟，普索利才道：“我相信刚才，他，一定给了我们某种讯号，但可惜的是，这种讯号，只能够使我们感到他的存在，而没有进一步的感受。”

我道：“一般来说，灵魂可以通过灵媒的身体，来表达自己意思。”

甘敏斯道：“如果他根本离不开那块木炭，又怎样能进入我们之中，任何一个人的身体之内呢？”

我想起了林玉声的记述，对甘敏斯的话，地无法有异议。普索利道：“我相信人的感应能力比较差，狗的感应能力，比人强得多！”

我陡地一怔：“爵士，你的意思，这几苹狗，刚才有这样反常的行动，是因为它们也感到了那个灵魂发出来的讯号？”

普索利道：“当然是，不然你还有什么解释？”

看那几苹狗的异常行动，我的确没有别的解释。我想了一想：“狗的感觉，无异是比人来得灵敏，狗的嗅觉灵敏度是人所不能想像的，狗的听觉……”

我才讲到这里，心中就陡然一亮，突然之际，想起了一件极重要的事来。

也就在这时，甘敏斯也陡地叫了起来：“老天，狗的听觉！”

所有的人，刹那之间，都现出一种异样的兴奋，包括我在内。

的确，狗的听觉，其灵敏度也远在人类之上。

人类的听觉，对音波高频的极限，只是两万赫，超过这个高频的声音，人就听不到了。

人的耳朵听不到，并不表示这种声音不存在，这正像聋子听不到声音，各种声音一直在发生一样。

而狗的听觉，极限比人来得宽。人听不到的声音，狗可以听得到。

所以，有一种高频音波哨子，专门用来训练狗苹，这种哨子吹起来发出的高频音，人耳听不到，狗却可以听得到。在人而言，这是“无声哨”，但是对狗而言，却可以根据哨音的长短，而做出各种不同的动作。

刚才，那么许多对灵学有研究的人，只不过是有一种“感觉”，但是，从狗苹的反应看来，它们显然是实实在在，听到了什么！

想到了这一点，我又联带想起了两点：第一，皮耀国的 X 光相片之上的那些条纹。皮耀国曾说过，那看来像是一种高频音波的波形。第二，我在带木炭进英国时，海关检查仪器所测到的波形，也是看来像是高频音波！

当我想到这里之际，我忍不住陡地叫了起来：“他想对我们讲话！他想对我们讲话！”

甘敏斯总是想得出话来反驳我的话，他冷冷地道：“不是想对我们讲话，而是已经讲了！”

我由于实在太兴奋了，也不去和他多计较，只是道：“是的，不过他用的是人耳听不到的高频音！我们听不到，各位的感觉灵敏，约略感到了一点，可是狗苹听到了！”

降灵室中所有人，全同意了我的结论，每一个人都兴奋得难以言喻。这是一项在灵学研究之中，极其重大的突破！灵魂直接和人互通，发出讯号！

普索利不断地搓着手：“天！他在讲些什么？他究竟在讲些什么？灵魂可以发出声音，以前未曾想到过，为什么人的耳朵这样没有用？”

他一面说着，一面甚至不断地去拉他自己的耳朵。他拉得这样用力。我真怕他会将自己的耳朵扯了下来。我忙拉住了他的手：“别急，爵士，只要肯定了他真的能发出声音，我们总可以知道他在讲什么的！”

普索利瞪着我：“我们根本听不到他发出的声音，怎能知道他讲什

么？”

我在这样对普索利讲的时候，还根本没有想到什么办法，只不过是随口在安慰着普索利而已，但等到他这样反问我之际，我心中陡地一亮，挥着手，大声道：“我们听不到，可以看！”

甘敏斯“哼”地一声：“中国人的本事真大，能够看声音！”甘敏斯一直在对我冷言冷语，我心中已憋了好大一股气，一直没有机会发泄。直到这时，我才找到了机会。一听得他这样说，我“啊哈”一笑，伸出手来，几乎直碰到他的鼻尖：“那是你本事太小！声音当然是可以看的！我们可以看声波的波形！”

本来，所有的人，虽然因为肯定了有声音发出来而兴奋，但同时，也因为发出的是高频音而懊丧，一听得我这样说，好几个人，立时欢呼了起来！

甘敏斯向我眨着眼，说不出话来。我总算已出了气，所以，也不再去睬他，提起公事包，取出一些东西来：“各位请看。”

我取出来的东西，包括皮耀国实验室中拍下来的照片。是有着许多不规则的条纹的那一张，以及海关对木炭进行详细检查，发现木炭之中有高频音发出来，而记录下来的音波波形。

立刻，所有的人都围了过来，连甘敏斯在内。

我们也立刻发现，检查记录下来的波形，和照片上的波形，极其近似。波形变化无常，但是看起来，根据近似的形状来分，只有四组。

那四组的波形，本来我可以发表，但是考虑到制版之类手续的麻烦，所以省略了。反正波形，只不过是高低不同的曲线或折线，不是对这方面有独特专长的人，看起来全差不多，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。

甘敏斯叹了一口气，道：“人自己以为是万物之灵，但实际上，能力极差。人耳听不到的声音，狗可以听得到。有一种蛾，发出的高频音波，可以使五哩外的同伴感应到，可是我们对着这些音波，却全然不知道他在说什么！真是可叹！”

我对甘敏斯没有好感，他曾不止一次给我钉子碰，我当然也不会放过他。一听得他这样讲，我冷冷地道：“就算你可以听到高频音，你也一样不知道他说甚么？”

甘敏斯向我瞪着眼：“为什么？”

我道：“因为这位林先生，是江苏省一个小县份的人，那地方的语言，你懂？”

甘敏斯翻着眼，给我气得说不出话来。我这样说，本来没有多大的意义，也想不到会对事情有什么帮助，只不过甘敏斯这个人实在太讨厌，所以也让他碰点钉子而已。可是，我话出口之后，一个一直未曾开过口，其貌不扬的人忽然道：“是的，他讲的是中国话，是单音节的一种语言。”

我心中一动：“你怎么知道？”

那人道：“我研究东方语言，最新的语言研究方法，我是从音波的波形之中，来断定语言发音的特性，所以我知道！”

这人那样一说，所有的人，都紧张起来。

普索利忙叫了起来，说道：“天！那就快告诉我们，他说什么？”

那人苦笑着：“我不知道，我只能肯定，他说了四个音节，四个单音节，可能是一句有意义的话，也可能是毫无意义的四个单音！世界上还没有什么



人，可以凭音波的波形而将声音还原！”

在所有人听了那人的话之后，都现出沮丧的神情来之际，我心中陡地一动，挥着手：“我知道有一个人，可以从波形辨别声音！”

各人都以不信的神色望着我，我便将皮耀国告诉我，有人从示波器中的波形，辨别是什么音乐的那件事，讲了出来。

在我讲了之后，有的人表示不信，打着哈哈，有的人摇着头，也有的人说道：“快去请他来！或许可以有一点结果，这人是谁？”

甘敏斯说道：“最好希望这人是中国人，不然，一样没有用处！”

我冷笑着，说道：“你又错了，是中国人也未必有用，中国有上万种不同的语言，没有一个人可以完全听得懂所有的中国方言！”

甘敏斯的面色，本来和吸血僵尸差不多，但这时，只怕连吸血僵尸看到他，都会吓上一大跳！

普索利道：“卫，快去找找那个人！”我并不知道那个从波形辨认音乐的人是谁，有这样的一件事，也是皮耀国告诉我的。可能根本没有这样的人，只是一个传说！

但无论如何，我是可以打电话问问皮耀国的。我道：“我要用电话。”

普索利忙应道：“到我书房去。”

我离开了降灵室，在门口，我对他们道：“请各位继续努力，或许会有更进一步的突破！”

各人都一本正经地点着头，我离开了降灵室，关上了门，一个仆人走过来，我道：“请带我到书房去。”

仆人答应了我一声，带着我上了楼，打开了书房的门，让我进去。

普索利爵士的书房相当大，三面是书架，我不必细看，就可知道那些书，全是有关灵学研究的书籍。他书房之中主要的装饰，我看了忍不住发笑，那是几张中国道士用来招魂驱鬼的符，用纯银的镜框镶着。

我在巨大的书桌后坐了下来，电话就在桌上，我将手按在电话上，却并不立即拨号码，因为我需要静一静。

到目前为止，事情的发展，真够得上曲折离奇！而我，竟然真的发现了一个灵魂！这个灵魂，就在那块木炭之中！

灵魂看不见、摸不到，本来绝对无法证明他的存在，但是这个在木炭中的灵魂，竟然会发出高频音波！如果可以“看”得懂他所要表示的意思，那就是活人和灵魂之间第一次有证有据的联络！

我想了一会，拿起了电话来。这时候，皮耀国应该在工厂之中，所以我接线生拨了他工厂中的电话号码，然后我放下了电话，等着。

在等待期间，我双手捧住了头，所思索着的，是另外的一些问题。

我在想，活人和灵魂，如果真能取得联络，那将会造成什么样的情形？如果每一个人都有灵魂，而这些灵魂又存在，又可以和人联络，那将会怎么样？

我又在想，灵魂会发出高频音波，为什么那么多年来，一直未有人发现？

在空间中，以游离状态存在的灵魂，应该不计其数，他们若是不断发出高频音波的话，早就应该被许多存在着的音波探测仪收到，绝不应该到如今为止，还没有人发现！

是不是在木炭中的灵魂，有些特别的地方？而这种特别之处，又是我

们所不了解的！

我正在思索间，电话铃响了起来，我拿起电话来，长途电话接通，我听到了皮耀国的声音：“喂，什么人？”

我忙道：“老皮，是我，卫斯理！”

皮耀国的声音听来十分惊讶：“是你？你在伦敦？有什么重要的事？”

我道：“向你打听一个人！你还记得，上次你说有一个人，能够从音波的波形辨别声音？他曾将一段威廉泰尔的序曲，当作了是田园交响曲？”

皮耀国显然绝想不到，我从那么远打电话给他，问的是这样一件事，他呆了一呆，说道：“是，是有这样一个人，有这样的事。”

我道：“他是谁？我怎样可以和他联络？我这里有一点事情要他帮忙！”

皮耀国听得我这样说，忽然叹了一口气：“卫斯理，你是一个怪人，可是这个人，比你还要怪！”

我道：“不要紧，这人怪到什么程度，不妨说来听听，我会应付一切怪人！”

皮耀国道：“好，他自己以为极有天才，对一切全有兴趣，又自命是推理专家，好作不着边际的幻想。前两天他才来找过我，说他发现了一组人，从外太空来的，住在郊外的一幢怪房子，他曾经给其中两个外星人打了一顿，一个外星人，只有半边脸……”

皮耀国才讲到这里，我已忍不住尖声叫了起来：“我的天！”

皮耀国吓了一跳：“你怎么了？”

我先吞下了一口口水，才道：“我知道这个人，他叫陈长青！”

皮耀国道：“对，陈长青，你也认识他，那再好也没有了，你可以直接去找他！我实在不想招惹他，有点吃不消他那种神经病。”

我忙道：“谢谢你，我知道了！”

我放下了电话，心中不禁苦笑。我也不想去招惹陈长青，也是因为吃不消他那种神经病。可是看来，我还是非和他联络不可，因为他有从音波波形辨别声音的本领。我们既然听不到那种声音，就只有看，而陈长青是唯一可以看得懂声音的人！

我再要接线生拨陈长青的电话，在等待期间，我在盘算，如何才能使陈长青明白我需要他做什么，而不夹缠到别的地方去。

这其中种种经过，要是和他说，他莫名其妙地和你夹缠起来，可能一辈子也弄不清楚，对付陈长青这样的人，一定要用另外的办法，不能用正常的办法。

我一想到这里，连忙叫接线生取消了刚才的电话，离开了书房，回到了降灵室中。普索利他们，在我离开的期间，显然没有有多大的进展，一看到我回来，普索利忙问道：“怎么样了！”

我道：“可以和这个人取得联络，但是不能将他请到这里来，我得去找他！”

普索利发急道：“他在哪里？”

我道：“巧得很，就在我居住的那个城市！”

普索利和众人互望着，从他们的神情之中，我看出他们想干什么，我忙道：“各位不必跟我一起去，我先去，给他看这些波形，要是他确有这样能力的话，那么，再作安排！”

普索利望了望我，又望了望桌上的木炭：“你回去，是不是要将我们的朋友也带走？”

普索利一生致力于探索灵魂的存在，这时，他不舍得这块木炭被我带走，当然是人情之常。我想了一想：“我可以将他留在这里，但是千万要小心，不能让他有任何损毁。”

普索利爵士大喜过望，连声道：“当然！当然！”

我道：“我一有结果，立时和你联络！”

我一面说，一面收起了照片和波形记录纸，放进了公事包之中：“我想休息了，明天一早我就走！”

普索利说道：“请自便，我们……”

我摇着头：“你们也不能日以继夜，不眠不休，对着这块木炭！”

普索利正色道：“我们不能错过任何机会，你不会明白的，别管我们！”

我没有再说什么，到了普索利为我准备的房间之中。那一晚，睡得实在不好，天亮，我起身之后，匆匆准备了一下，在离去之前，准备向普索利去道别，但是仆人却道：“爵士吩咐了，卫先生不必再去告诉他，他们不受任何人打扰。”

我不禁有点啼笑皆非：“饭也不吃了？”

仆人苦笑：“有一个小洞，送食物进去！”

我摇着头，离开了普索利爵士的那间古屋，直趋机场。回到了家中，我将见了普索利之后的情形，向白素说了一遍。

### 第十三部：灵魂的呼唤

白素一听得我们已有了这样的成绩，也显得异常的兴奋道：“那还等什么，快找陈长青！”

我点了点头：“当然要找他，我想如何对他说，才不至于给他烦得要死！”

白素笑了起来：“有办法，你将那些波形给他看，当作是考验他的这项本领，他一定亟于想表现自己，那就可以使他说出来这究竟是什么声音！”

我笑道：“对，这办法好！”

我立时拿起电话来，陈长青倒是一找就在，可是我才“嗯”了一声，他就大声急不及待地说道：“等一等，我可以猜到你是谁！”

我忍住了心中的气，不再出声，他连猜了七八个人名，都没猜到，我实在忍不住了：“他妈的，你别再浪费时间了，好不好？”

我这样一说，他就叫了起来：“卫斯理，是你！我下一个正准备猜是你！”

我没好气道：“就算你猜中是我，又怎么样？你有空没有，听说你有一种特殊的本领……”

我一口气地说着，目的就是不让他有打断我话头的机会。可是他还是打断了我的话头：“我特殊的本领多得很，喂，我正要找你，你还记得那半边脸的人？和他在一起，还有一些神秘人物，我几乎已可以肯定他们是外星来的侵略者……”

我大声道：“你快来，我有一点东西让你看，我在家里，你驾车小心！”我自顾自讲完，也不理会他还想说什么，就立时放下了电话，同时吁了一口气。

我知道，陈长青一定会在最短的时间内赶到我家来，我取出了照片和波形记录，放在几上，等他前来。十分钟后，门铃就响起来。白素开门，陈长青直冲了进来，声势汹汹，伸手指着我：“你这是什么意思？你不知道话还没有讲完就挂断电话，极不礼貌？”

我又好气又好笑：“陈先生，你如今的仪态，未必有礼貌吧？”

陈长青呆了一呆：“好了，算了！那半边脸……”

我不等他向下讲，立时将波形图向他一推：“看看，这是什么声音？”

陈长青给我打断了话头，显得老大的不愿意，他向我递过去的东西看了一眼，“哼”地一声，道：“这是高频音波的波形，根本没有声音！”

他果然是这方面的专家，一看就看了出来，我道：“好，一眼就看了出来！”

陈长青让我给戴了一顶高帽，神情高兴了许多，昂着头，现出不可一世的神情：“这怎么难得倒我，再复杂的波形，我也认得出来的。卫斯理，那半边脸……”

我又不给他机会再讲下去，立时道：“你看看，这里有四组不同的波形，它们应该代表了四下不同的声音，对不对？”

陈长青话说到一半，就给我打断，看他的神情，就像是生吞了一条蜈蚣，而这条蜈蚣还在他的喉间爬搔小已。他瞪着眼，喘着气，大声道：“你这是什么意思？”

我笑着安慰他，道：“你替我解决这个问题，我将那半边脸的事详细告诉你，我已经完全弄清楚了！”

陈长青陡地叫了起来：“真的？”

他在叫了一声之后，又立时压低了声音，道：“他们是哪一个星球的人？”

我“嗯”地一声：“一颗小星球，一点也不高级，绕着一颗大行星转。”

陈长青兴奋莫名，搓着手，指着那些波形图：“你想知道什么？”

我道：“我想知道这四种声音是什么。有语言学家说，这四种波形，代表四个声音，可能是一句话。”

陈长青翻着眼：“这个语言学家一定是吃狗屁长大的！”

我愕然道：“为什么？”

陈长青道：“既然是高频音波，在人耳可以听得到的范围之外，怎么会是语言？”

我道：“你不必理会这些，如果将这些波形，相应地降低频率，到达人耳可以听到的范围，那么，你看看，这是什么声音？”

陈长青忙道：“这究竟是什么？是秘密讯号？”

我真拿他没有办法，只好道：“你认得出来，就认，认不出来就算，问长问短干什么！”

陈长青一瞪眼：“当然认得出来！”

他一面说，一面拿起波形记录纸来，看着。记录纸是从纸卷上撕下来的，相当长，他看了一遍，道：“来来去去，只是四个音节！”

我大声道：“这一点，我早知道了！”

陈长青道：“第一个音节，像是乐谱中的“FA”，不过波形后来向下，呈浅波浪形，证明在“FA”之后，有相当重的鼻音。”

他一面对我着讲，一面模仿着，发出声音来，“FA”之后再加上“N”音，他念了几个字，音是“方”、“奋”、“范”等等。

当他肯定了是这样的音节之后，抬头向我望来：“对不对？”

我摇头道：“我不知道，才来问你！”

陈长青又道：“这第二个音节，毫无疑问，是英文中的“O”字，不过声音比较重浊，你看，波形在这里有突然的高峰，那就是声音加浊的表现。”

我道：“不必解释了，那究竟是什么字？”

陈长青道：“是“饿”字，是“饥”字，是“我”字，或者是同音的任何字。”

我想了一想，没有想到什么适用的字眼。但陈长青的解释，的确是將波形化成了声音，无论如何，这总是一项相当大的进展。

我作了一个手势，请他继续下去，他看了第三种波形之后，皱着眉：“这个音节很怪，好像是空气突然之间，以相当高的速度，通过狭窄的涌通所发出来的声音！”

我又好气又好笑，道：“那是什么声音？”

陈长青想了半晌，才道：“我很难形容，你听听！”

他一面说，一面将手圈成拳，然后凑到口边，向拳内吹着气，发出“彻彻”的声响。他道：“就是这样的声音，一定是，不会是别的！”

我被他说得莫名其妙：“这是什么意思？向拳头吹气，这是什么意思？”

陈长青反瞪着我：“我怎么知道，我只是照波形直说！”

我还想再问，白素在一边，一直未曾开过口，这时道：“我看，可能是一个齿音字，在齿音字发音之际，常有这种情形！”

陈长青一拍大腿，道：“对，是齿音字，例如这个“齿”字，就会造成尖峰一样的波形，齿音字，在发音之际，空气通过齿缝，造成一种急流，和我刚才的说法，完全一样！”

我苦笑了一下，我假定的四个字，陈长青已经解出了三个来了，可是看来一点意思也没有，一点也不像是一句什么话。

我又道：“最后一个呢？”

陈长青道：“第四组比较简单，是乐谱中的“RA”，有拖长的尾音，那是“赖”、“拉”、“来”或者其他相当的发音！”

他说到这里，放下了纸，向我望来，一脸神秘：“那个半边脸的人……”

我心中懊丧莫名，因为一场赶回来，陈长青几乎什么也未能告诉我，而他倒又提起那“半边脸”来了。我大声道：“那人在一次意外之中，被火烧坏来脸，事情就是那样简单！”

陈长青像是被人踩了一脚似地叫了起来：“你刚才还说，他们是一个星球上的人！”

我道：“对，你和我，也都是这个星球上的人！”

陈长青的脸色一阵青一阵红，看他的样子，像是恨不得重重地咬上我一口，我忙道：“他们全是地球人，不过有一件极其诡异的事和他们有关，我可以告诉你，在我讲述的时候，你不准插嘴！”

陈长青的神情缓和了一些，转头对白素道：“阿嫂，要不是你在，我一

拳将他的下颚打碎！”

白素道：“是啊，他这个人，真应该给他一点教训才行！”

陈长青一听，像是真已经一拳将我打得爬不起来一样，又洋洋自得起来。

我按着他坐了下来，将事情的经过，用最简单的方法，讲给他听。我强调的只是一点：一块木炭之中，有一只鬼，而这些高频音波，就是那只鬼发出来的！

当我讲完之后，陈长青目瞪口呆，我道：“现在你全知道了，你能不能告诉我，这位鬼先生讲的那四个字，究竟是什么？”

陈长青呆了片刻，又拿起波形纸来，然后，取出笔来，在旁边注着发音，过了好久，他才道：“我不断将可能的发音念出来，你看哪一种组合，比较有用。”

我道：“好的，请开始。”

陈长青道：“范鹅齿赖。”

我摇着头。

他继续道：“方我差雷”、“方饿出垃”、“奋我吃来”……

他总说了十来个四个音节组成的“话”，可是，我愈听愈是冒火。

我正想大声喝止时，白素突然道：“陈先生，如果是：“放我出来”，会不会造成这样的波形？”

陈长青道：“对，放我出来，就是这样，放我出来，一点也不错！”

当白素说到“放我出来”这四个字之际，我心头所受的震动，真是难以形容！

“放我出来”！

这是灵魂，在木炭中林子渊灵魂的呼唤！他被困在木炭之中，要人放他出来！

他作这样的呼唤，不知已有多少次，不知已有多少年：“放我出来”！

在刹那之间，我恍惚像是听到了一阵凄厉的呼叫声，林子渊在叫着：“放我出来！”

陈长青向我望来，一定是我的脸色苍白得可怕，是以他望着我，张大了口，不知如何说才好。我缓了一口气：“我相信我们已经看懂了这句话，是“放我出来”！一定是！”

在陈长青说了这句话之后，我们三人，谁也不再开口，静了下来。

的确，我们实在不知道说什么才好，这样的发现，真太惊人！“放我出来”，这是一个灵魂的呼唤，在这样的呼唤之中，包含的是痛苦还是高兴？那是一种什么样的玄妙现象？一切的一切，全都超越了生死的界限，全是人的生命之中，最秘奥的一环；而这最秘奥的一环，如今竟然以这样的形式，展示在我们的面前！

过了好一会，白素道：“这……这种情形，使我想起一个西方神话来……”

陈长青忙道：“是的，一个被关在瓶子裏的魔鬼！”

我苦笑了一下：“事情已经够复杂了，别再联想旁的问题了。首先，我们要肯定，自木炭之中测到的高频音波，真是代表着一种语言。”

陈长青道：“当然，毫无疑问。”

我吸了一口气：“其次，我们不应该满足于“放我出来”这一句话，我

们要继续和他交谈，但如果这样子猜每一个波形代表的音节，每一句话，只怕要花上一两天时间来推敲，是不是有更好的方法？”

陈长青翻着眼：“还有什么好办法。”

白素道：“如果他能说英文，就比较简单！”

白素的话，提醒了我：“对，二十六个字母的发音，是二十六种不同的波形，凭二十六种不同的波形，可以组成一部文学巨着！”

陈长青也兴奋了起来：“问他是不是懂英文，也很容易，因为“是”和“不”这两个音，在波形上，截然不同。”他说到这里，四面看：“那只鬼在哪里？让我来问他！”

我皱了皱眉：“你对他的称呼，最好客气一点！”

陈长青翻着眼：“我可没有说错，他是鬼！”

白素道：“我想，称他为灵魂比较安当一点。”

陈长青道：“好，那位灵魂先生在哪里？在一块木炭之中？对了，就是我见过的那块木炭？那木炭吧？”

我实在不愿意和陈长青共同参与一件事。可是这件事，又非他不可，实在没有办法。我道：“木炭在伦敦，一群灵魂学家的手中。”

陈长青大声道：“叫他们带着木炭来！”

陈长青的话，不中听的多，但这一句话，倒说得十分有理，我忙道：“对，我和普索利爵士通电话，他一定兴奋之极了！我们这里，还要准备一具高频音波的探测仪器才行！”

陈长青将自己的心口拍得山响：“我就有！不过装置相当大，搬来搬去，只怕……”

白素道：“那就不必搬，我们所有人到齐之后，就在你家裏进行好了！”

陈长青的神情，高兴莫名，搓着手，示威似地望着我。我知道他心裏想说甚么：“陈长青，这次，全靠你的本事了！”

陈长青更是高兴：“可惜，那半边脸不是外星人！”

白素道：“可是，你是世界上第一个能和灵魂交通联络的人，这比和外星人交通更难，生命的秘奥，比宇宙的秘奥，更有探索的价值！”

陈长青飘然之极，满脸堆笑，一面哼着他自己才听得懂的歌，一面跳了出去。

他一走，我立时到书房，和普索利通电话，同他报告我们的研究所得。普索利在电话中不住叫道：“天！天！我的天！”

我道：“别叫我的天了！你赶快带着木炭来，谁有兴趣，谁都可以一起来！”

普索利爵士大声答应着。

我估计一定会有人跟着普索利一起来的，但是却料不到，所有的人，一起来了！当他们到达之后，我们就一起前往陈长青的住所。

好在陈长青的住所够宽敞，他有一幢极大的祖传大屋，大得不可思议，不知有多少房间，我们就利用了他的“音响室”，将那块木炭，郑重之地捧出来，放在探测仪器之上，陈长青校准了仪器。

仪器中一卷记录波形的纸张，在仪器的记录笔之下，那是最紧张的一刻，我吸了一口气：“林先生，我们已确知你的存在。根据令祖玉声公的记载，你虽然在木炭中，但是对于外界的一切，全有一种超能力的感觉，你完全可以知道我们在说甚么，是，或不？”

我诚心诚意地讲完了之后，仪器的记录笔，在开始的一分钟之内，一点动静也没有。

在这一分钟之内，所有的人都互相望着，有几个，额头在冒着汗。

这一段时间之长，真令人有窒息之感。

然后，突然地，记录笔开始动了，自动向前伸展的记录纸上，出现了一组波形。陈长青一看，就陡地叫了起来：“是！是！”

我说的那段话，是中国话，陈长青叫的也是，除了那位东方语言学专家之外，其余人都不懂。我一听得陈长青那样叫，一面心头突突乱跳，一面急速地向各人解

着。所有人的神情，都极为兴奋，犹如置身在梦中一样。甘敏斯喃喃地道：“和灵魂交谈，这……太奇妙了，太不可思议了！”

普索利爵士胀红了脸：“这就是我一生期待着的时刻！”

我又道：“林先生，我们已经知道，你在木炭之中，你曾要求我们放你出来……”

我才讲到这里，记录笔又急速地颤动起来，极快地记录下了四组波形。这四组波形，不必陈长青加以解释，我都可以看得明白，那还是“放我出来”！

我约略向各人解释了一下，又道：“林先生，请问怎样才能放你出来？”

我们都屏住了气息，在等候他的回答，可是记录笔却一直静止着。

我有点着急，说道：“林先生，请问你是不是可以利用英文字母的发音，来表示你要说的话？我们现在要明白你的意思，须要通过很复杂的手续，那太困难了！”

在我这样说了之后，记录笔又动了起来，陈长青摇头道：“不！”

我向白素望了一眼，我要集中精神和林子渊的灵魂讲话，所以我的意思是，将解释的事，交给白素去做。白素立时会意，向普索利他们解释着。

我又道：“那样，太困难了！你所要说的每一个字，我们都要花不少时间来研究，可能一年之内，也弄不懂几句话！”

记录笔又静止了很久，在场的所有人互望着，神情极焦急，过了大约一分钟，才看到记录笔又动了起来，出现了四组波音，但不是“放我出来”，四组音波，看来差不多，然后又静了下来。

所有的人，一起向陈长青望去，这时候，陈长青的地位极高，除了他，再也没有人可以帮助我们！

陈长青全神贯注地看着那四组波形，口唇颤动着，冒着汗。我们都在期待着他发出声音，可是过了好久，只见他额头的汗珠愈来愈多，就是没有发出任何声音来。我忍不住道：“怎么啦？”

陈长青抬起头来：“这四个音，是没有意义的！”

我十分恼怒，几乎想骂他，但总算忍住了，没有骂出口来，只道：“你说出来听听！”

陈长青道：“第一个音节，和小喇叭的音波形状差不多，短促，那是，那应该是“播”的一声。”

陈长青一面说，白素一面翻译著。陈长青又道：“第二个也差不多，不过促音不如第一个之甚，要是发起音来，也是“播”的一声。第三组，音波波形较圆，和第一二组也大致相同，是声音较低沉的一个“播”字……”

我忍不住道：“播播播，全是播！”

陈长青胀红了脸，说道：“第四组多少有点不同，但是，但是……”



我道：“还是「播！日」”

陈长青怒道：“波形是这样，我有什么办法？”

我道：“波形有不同，可是你却分辨不出来！”

陈长青的脸胀得更红，说道：“我当然分辨不出细微的差别……”

我也不知道何以自己如此之急躁：“所以，只好播播播播，不知道播些甚么！”

陈长青握紧了拳头，几乎要打我，白素陡地叫道：“等一等！”

我们全向白素望去，白素先吸了一口气，然后才道：“会不会是“波、坡、莫……””

她才讲到这里，我和陈长青两人，都“啊”地一声，叫了起来，神情欢愉莫名。

普索利他们，只看到我们争吵，当然不明白何以忽然之间，我们如此高兴，我忙道：“各位，林先生指示了我们一个通讯的办法，他的意思，是用一种注音符号，根据这些注音符号，可以拼出中国话来！”我讲到这里，转过头去：“是不是，林先生？”

记录笔立时振动，出现了一个“是”字的波形。

所有的人一听得我这样解释，都欢呼起来。

## 第十四部：林子渊的经历

接下来的日子之中，我们这一群人，几乎废寝忘食，在和林子渊交谈。虽然国语注音，是一种好的交谈办法，但是我们首先要弄清四十个注音字母的波形，而且每一个字的注音字母，数字不同，林子渊平时所操的可能不是标准国语，有很多情形，要推敲决定，最后还要问他是，或不，才能决定。所以，花费的时间相当多。

在开始的时候，一天，只能交谈十来句话，而且是极简单的话。到后来，渐渐纯熟了，可以交谈的，就多了起来，比较复杂的语句，也可以表达出来。

前后，我们一共花了将近五个月的时间，在这五个月之中，我们都住在陈长青家的地板上，不理发、不剃须，每个人都成了野人。

有时候，当我们睡着的时候，记录笔会自行振动，写下波形。在这五个月之中，记录纸用了一卷又一卷，不知道用了多少卷。

当然，在这五个月之中，我们也知道了林子渊当年，前赴炭帮，前赴猫爪坳之后，发生的一切事。

我将林子渊的经过，整理了一遍，记述出来。这是有历史以来，一个灵魂对活着的人的最长的倾诉。其中有很多话，当林子渊在“说”的时候，由我发问来作引导，所以我在记述之际，保留了问答的形式，使各位看起来，更加容易明白。

由于“灵”是一种极其玄妙的存在，这种存在之玄，有很多情形，人类的语言文字，无法表达，也是在人类语言所能领悟的能力之外。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说：“灵”可以听到人的语言，但“灵”无形无质，根本没有耳

朵，如何听？但是“灵”又的确可以听得到，所以，在语言的表达上，明知“听”字绝不适合，但也只好用这个字，因为并没有另一个字，可以表示根本没有听觉器官的听！

这只不过是例子之一，同样的例子，还有很多，总之我在叙述之际，尽量使人看得懂就是。

首先，是我的问题：“林先生，你在木炭中？”

“是的，很久了，自从我一进入，就无法离开，放我出来！”

我苦笑：“我们很不明白你的情形，在木炭里面？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形？我们如何才能放你出来？”

“在木炭裹，就是在木炭裹，像人在空气当中一样，我只是出不来，我要出来！”

“怎样才可以令你出来呢？将木炭打碎？”

“不！不！不要将木炭打碎，打碎了，我会变得在其中的一片碎片之中！”

“你的意思是，即使将之打得最碎最碎，你还是在木炭之中？即使是小到要在显微镜下才能看到的微粒，你也可以在其中？”

“是！”

我苦笑：“这对你来说，不是更糟糕了么？”

短暂的沉默：“不见得更坏，对我来说，大、小，完全一样！”

（这一点，我们无法了解，何以“大”、“小”会是一样的呢？）

“那么，请你告诉我，我们应该如何做？”

“我不知道！”

（他自己也不知道应该如何做，才能使他离开木炭，这真是怪异莫名。）

我很审慎：“会不会你进入了木炭之后，根本就不能离开了？”

“不！不！一定可以的，玉声公进入了一株树之后，他离开了。”

“他是怎么离开的？”

相当长时间的沉默：“事情要从头说起，我为何到猫爪坳去的，你已经知道？”

“是，但不能确定你是为了宝藏，还是勘破了生命的秘奥，想去寻觅永恒？”

“两样都有，但后者更令我向往。我离开了家，一点留恋也没有，这一点，当时我自己也很奇怪，但事后，当然不会觉得奇怪。我到了猫爪坳，可是来迟了，玉声公寄住的那株树，已经被砍伐！树虽然被砍伐了，可是树桩还在，根据地图上的符号，我几乎没有费什么功夫，就找到了那个树桩。当时，我不能肯定玉声公是还在这个树桩之中，还是在被采下来的那段树干之中！”

“这的确不容易断定，结果，你……”

“我在树桩之旁，聚精会神，希望能得到玉声公给我的感应，但是一点收获也没有，于是，我只好到炭帮去，要找被砍下来的树干。”

“是的，你到炭帮去求见四叔的情形我已经知道了，可是在你不显一切，进了炭窖之后……”

“我一定要进窖去，在他们拒绝了我的要求之后，我一定要进炭窖去！”

“林先生，我想先知道一些因由。你明知进入炭窖之中会有极大的危险？”

“是！”

“你明知道你进入炭窖，可能丧失生命？”

“我知道，我知道一进入炭窖，不是“可能”丧了性命，而是一定会丧失生命！”

“那么，是什么使得你下定决心，要去作这样的行动？是不是玉声公终于给了你一些什么启示？”

“没有，在我进入炭窖之前，一直没有得到玉声公的任何启示。你问我为什么要这样，我想，是由于我已经认识了生命。”

“对不起，我不明白，你说你认识了生命，是不是一个人，当他认识了生命之后，他必须抛弃生命呢？”

“抛弃肉体。”

“我还是不明白，对一般人而言，抛弃肉体，就是抛弃生命。我再重复我的问题：当一个人认识了生命之后，是不是必须抛弃肉体？或者说，当一个人认识了生命之后，是不是必须自己寻觅死亡之路？”

（在我问了这个问题之后，有很长的一段时间，收不到任何讯息，几乎使我们以为已经从此不再有机会收到任何音讯了。但是，音讯终于又传了过来，显然，这个问题，对于一个灵魂来说，也十分难以解答。）

“不是这样，我想每个人的情形不同，不一定是每个人在抛弃了肉体，即死亡之后，都能够有机会使生命进入第二步。这其中的情形，我还不了解，因为我一直在木炭之中，还没有机会知道其它类似的情形，究竟是怎样的。但是对我来说，我在进入炭窖之前，我已经对我当时的生命形式，毫无留恋，而且我可以肯定，会进入另一种形式。”

“你何以这样肯定？”

“你也看过玉声公的记载罢，当然是他的记载给我的启示所致。”

“你为什么对当时的“生命形式”一点也不留恋了呢？人人都是以这种形式生存的！”

“太短暂、太痛苦了！先生，如果我不是当时使自己的生命进入另一形式，我现在还能和你交谈吗？”

“那也不见得，我才见过尊夫人，她就相当健康。”

“是么，请问，还有多少年呢？”

（我答不上来。照林子渊的说法，“生命的第一形式”能有多少年？一百年，该是一个极限了吧！）

“请你说一说你当时进入炭窖之后的情形。关于生命的形式，暂时不讨论下去了。因为我不明白，我们所有人，都不容易明白。”

“是的，的确不容易明白，能够明白的人太少了，正因为如此，所以大家才沉迷，在短暂的光阴之中，做很多到头来一场空的事，而且为了这些事，用尽许多手段，费尽了许多心机，真是可怜！”

“请你说你进了炭窖之后的情形！”

“我一跳进了炭窖，身子跌在炭窖中心，那一部分没有木料堆着，离窖顶相当高，我一跌下来，身子一落地，双腿就是一阵剧痛，我知道可能是摔断了腿骨，同时，我的身子向旁一侧，撞在一旁堆叠好的木料之上，那一堆木料，倒了下来。压在我的身上……”

“请你等一等，照祁三和边五的说法，你一进入炭窖，四叔已下令生火，而边五立即跳进来救你，这期间，至多不过半分钟的时间！”

“我想可能还没有半分钟，但是对于奇妙的思想感应来说，有半秒钟也

就足够了，我刚才说到哪里？是的，一堆木料，被我撞得倒了下来，压在我的身上，使我感到极度的痛楚。

也就在这一刹那间，我听到了，我说听到了，实际上是不是听到的，我也不能肯定……”

“我只是肯定，突然有人在对我说：“你来了！终于有我的子孙，看到了我的记载来了！”我忙大叫：“玉声公！”这其间的过程极短，但是我感到玉声公对我说了许多话。”

“是一些什么话？”

“他告诉我，我的决定是对的，他也告诉我，人的魂魄，可以进入任何物体之中，像他，就是在一株树中，许多年，他现在才可以离去，他告诉我，要离开进入的物体，不是一件容易的事，但是他又不知道如果不先进入一件物体之中，会有甚么样的结果，可能魂魄就此消散，不再存在，所以他不赞成我冒险。”

“当时，你看到他？”

“什么也没有看到，当时，炭窖之中，已经火舌乱窜，浓烟密布，我只觉全身炙痛，一生之中，从来也未曾感到过这样的痛楚。然而，那种痛楚，相当短暂，我当时可能是紧紧抱住了一段木头，突然之间，所有的痛苦一起消失，我仍然看到火，看到烟，听到烈火的轰轰声，看到火头包围住我的身体，我的身体在迅速蜷曲，变黑，终于消失。然后，我所看到的是火，连续不断的火。我在火中间，可是一点也不觉得任何痛楚，我知道自己的魂魄已成功地脱离了躯体，所以我当时，大笑起来。”

“那很值得高兴的，再后来呢？”

“再后来，火熄了，我只看到许多火，我自己在一个空间中，突不出这范围，我平静，毫无所求，也没有任何不舒服的感觉，更不知时间的过去，后来，有人将我存身的空间，带了出来，在他的谈话之中，我才知道自己是在一块木炭之中。”

“对不起，我问你一个比较唐突的问题，这块木炭的体积十分小，你在其中那么多年，一定是相当痛苦的了？”

“对不起，你不会明白，木炭的体积再小，即使小到只有一粒芥子那么大，但对我来说，还是和整个宇宙一样，因为……让我举一个数字上的例子来说明，我是零，任何数字，不管这数字如何小，和零比较，都是大了无穷大倍。一个分数，分母如果是零，分子不论是任何数，结果都是无穷大！”

（下面这个问题，是甘敏斯问的。）

“如果真是这样，你何必发出“放我出来”的呼救声？你拥有整个宇宙，不是很好？”

“你错了，我并不是呼救，我绝没有在牢笼中的感觉，只是，我渴望进入生命第三个形式。从第一形式到第二形式，玉声公给我感应，知道他已脱离了第二形式，而进入了第三形式，所以，我也想脱离第二形式。”

“你感到，第三形式会比第二形式更好？”

“这不是好不好的问题，既然是生命的历程如此，我自然要一一经历。”

“在你的想像之中，生命的第三形式，是怎样的？”

“我无法想像，就像我在第一形式之际，无法想像第二形式一样。”

“我想，我们现在应该到最具关键性的一个问题了，如何才能使你离开这块木炭？”

“我不知道。”

“如果连你也不知道的话，我们又怎么能“放你出来”？你应该有一点概念才是。将木炭砸碎？”

“可以试试，不过我不认为会有用，玉声公是在木料燃烧的情形之下，才离开了他生存的树身的，是不是可以试一试燃烧木炭？”

这是林子渊自己提出来的办法，到这时候，已经过去了将近三个月了。

我们所有的人，都面面相觑，作不出决定来。我们当然希望林子渊的生命，能够进入“第三形式”，但是燃烧木炭，将木炭烧成灰烬，是不是有用呢？

如果事情如他所说，再微小的物体，对他而言，全是无穷大，那么，极其微小的灰烬，也可以成为他生命第二形式的寄居体，一样无法“放他出来”。

我们商量了好久，才继续和林子渊联络，以下是他的回答：

“你们一定要试一试，我会竭力设法将结果告诉你们。放心，对你们来说，有“情形好”或者“情形坏”，但是对我来说，完全一样，毫无分别。你们只管放心进行好了！”

得到了林子渊这样的回答，陈长青找来了一只大铜盆，将木炭放进铜盆中，淋上了火油。在点火之前，甘敏斯叫道：“小心一点，别使灰烬失散，如果他还不能离开，在一极微小的灰烬之中，那我们还可以设法和他联络，别失去这个机会！”

各人都同意他的话，一切全准备好了，可是一盒火柴，在各人的手中，传来传去，没有人肯划着火柴。等到火柴第三度又传到我手中的时候，我苦笑了一下：“只好让我来担当这任务了！”

各人都不出声，显然人人不想去点火的原因，是不知道点了火之后，会有什么样的结果。

我划着了火柴，将火柴凑近淋了火油的木炭，木炭立时燃烧了起来。

陈长青在木炭一开始燃烧之际，就将高频音波的探测仪，尽量接近燃烧着的木炭，希望可以在最后的一刹那间，再测到林子渊发出的讯息。

但是，仪器的记录笔却静止着不动。

几乎每一个人，都注视着燃烧的木炭，我也一样。但是我相信，根本没有人知道期待着看到什么，我们是在等待看有一个鬼魂，忽然之间，从熊熊烈火之中冒升出来么？那当然不会发生，但是在变幻莫测的熊熊火光，和伴随着火光而冒升的浓烟之中，是不是有林子渊的灵魂在呢？

火、烟，本来已经是极度虚无缥缈的东西了，林子渊的灵魂，是不是随着火和烟上升了呢？是不是当火和烟消散了之后，他生命的第三形式就开始了？但是，火、烟，都是空气的一种变化，空气也是有分子的，空气的分子对我们来说，自然是微不足道，但对于本身是“零”的林子渊来说，却一样是“整个世界”，那么，是不是林子渊的灵魂，会进入一个空气的分子之中，再去寻找另外的一种生命形式？

在木炭熊熊燃烧的那一段时间之中，我的思绪，乱到了极点，设想着各种各样稀奇古怪的问题。我想旁人大约也和我一样，这一点，我从每一个人所表现出来的古怪神情上，可以揣知。

燃烧中的木炭，在大约十分钟之后，裂了开来，裂成了许多小块，继续燃烧着，三十分钟之后，一堆灰烬之上，只有几颗极小的炭粒还呈现红色，

又过了几分钟，可以肯定，这块木炭，已全然化为灰烬了。

木炭在经过燃烧之后，“化为灰烬”的说法，不是十分尽善尽美的，应该说，变成了灰烬和消散了的气体。物理学上有“物质不灭定律”，木炭经过燃烧后，除了灰烬之外，当然还有大量已经逸走，再也无法捕捉回来的气体，这气体的绝大部分，当然应该是二氧化碳，还会有一些别的气体，那是木炭中的杂质，在高温之下所形成的。

当我正在这样想着的时候，陈长青已将灰移到了探测仪之上，仪器的记录笔，一直没有任何反应，我们等了又等，还是没有反应。

我最先开口，说道：“他走了！”

普索利说道：“是的，他走了！”

我望着各人：“我的意思只是说，他不在这里了。”

甘敏斯皱着眉：“我不明白……”

我道：“我是说，他已经不在这一堆灰烬之中，他有可能，已经顺利地进入了生命的第三形式，也有可能，进入了木炭燃烧之后所产生的气体的一个分子之中，一个分子对他来说，和一块木炭，没有分别！”

各人全不出声。

普索利在过了不久之后，才叹了一口气：“总之，我们已经无法再和他联络了！”

我道：“他答应过我们，会和我们联络，会给我们讯息，所以……”

好几个人一起叫了起来：“我们还要等！”

叫起来的人之中，包括陈长青在内。陈长青也坚持要等下去，等着和林子渊的灵魂作进一步的联络，这一点，相当重要，因为所有人还得继续在他的家里等下去。

这是一个极其漫长的等待，一个月之后，没有任何迹象显示林子渊的灵魂会再给我们传递讯息，就有人开始离去。两个月后，离去的人更多，三个月之后，甘敏斯和普索利两人，最后也放弃了。

我、陈长青和白素三人，又等了一个多月，仍然一点结果也没有。

那天晚上，我们三个人坐着，我苦笑了一下：“他不会有任何讯息给我们了，我们不妨来揣测一下他现在的处境。”

陈长青道：“他有可能，离开了木炭，进入了一个气体分子之中，一样出不来，而又不知飘到什么地方去了，当然无法和我们联络。”

我道：“这是可能之一，还有一个可能是，他已经入了生命的第三形式，而在这种形式之中，根本无法和我们联络。”

陈长青道：“也有可能！”

我们两人都发表了意见，白素却还没有开口，所以我们一起向她望去。

白素道：“要问我的看法？”

陈长青道：“是的！”

白素道：“我的看法，很悲观。”

陈长青忙道：“他消失了？再也不存在了？”

白素道：“不是，我不是这样的意思。我的意思是，林子渊的魂魄，在他第一度死亡之际，进入了木炭，而现在又离开了木炭……”

陈长青比我还要心急：“那不是很好么？为什么你要说悲观？”

白素道：“记得他说，他对于生命毫无留恋的原因么？第一是因为太短暂，第二是因为太痛苦！”

陈长青道：“不错，人生的确短暂而痛苦！”

他在这样说的时侯，还长长地叹了一口气。

白素道：“这就是我之所以感到悲观的原因。他的灵魂在离开了木炭之后，进入了所谓第三形式。但是所谓第三形式，极可能，是他又进入了另一个肉体之中！”

我和陈长青都张大了口，我道：“所谓……投胎，或者是……轮回？”

白素道：“是的，我就是这个意思。”

陈长青“啊”地一声，说不出话来。我也一样，呆了好半晌，才道：“如果是这样，他岂不是一样要从头再来过，一样是短暂而痛苦？”

白素道：“是的，那正是他绝不留恋，力求摆脱的事，他追求生命的永恒，然而是不是真的有这种永恒的存在？还是这种永恒，就是不断地转换肉体？”

我和陈长青一起苦笑了起来，如果真是这样一个循环的话，那么，所谓从肉体解脱，简直是多余之极的举动！因为到头来，还是和以前完全一样！

是不是这样？还是根本不是这样？

没有任何人，或任何灵魂可以告诉我，因为从此以后，我再也没有接收到林子渊的灵魂给我的任何感应。他现在的情形如何，不得而知，但是我相信，总不出我们所揣测的那三个可能之外。

当然，也有可能第四种情形，然而那是什么样的情形，根本全然在我们的知识范围、想像能力之外，连想也没有办法想了！

（全文完）

